THE EASTERN MISCELLANY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 第十九號



民國十七年十月十日

Vol. XXV, No. 19. October 10, 1928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 第十九號
民國十七年十月十日發行

插圖

Lever de Lume（三色版）…… 一幅
國民政府主席五院院長及各委員就職時之攝影 …… 一幅
國民政府委員就職後舉行閱兵典禮 …… 一幅
今年之雙十節 …… 六幅
託爾斯泰百年誕辰 …… 六幅

國際

英法海軍協定正式宣佈 …… 育幹（一）
非戰公約簽字後之各國擴張軍備狀況 …… 育幹（三）
第二國際大會對於中國的態度和決議 …… 頌華（五）
瑞典應付勞資衝突的新法律 …… 頌華（七）

論著

中國農民擔負的賦稅 …… 翰笙（九）
國際勞工組織與中國 …… 陳宗城（二九）



託爾斯泰誕生百年紀念

託爾斯泰……記者（三七）

託爾斯泰誕生百週紀念……陳叔諒（四一）

託爾斯泰與東方……愈之譯（五五）

託爾斯泰的藝術……彭補拙譯（六七）

脫洛斯基的託爾斯泰論……巴金譯（七五）

託爾斯泰的兩封信……味荔譯（八五）

高爾斯華綏論託爾斯泰……哲生譯（九一）

文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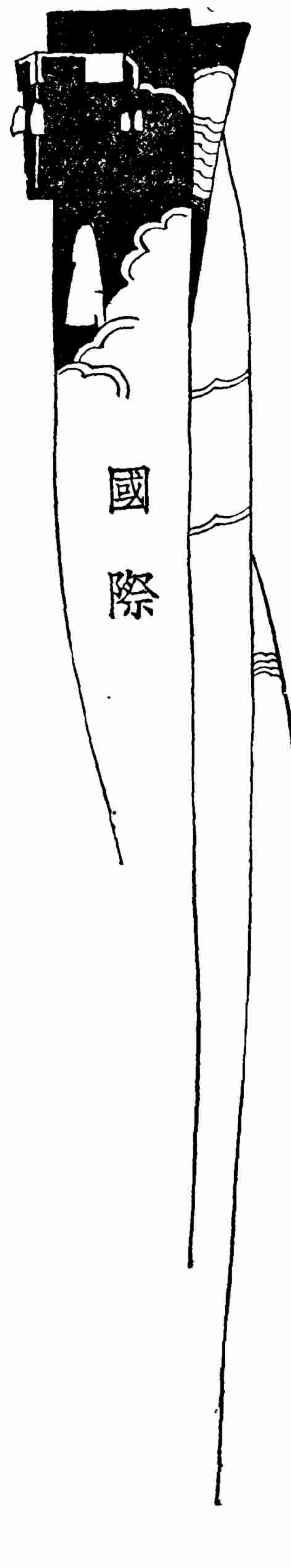
惡魔（小說）（日本谷崎潤一郎作）……章克標譯（九五）

蟋蟀（四幕劇）（完）……熊佛西（一〇七）

附錄

現行中央及地方政府組織法……（一一七）

時事日誌……（一三一）



英法海軍協定正式宣佈

喧傳一時的英法海軍協定，因兩當事國老是不肯宣佈，以致引起國際外交上莫大的疑雲。這在本誌的前一期裏（十七號）已經略爲說過。現在英法兩國當局，一方鑒於國際上中傷挑撥的謠言迭出不窮，一方又因美國真的反過臉來作嚴重反對的表示，乃不得不將內容宣佈以釋人疑。於是此項保持祕密甚久的協定真相，終於十月二十二日由英法兩國政府，同以外交文書正式發表出來。

據路透社所傳發表出來的協定內容，英國政府的白皮書所載與法國黃皮書所載大致是相同的。原文及其附屬文件頗多，現在我們只將其主要之點，摘錄如下：

一、最初由英國於六月二十八日致牒法國，聲明英國準備接受裁軍籌備會法代表之非正式建議，僅限制裝置六吋口徑以上大砲之軍艦。（依照此議，凡大戰艦，飛機運送艦，萬噸以上巡洋艦及潛水艇，皆須受限制。）祇須法政府准將此項建議正式提交裁軍委員會。苟能如是，則英國不再反對法國所抱陸軍後備兵不列入陸地軍備限制中之意見。

二、七月二十日法外部覆牒，關於萬噸巡艦一層，請英國贊成限定各國最高噸數，由各國擔任在合同有效期內不得建造過其需要所決定之某噸數。上述辦法亦適用於潛艇。惟潛艇僅六百噸以上者始受限制。在此牒中，法外長白里安並表示意見，謂美日意三國可望贊同，否則英法仍須合作，以期以他種方法戰勝困難云。

三、七月二十八日英國最後一牒，謂潛艇分攻守兩種，此中區別如何方爲正確，英國殊有疑念；但爲融合起見，英國願接受法國提議云。此牒並詳載英法所協定之限制程度。

我們就上述三點看來，所謂英法海軍協定（應名爲協議還妥當點）實在沒有什麼祕密條件可說。不過雖然不是什麼祕密協定，卻也關係很爲重要：原來英國爲欲保持其海上的霸權，須得法國的贊助，才能抵

制她的理想中的大海軍國美國；而法國呢，爲欲鞏固她的大陸上的霸權，也須要英國的不反對。所以法國遷就英國的意思，便於交換條件之下，贊成英國裁減軍備的意見，卽拿各種戰艦的噸數分開計算。因爲戰艦噸數一分開計算，英國就可以大造其小艦，分布於大西洋太平洋各洋面，好在她的殖民地和海軍根據地徧天下，軍艦縱較美國爲小，而運用的便利當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就這一點論，她也可以不必再害怕美國的大艦主義了。反之，法國爲實現其大陸霸權計，當然需要大量的軍隊；但保持過度的軍隊，當然爲參預裁軍會議國家所不許；所以她便主張在將來縮減軍備會議裏頭，只主張以常備軍爲計算標準，因爲一把預備軍除外，以法國那種實行徵兵制度的國家，一遇戰爭發生，她便可有數倍於常備軍的兵力，這豈不是依然可以陸軍稱霸嗎？她這種心思，英國看得最爲透澈，所以她就遷就法國的意見表示不加反對：一方面固是見好於法國，一方面又可達到自己擴張海軍的目的，這在她的心目中眞要算是「兩全其美」了。

可是這種協定辦法，在英法兩國固然算是如願以償，而在美國卻又怎能忍受呢？美國所以要反對這項協定的原因，在她九月二十八日致英外部之牒文中言之甚詳：蓋英法協議欲加限制的不過是萬噸或萬噸以下裝有六吋以上至八吋口徑砲位之巡艦及六百噸以上之潛艇。美政府則以海軍限制欲求有效，則必各種軍艦皆加以限制才好。如僅僅限制上述巡洋艦，便不啻專門對於特合美國之需要之艦類加以限制。結果，將令有大商船之國在比較上大增其攻人的力量。因爲任大商船上平時也儘可作將來裝置六吋砲位的準備咧。美國這種說法，差不多完全爲針對英國的政策而發，所以末尾便逕自表示不能承認此種協議適用於美國。照這種情形看來，英法兩國刻下雖有如上所述的協議條件，但以美國之始終反對，恐怕於將來的裁軍會議上，也終難得通過咧。

列國對於英法協定，除美國反對最力外，其次便要算德國。德國因爲協定中有關於法國預備軍可不加限制一層，她認爲關係最爲重大。差不多舉國一致都在反對。不過德國因爲國勢的關係，她的反對究不若美國之有力量。我們只能算她是「弱者的呼聲」罷了。

此外還有一件事情要附帶說及的，便是英法協定，到現在還有人疑心牠含有其他祕密條件；英法兩國當局雖然正式宣佈無他，卻也不能盡祛別人的疑慮。如俄報："Krasnaj swesda" 所傳英法密約內容七項，關於法英陸海空三軍合作之辦法，幾令全世界爲之震驚；密約的內容眞僞如何，刻下雖不得而知，但我們因其言之鑿鑿，卻也不妨附記於此，以供參考：

密約的第一款，便是協定英法兩國在太平洋方面之合作，地中海方面英法分劃勢力範圍；雙方互認英在直布羅陀海峽及法在湯吉爾之特別利益；及在國際聯盟保護之下設一中立海軍地帶。

第二款則關於締約國之航空隊對非歐洲國之合作，倘任何一締

約國對俄作戰，則別一國須協助之；又關於地中海之航空合作有特別規定。如對一公敵作戰，兩締約國應負分負之使役。

第三款規定在東方各國內一切軍事訓練事務之合作。

第四款規定在東方各國之情報事務之合作，此項合作條件與一九一三年英法所訂兩國陸軍隨員聯合工作及兩國陸海軍情報機關合作以對付德國之特約相類。

第五款規定關於曾受訓練之後備隊，不再展擴軍備之限制。

第六款規定英法對於萊因撤兵及賠償問題須取一致政策。

第七款最後規定英法對於巴爾幹及毘連蘇俄諸國須取一致政策。

我們就上述密約看來，若果眞能成爲事實，則英法協定對德俄的意義，實遠過於對美；而對於我們中國關係也就不小。不過這種密約的來源，是出於蘇俄，這就難免無挑撥煽動的嫌疑。惟無論如何，不管密約的有無，也不管協定能否存在，（因據最近消息，英上院已切實宣佈此項協定無效）我們卻可從多方面看出英法接近的趨勢，那總是無可疑惑的事實了。這種英法接近的進攻趨勢，既於美俄德國均爲不利，這便足以產生未來的世界戰禍啊！（育幹）

非戰公約簽字後之各國擴張軍備狀況

非戰公約算是簽字了，我們方以爲世界的和平有了保障；卻不料墨瀋還沒有乾，列國又已積極地在擴張軍備。有人老早料到非戰公約不過是一紙具文，現在就各國擴張軍備的趨勢看來，這個和平運動，恐怕終於成爲歷史上的一頁陳跡罷了。

我們不說別的國家，先就發起非戰公約的美國來說。美國的海軍總長韋爾白氏，於非戰公約簽字後還不到兩個禮拜，便宣稱『海軍部雖仍覺十年內造艦七十一艘之計劃可以實行，但將於二月間重請參議院贊成衆議院所通過之縮減程序：該程序規定以經費三五九、〇〇〇、〇〇〇金元，造新飛船兩艘，一萬噸之巡洋艦十艘，潛艇兩隊，並將尼伐達號與哇克拉伐瑪號改爲新式云。』（九月十三日路透社華盛頓電訊）同時，美國的大總統柯列芝因美國及各國的輿論，對非戰公約之價值頗多懷疑，也特發表聲明書，說明非戰公約與國防權之關係。略謂：『非戰公約雖已成立，但美國海陸軍力及能率，必不可因列強之懷疑有所減少。目下美國軍備全以防禦爲目的，國防問題與非戰公約無何等關係，故美國之國防政策，並不受非戰公約之影響云。』

柯列芝上述的聲明書眞可算是「語妙天下」，看來還要比法國對於非戰公約所附的「自衞及履行現行條約」的保留條件，及英國所附的「既得權利」的保留條件，更覺不露痕跡。不過外交上的辭令，儘管巧妙，可是骨子裏的心思，大家總是「心照不宣」的。所以美大總統的聲明書和增造七十一艘軍艦案提出後，恰巧又有英法海軍協定的

成立消息，喧傳於全世界。這更不啻給非戰公約以一大打擊。

美法等國要算都是簽訂非戰公約的主角，其不尊重公約已如上述；此外各國當然更不感覺甚麼拘束。誇大口而主張世界軍備全廢的蘇俄，近來尤其積極擴張軍備起來。蘇俄之所以要擴張軍備，與近來英法對俄政策的一致頗有關係：原來她們都想聯絡東歐波蘭羅馬尼亞等國以制俄，俄國感到自身已經處在國際的孤立地位，今又感到西歐各國之威迫，於是知非武力應付，便不足以資生存。蘇俄本來是採的徵兵制度，其服役年限爲自十九歲至四十歲，以五年爲準備期間，現在爲增進服役年限起見，卻把準備期間縮短爲二年。她現在常備軍有一百零五萬，戰時可擴充至六百萬，怕要比各國都爲多了。又蘇俄近來把學生也編入軍籍，從前每年夏季實施一月軍事訓練，實際從事軍事生活，現延長爲二月；同時平日在學校讀書期間，亦增加兵理學習一課，俾訓練學生以軍事理論的知識，畢業後卽編入預備將校隊中。至於各大新聞，最近更極力鼓吹男女平時同在軍中服役之說。一月以前，蘇俄且舉行廣大的閱兵式，以表示整軍經武的意思。凡蘇聯共和國屬下的小邦軍隊，如哥薩克，喬治亞，塔太爾，裘爾克斯及其他亞細亞與小亞細亞等部屬均全體參加。威武嚴肅，向所未有。蘇俄之積極軍備，於此也就可見一斑了。

歐洲大陸國家除俄國外，便要數到意法兩國的軍備擴張，有舉足輕重之勢。意國法西斯底黨首近來宣稱要擴張軍備，把飛機蓋滿了意大利半島，這句話已成爲地中海邊一種恐怖空氣。法國呢，現在也正在忙於海軍改建的問題。現時法國正在實現的造艦計劃，係國會於大戰停後所核准，內容規定建造一百二十八艦，總共三十萬噸。此計劃實際上業已完功三年之內各艦卽可服務。現在法國又擬重立一種新計劃，此新計劃不是仍以小艦爲單位，還要加入主力艦若干艘，卽打算造一種小號高速率戰鬭巡洋艦，艦上裝十二吋徑大砲。現在此舉進行究達如何程度，雖還不知，但我們總也可以窺見他們對於軍備，還是在積極擴張中。

且不僅幾個大國是這樣，便是協約國中的各小國和戰時未加入戰鬭的國家，也都在努力擴張軍備。據最近專家計算，歐洲各國的軍備都較戰前增加了許多：英國和愛爾蘭現有常備兵四〇八、〇〇〇人；法國在戰前有陸軍六四六、〇〇〇人，現增至六六六、〇〇〇人，較前增加了二萬人；意大利在戰前有兵二七四、〇〇〇人，現在卻增加到三四七、〇〇〇人；比利時原有兵四七、〇〇〇人，現在增至七九、〇〇〇人；希臘則由二五、〇〇〇人，增到六六、〇〇〇人；羅馬尼亞現有陸軍二〇五、〇〇〇人，較戰前竟增加一倍有餘；便是永久中立國的瑞士，她的陸軍戰前是二八、〇〇〇人，現在也突增至一七〇、〇〇〇人，同時軍隊的組織，亦較前嚴密；丹麥的陸軍也由一四、〇〇〇人增至三三、〇〇〇人；荷蘭則由二六、〇〇〇人增至二九、〇〇〇人；西班牙由九三、〇〇〇人增至一二四、〇〇〇人；瑞典由二

六、〇〇〇人增至二八、五〇〇人。總而言之，西歐國家除卻和約關係不許擴充軍備的國家外，其餘各國軍備差不多都較戰前大增了。

各國在這種極緊張的時局下面，天天擴充軍備，而又天天高唱和平運動，這眞是一件奇觀啊！（育幹）

第二國際大會對於中國的態度和決議

世界勞動者的第二國際，現在又稱爲社會主義的國際（The Socialist International），於今年八月中開大會於比京不魯日(Brussels)，各國工黨代表都派代表去參與。以會場上的空氣而論，似乎比較三年前在法國馬賽（Marseilles）舉行大會的時候，稍有進步。現在我們將關於該會的大體情形和對中國的決議，略述於後，諒爲留心國際事情的讀者所願聞的。

該會開會時有二個人的演說是很受人歡迎和注意的。一是德國勞動領袖白萊加伊特氏（Breicheid）的演說；一是法國勞動領袖白崙(Léon Blum)的演說。白萊加伊特謂大戰時德國攻擊比利時，實在是當時德國的罪過；白崙氏謂法國社會主義者都主張政府應立刻無條件撤退萊茵地的駐軍。他們的演說雖都是一種空言，但法德與比德間工界感情方面的裂痕，都可藉此彌縫，所以於聯絡國際間工界的感情頗有影響。他們的演說頗爲一般人所注意，也就是爲此。

據英國新領袖報的記載，中國國民黨曾派幾位代表到會。雖然有人誤會了國民黨反共的意思，提議中國國民黨的代表不能列席大會，但是後來經人解釋之後，大家也就明白。幾位代表雖未經該會認爲參加大會的正式代表，然該會特設了一個委員會接待他們，並以上賓之禮歡迎他們。我們看了這個消息，不明白該會沒有將國民黨代表與其他各國工黨代表一律看待的原因。以臆測之，大概是由於東西遙隔，該會對於中國的實況還不大十分清楚吧。

關於帝國主義的問題，該會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分作三類：第一類是預備立刻完全獨立的民族國家；第二類是預備實行自治的民族；第三類是須推廣國際管理範圍，實行委任制地方的民族。按大會的決議，中國，埃及，伊拉克，敍里亞等都歸在第一類；印度歸在第二類；而所謂「耕作的殖民地」(Plantation Colonies)是歸在第三類。關於印度，因爲英國獨立工黨代表的提議，大會還表決承認她有自決權。中國固然是歷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中國國民固然現在力求中國在國際間的自由與平等；然而中國始終是個獨立的國家。中國與埃及的情形迥乎不同，與新興國如伊拉克等的情形亦是兩樣。如今該會的決議，將中國與埃及，伊拉克等歸入一類，我們雖然可以相信該會對於中國無甚惡意，但我們總覺得這樣的歸類，未免失當。這大概亦是由於該會不甚了解中國的歷史和最近實況的緣故。雖然該會的決議於中國自己的努力並沒有多大關係，然中國國民一面努力自强，一面注重國際

宣傳，使歐美各國的社會主義者明白中國的實情尊重中國的國家實很重要，也於此可見一斑了。

現在各國當局者對於軍縮問題，總以為先要得到了安全的保障，然後裁軍，所以軍縮問題總是不得解決。大會亦討論到這個問題，決議先要得到安全的保障，然後再裁減軍備的一種見解應該放棄。至對於國際間的紛爭，以公斷的方法處理，乃是該會所主張的。在大會中有人提議對國際間不受公斷的國家，各國應共同一致以積極的行動去對付。更有人提議對不受公斷的國家，國際工會聯合會以及國際合作社聯盟，都要一致預備以武力去對付。但大會正式的決議，僅僅說對於拒絕公斷的國家，大家應抵抗，以阻止她拒絕公斷罷了。

上面所述的該會關於促進世界平和的決議，究竟於最近的將來，能否發生一些實效？這是個目前很不容易回答的疑問。現在我們所可說的，就是德比間勞動者的感情，頗為融洽。并且在大會開會期間，有一天的星期日，有許多青年男女勞動者手執紅旗，在會場之外，遊行示威，對於該會表示擁護，並高呼『打倒戰爭』的口號。該會在大會開會的時候，會場內外確曾一時滿佈了和平的空氣。

對於德國的賠款問題，該會亦是討論過的。雖則結果議決歡迎這個問題，早早得一相當的解決。然因諸代表議論紛紜，莫衷一是的緣故，並沒有議決德國應當減輕賠款的負擔。差不多大家認為對於大戰期間一切物質上的損失，德國仍應負重大的責任！比德，法德勞動界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顯然不同。雙方為這問題而於感情方面所起的裂痕，尚沒有能夠彌補。就該會這次開會的成績而論，這也可以算是一件憾事。

此外還有一件事足述的，就是該會對蘇俄所表示的態度。當該會討論到世界政治問題之際，會中世界政治問題委員會代表唐蘭氏（P. J. Dollan）對俄有冗長而嚴酷的批評。現在英國的政府對於蘇俄雖最沒有好感，但英國獨立工黨的代表，在大會卻力主對俄應取和緩的態度，而大會對俄所發表正式的決議，應該簡短一點，不必十分表示反對的態度。德國的代表鮑爾氏（Otto Bauer）頗表同情於英國獨立工黨的提議，但謂大會對於俄國政治上的專制是不能不正式表示反對的。結果就將以上的意見調和，表決了比原來提案稍為簡短的一個決議。那決議中間述及對於一切獨裁政治的反對，並說俄國鮑爾希維克主義之策略，傾向於使各國的勞動界分裂，這是錯誤的，并且是危險的。因為結果適足以伸張中等階級的政黨和政府的勢力。上次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大會聲稱帝國主義的戰爭是免不了的。好像希望世界大戰再起，這也是不對的。因為勞動者應當努力防止未來可怕的戰爭，以免重演野蠻流血的慘劇。最後又謂大會承認俄國工人對於反對資本主義和白色恐怖的努力。大會裏的各黨要求各國政府與俄國結平和的正當的關係。這就是最近第二國際對於俄國與第三國際表示的一種比較上調和的態度。因其似乎頗有注意的價值，所以就在這裏敍幾附句。（頌華）

瑞典應付勞資衝突的新法律

瑞典政府對於勞資衝突的調解，向來採取強制調停的方法。故在各地設有調停官。其任務在隨時注意其所管區域內之勞動狀態，臨檢發生爭議的場所，搜集關於種種爭議的材料，盡其居間調停的責任。調停官得命令雙方推定代表集會協議，以謀解決之方。但無論那方，倘使不受其命令，則亦並不處罰。這是我們於二十四卷第十三號本誌裏一篇各國調解勞資衝突方法之比較早已說過的了。如今瑞典將要施行新的法律，以管理勞資間的「集合的契約」(Collective agreement)，並設立永久勞動法院以應付勞資間的衝突。這種改革，無論將來成功或失敗，頗足供一般注意社會問題者的參考。所以我們現在要提出來略爲說說。

瑞典關於應付勞資衝突的新法律，最近經過了國會熱烈的辯論，才得通過，決定於明年一月一日起實行。另外還要設立一個永久勞動法院。這個法院決定於年內組織起來。新法律的主旨是在管理勞資間「集合的契約」，防止廠家「閉廠」(lockouts)和工人罷工。企業家和勞動者雙方的團體既訂定了契約，倘使資方或勞動方面不遵契約，如何處理和處罰?以及雙方爲爭議而發生的損害，理曲的一方，如何賠償?新律都有詳細的規定。所有勞資間的契約，都要書面的，合法的，這在新律也有明文的規定。

新法律還推廣「集合的契約」適用的範圍。勞資雙方團體間「集合的契約」不但適用於雙方團體的關係，而且雙方團體間的個人，不問他加入的先後，亦是一概適用的。勞資雙方既訂定了「集合的契約」，則所有與契約條件抵觸的種種措施，按照新法律，都是一概不能發生效力的。

所有罷工，「閉廠」「包圍」「杯葛」等激烈行爲，倘使起於雙方爲解釋契約或法律而發生的爭議，那是爲新法律所禁止的。爲欲改變契約，或欲將已滿期的契約使牠繼續有效，雙方都不得採取不合法的激烈手段。勞資雙方團體間契約一經成立，無論那方團體，苟有欲採激烈手段的分子，則其他分子，非特不得援助，而且還須設法制止。即使契約中有不合法的條件，或無論那一方課對方以溢出契約規定範圍之義務，總須和平解決，不得採激烈手段。這亦規定在新法律中間。故新法律的主旨實在是在防止雙方採激烈的手段，以免破壞工業界的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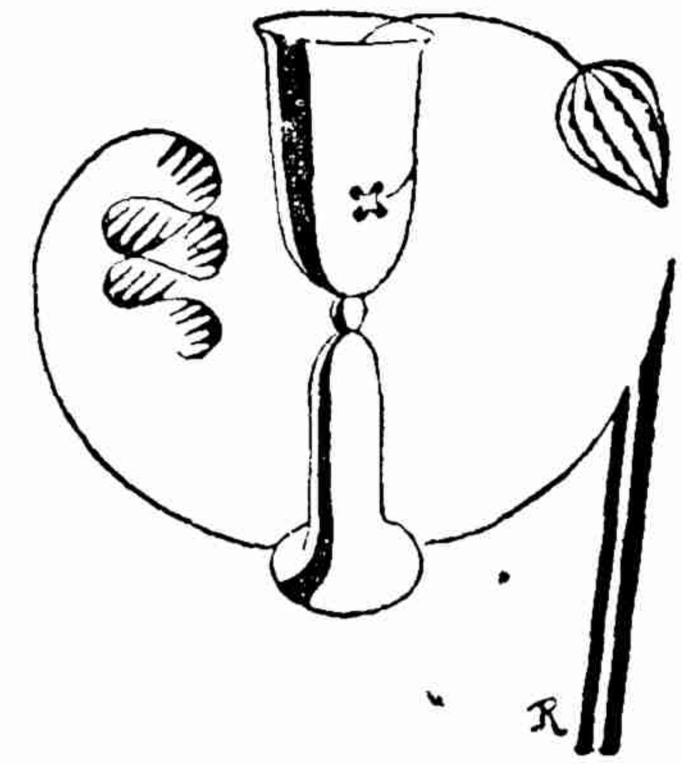
永久勞動法院，遇有勞資爭議的案件，苟發見被告確實違反契約的規定，而且案情確是重大，得將該契約宣告無效待契約經法院宣告無效後，無論那方得於三星期內通告對方解約。假如案情不甚重大，一方之行爲雖違反契約，法院得不宣告該約無效，而僅僅設法糾正，也是可以的。但在未經法院糾正以前，對方總須暫時忍受，不得以激烈手段對付他方。任何一方爲忽視契約的條件，致對方蒙受損害，則法院得斟酌情形，判令賠償。各個勞動者個人所負損害賠償的最高額，以二百「克

洛納」為限度。又損害賠償的全額得按被告們過失之大小，令他們分擔。這是新法律上關於處理雙方契約及對付損害賠償的規定。

「將於年內成立的永久勞動法院，決定設在瑞典京城斯德哥爾摩(Stockholm)，是由國王任命的七個人組織的。其中主席一人及其他二人須能夠代表勞資雙方的利益，所以這三個人在法院中是對於勞資雙方中立的分子。這三個中立分子都須有法學的智識和經驗，而為有閱歷的法官。這三人之中，一人固是主席，然副主席亦是由其餘二人中的一人充任的。他們都有一定的任期。除了這三人之外，其餘四人僅須為有關於勞動情形和勞動契約智識的專家，所以他們不一定是法律家。他們的任期二年，雖亦由國王任命，但是有條件的。因為全國企業家聯合會及全國勞動者聯合會均得推選數人，製定名單，上呈國王，而國王即就雙方的名單中各選二人，加以任命。此外國王還得按照名單，加選六人，任命為預備員，以備法院臨時選用或補缺。除非任何一方沒有提出名單，國王方可不問那方的意思，自由任命。

永久勞動法院管轄的範圍頗廣，凡是關於勞動「集合的契約」的成立與否，有效無效，如何解釋，以及勞資雙方的任何一方，對於「集合的契約」與勞動法規，有無違反的行為等問題，都由該院處理。該院對訴訟人，得斟酌情形，科以罰金，或沒收其財產。所有案件經該院判決後，沒有上訴的可能。不過該院對被科罰金的人，如其無力繳足，不得改處他監禁之罪。企業家及勞動者的團體，得代其現在或從前的團員在法院申訴。團體中的個人，除非他有證據，證明團體忽視其個人的利益，不替他出力，不得單獨赴法院申訴。被告倘使是個人，亦要牽涉其團體。所有正在進行和解，或須由雙方團體開聯席會議討論的爭議，法院均未可遽加干涉。這都是在該法院訴訟法上所規定的。」

瑞典的社會主義者及保守派都很不滿於這項由立法院通過，而將於明年一月一日起實行的新法律。保守派希望要有一種較此更嚴的新律，以制止罷工事件。他們還希望由勞資衝突而發生的損害，要有人切實負擔賠償的責任。所以對於新法律猶嫌其未足。這便是他們不滿於這新法律的理由。至於社會主義的工人，他們都很有嚴密的組織，而且他們團體的組織，近數十年來進步很快。因此現在他們頗想施用激烈的手段以達其政治上的目的。以前他們施用了激烈的手段，如罷工等類的手段，法律上並不課以責任，所以他們是頗自由的。如今新法律拘束他們這種自由，並且對於由激烈手段而發生的損害，還要課以賠償的責任，故他們不但不滿於新法律，而且還很反對新法律。工黨報紙的論調，大都有這種表示。其中有幾家報紙的社論甚致謂新法律的執行，不啻就是對於勞動階級的宣戰，將來必然醞釀許多紛擾云。不過在我們看來，現在這法律還未實行，效果如何，似乎尚難預先斷定。至所謂將來必致醞釀許多紛擾的話，究竟是否應驗，那也須俟新法律實施以後，才可分曉。（頌華）



中國農民擔負的賦稅

翰笙

十餘年來中國絲茶的出口遞減，糧食的進口驟增，棉花煙葉的進口逐年超過出口。在此農業破產的趨勢中，原料退步，物價騰貴，成本加重，購買力降低，工商業日益蕭條，中國將由次殖民地淪落爲全殖民地了。所以救國的關鍵在乎解決農業經濟各問題。最重要的一個農業經濟問題就是賦稅，尤其在祇顧人情不講法律的中國。

這篇文章無非要　於賦稅問題有些貢獻。讀者一面須諒解統計的不週到處，　面須知內外債，強迫借款，輔幣濫鑄，紙幣濫發都是變相的賦稅，并且是賦稅中最重要的部分。所得稅於民十年曾試辦而失敗，於民十六年曾提議而未舉行。中國財政的負擔間接的差不多都放在農民身上，因爲農民幾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

中國財政上最明顯的情形使是軍費支出的膨脹和政府收入的減削。歷年軍費的比較如下：

光緒十九年份	二五、六〇四、八八〇元	(J. Edkins 統計)
光緒二七年份	四七、〇五五、〇〇〇元	(同上)
宣統二年份	一〇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H. B. Morse 統計)
宣統三年份	一三 、八七〇、七五五元	(Ostasiatische Rundschau, Ap 1, 1928)
民國五年份	一五二、九一五、七六五元	(同上)
民國七年份	二〇三、〇〇〇、〇〇〇元	(Victor Stein 估計)
民國十四年份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同上)
民國十六年份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同上)
民國十七年份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何應欽七月初報告)

軍費占政府支出全數的百分數：

中央政府	民一年份	三三·八七
	民二年份	二六·八九
	民三年份	三八·〇八
	民五年份	三三·八一

	民八年份	四一·六八
	民十二年份	六四·〇〇
省政府	四川民十一年份	八八·〇〇
	直隷民十二年份	四九·〇〇
	山東民十二年份	五九·〇〇
	河南民十二年份	八四·〇〇
	山西民十二年份	八〇·〇〇
	江蘇民十二年份	四一·〇〇
	安徽民十二年份	五九·〇〇
	江西民十二年份	五三·〇〇
	江西民十四年份	七八·〇〇
	湖北民十二年份	九四·〇〇

自民三至民九，江蘇的軍費六年中增加一倍。民十一年以來湖南省政府收入的總數不足以抵償該省軍費。吳佩孚十四年十二月十八在漢口商會演說，謂十四年份河南軍費竟超過十三年份直魯豫三省的總數。軍官中飽的惡習亦是軍費浮支的一大原因。譬如江西十四年份支出軍費一千一百七十六萬元，實際四百八十萬元卽已够用。

中央政府收受省政府的款項久已逐年減少。據北京銀行月刊三卷十二期的報告，各省解赴中央的稅款如下：

年份	解款定額	實解數目	實解占定額百分數
民四	一三、八四二、二六〇元	一一、一五二、二七三元	八〇
民五	三〇、四八〇、五八四元	一七、六〇一、三二六元	五七
民六	八、四三四、五七七元	五、〇九八、六九八元	六〇
民七	一二、八七八、五九七元	一〇、三五九、七一四元	八〇
民八	八、五一二、九六四元	五、七五五、二七一元	六七
民九	六、三四九、〇七二元	四、二四五、二九九元	六六

自民四至民九平均每年實解數占定額百分之六八。民九以後稅務行政更形腐敗。煙酒稅年可一千五百萬元以上，但民十解中央者僅一百七十八萬餘，民十一僅一百四十四萬餘。民十六年份鹽稅的純收入爲五百三十五萬元，比民十五年份短少一千一百二十六萬五千元。

各省財政早就自顧不暇，出超於入的數目是很普遍很常見的了。例如：

省名	時期	稅項總收入(千元)	省政府總支出(千元)	出超於入(千元)
山東	民八至民九	九、九六〇	一一、〇〇〇	一、〇四〇
江蘇	民十六五月至十一月	二一、七七〇	二二、八二〇	一、〇五〇
福建	民十三至十四	一二、八〇〇	一五、七六四	二、九六四
湖南	民八至民九	五、〇〇〇	八、〇〇〇	三、〇〇〇
安徽	民九至民十一	六、五〇〇	一一、二〇〇	四、七〇〇
江西	民十三至十四	一七、〇〇〇	二三、〇〇〇	六、〇〇〇
湖北	民十五至十六	四〇、二〇三	七三、〇一八	三二、八一五

（以上數目根據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廣州民國日報，十七年四月十七日上海申報；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漢口湖北民國日報，十七年四月六日天津大公報；北京銀行月刊一卷三四七期，二卷一期，上海銀行週報十二卷一，十一期；北京經濟半月刊二卷七期。）

民十五年份江西十六種稅的總收入不及預算的百分之六十。民十六年份江蘇田賦的收入不及預算的半數。民十五年份湖北稅款的收入祇占定額的半數，湖南的占三分之一，福建的占十分之一。迄十七年春廣東省政府宣布各縣未解的田賦達一千三百餘萬元。

中央與地方無系統，收入與支出無定數，財政怎得不紛亂呢？二十年來中央政府祇有五次預算：宣統三年，民國二年，三年，五年，八年。民十三年年底因預備召集段祺瑞的「善後會議」曾一度統計中央政府的收入款項。除紙幣及各種借款外，每年總收入估計有四五九、九六〇、〇〇〇元。

這個估計的數目顯然不抵中央每年的用費。自民一至民三年中央的財政以外債爲關鍵，爲攫取政權和充實私囊計，有力的軍閥政客無不競相勾結外國資本家。歐洲大戰的時期，外債頓時減少，但內國公債不久就成了政府投機和腐化的一個根本事實。自民三至民五國內無戰爭；各省解赴中央的款項足以引起公債票的發行。民五以後內戰不已，日本私助軍閥，甚且借給無抵押的債項，所以自民五至民八中央政府祇靠內外債度日。

歐戰告終後日本不復有大宗借款給中國。但關稅與鹽稅的收入增加，德奧部分的庚子賠款取消，其它部分的賠款緩付，仍足以維持公債事業。祇因妄用權信，濫發債票，民十至民十五年的財政又陷於不可收拾的地位。民十年春元年公債票的價格跌落百分之八六，八年公債票的價格跌落百分之八十，其它的平均跌落百分之三十。（銀行月刊二卷二期）於是財政部更利用虛假的信用，以鹽餘引誘大宗公債。國內銀行與商人既不相聯絡，又不知鹽餘確數，反競相購買債票而受政府欺騙。民十五年份鹽餘的純收入約八百萬元，所「擔保」的公債達七千九百二十四萬元！

如此虛假的擔保沒有發現以前，政府向銀行與商人早就施行強迫借款。自民十四年以後中央財政即築於強迫借款的上面。國民政府成立又發行大宗公債票。強借與公債便須增加新稅與附加稅。現在的國債即是未來的國稅。

地方財政的紛亂無異於中央。外債雖較少於中央，強借與公債更層出不窮。輔幣濫鑄，紙幣濫發，雜稅外有苛捐，附稅外有勒索。地方上每經一次騷擾即有一批新貪官污吏和新土豪劣紳。「刮地皮」即是他們惟一目的。所以在中國與其說賦稅是公家財政的基本，毋寧說它是公開掠奪的代名。

一　外債

光緒十一至二十一年中央收入每年平均有銀八千三百五十萬兩。同時支出每年平均七千七百五十萬兩，平均每年盈餘達六百萬兩，十年間僅借德債二十四萬鎊。甲午中日戰爭後始築債臺，袁世凱段祺瑞得勢時愈築愈高，迄今有抵押的外債已在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無抵押的外債尙不在其內。

有抵押的外債

次數	總數
二二	金鎊二四六、六六〇、四六三
一一	日幣一六六、九二八、七〇〇
一	銀兩四二、九八三、八〇〇
四	佛郎三三一、〇〇〇、〇〇〇
三	美金一八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	比佛郎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	荷蘭幣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	銀元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這些外債的抵押品卽海關稅，常關稅，鹽稅，路稅，煙酒稅，電報，電話，無線電，和北京城門稅。此外無適當抵押的外債還有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如此中國外債的總數至少有三、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除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名爲交通借款外，餘均作爲軍費或流入私囊。王伯羣十七年七月二十日在交通博物館演說，謂迄民十三年交通負債祇有半數施用於交通事業。可以推想中國的外債祇有百分之二七是用於生產方面的。

二　公債

自民元至十年北京政府發行公債十三次，售出公債票三八三、四〇〇、〇〇〇元；平均每月售票三百十九萬五千元。

時期	售出公債	年利百分數	抵押品
民元	一二三、三二七、三六〇元(分兩種)	六	—
民元	五、七六七、六四〇元	八	田賦
民三	二四、九二六、一一〇元	六	鐵路收入盈餘
民四	二五、八二九、九六五元	六	常關稅及釐金
民五	一八、七五七、五九〇元	六	—
民五	七、七七〇、五一五元	六	煙酒公賣
民五	一、六〇〇、〇〇〇元	八	田賦
民七	四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六	緩付賠欵的海關稅
民七	四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六	常關稅
民八	一九、六九二、三一五元	七	釐金的統稅
民九	五八、七〇九、二四二元	六	海關稅盈餘
民十	四、〇〇〇、〇〇〇元	八	海關附加稅

民十七年五月北京政府公債未還數爲本二七、四二四、八四九元，利六、

七一〇、六八四元，共計三四、一三五、五三三元。

國民政府半年內發行公債票四次，發行額爲八千二百萬，平均每月發行一千三百六十餘萬元。

時期	發行額	年利百分數	抵押品
十七年一月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九·六	滬海關二五附加稅
二月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元	九·六	同上
四月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元	九·六	捲煙釐金的統稅
五月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八·〇	印花稅

這些公債票的售價祇有票面價格的百分之九八。許多政治和商業機關承銷公債票。各縣分配銷行額，知事能銷行公債票的有特別獎勵。由商會和各業行會經手，即小鋪小店亦須購買債票。例如上海北部每米店平均認四十九元公債票，每油廂店平均置六十七元。

省公債的名稱和數目很複雜，迄今無完全的調查。即如湖南一省民元至民十間發行公債票至少五次：籌餉公債，地方有獎公債，惠民獎票，定期有利金庫證券，省庫證券。這五種公債民十一年年底未還數有五百七十七萬餘元。江蘇十三年發行的省公債七百萬元連利息亦沒有償還。（上海民國日報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今年還有此省公債直等於強迫借款。例如：

省名	時期	公債額	年利百分數	抵押品	募集法
廣東	十七年三月	六十萬元	—	人力車稅	每家有警捐十元者須認購債票二元
山東	十七年四月	一百萬元	八	省稅	每舖家資本在萬元以上者須認購債票
奉天	十七年五月	三千萬元	一	海關附加稅	每田五十畝須買進公債票五元每房可值三　元須買進公債票十五元店鋪每三百元資本須買進公債票十五元

三　強借

比較強迫債票的手續更簡單的便是強迫借款。民十四年後北京政府常常實行這種政策。最近一例即十七年三月底張作霖向京津各大銀行強借六百萬元。中國，交通，邊業三家答應五百萬元。

省政府的強迫借款更不算希奇。江蘇的財政在民十年時是比較的優良的。但該年份省政府的強借款項可以列舉如下：

債主	借款數目	抵押品
南京中國銀行	九四〇、〇〇〇元	釐金
南京交通銀行	五〇〇、〇〇〇元	同上
南京鹽業銀行	三〇〇、〇〇〇元	釐金與雜稅
上海中國銀行	二五〇、〇〇〇元	同上
上海大陸銀行	五〇、〇〇〇元 二五〇、〇〇〇兩	同上

上海正利銀行	三〇、〇〇〇元	同上
上海華大銀行	三〇、〇〇〇元	同上
上海商店	一〇、〇〇〇元	田賦
蘇州中國銀行	五、〇〇〇元	同上
蘇州交通銀行	二六、六一三兩	同上
蘇州中交兩行	一〇〇、〇〇〇兩 五〇、〇〇〇元	同上
蘇州錢莊	一五、〇〇〇兩	同上
無錫中國銀行	七〇、〇〇〇元	釐金與雜稅
無錫交通銀行	七〇、〇〇〇兩	同上
無錫商店	二〇、〇〇〇元	田賦
鎮江中交兩行	三三、〇〇〇元	同上
淮南鹽商	二〇、〇〇〇元	釐金與雜稅

各省政府強借款項大約估計十三年為二八、三〇〇、〇〇〇元，十四年為五四、三六〇、〇〇〇元，十五年上半年為一〇四、〇〇〇、〇〇〇元。強借的手續可以最近直隸的事件來說明。財政廳先召集各業行會的代表開一「會議。」到會者二十餘人。當場廳長就要求二百八十萬元的借款。屢經「磋商，」數目降為二百萬。四分之三歸銀行擔任，四分之一歸各商店擔任。最後商店祇認借四十萬，月利一分四，以十七年田賦的預徵為「抵押。」新附加鹽稅，蛋稅，獸皮稅，和猪羊牛馬驢等稅又充「副擔保品。」據天津各業行會代表所訂十七年一月一日的合同，四十萬元的借款分攤如下：

錢莊	十萬元	火柴公司	九千元
麵粉店	五萬元	海產商	五千元
棉紗店	五萬元	雜貨鋪	五千元
布店	四萬一千五百元	紙店	五千元
鹽商	四萬元	五金店	五千元
洋貨鋪	三萬元	皮貨商	四千元
房產公司	三萬元	茶商	三千五百元
木商	一萬元	生薑商	二千元
當商	一萬元		

此類強迫借款幾乎隨時隨地不難發現。直接固然商民遭殃，間接即是農人負擔。（參考北京晨報十七年四月十四日，天津大公報同年四月五日。）

四 輔幣

通用的輔幣不外銀和銅兩種。民十六年銀元一圓可換銀幣十二至十三角，或單銅子三百至四百枚。兌換數目的時常變更和兌換價格的日形跌落，對於一般農民，特別是雇農，有莫大的影響。他們的進款和購買力都須受兌價的支配。兌價的高低和輔幣的數量與質量有直接關

係。光緒十六至二十六年間廣東省造幣廠鑄銀幣值五二三一〇、七六〇元其中十分之一爲銀圓十分之九爲單角與雙角的輔幣。雙角較單角成本輕而獲利更厚。光緒末年時雙角即已流行於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安徽，湖北等省。以後雙角的成色愈減愈輕，以至十六年廣東市面上拒用新鑄雙角值三百萬元。四川的情形尤其惡劣。成都，瀘州，潼川，保寧，重慶，萬縣，割據這些地方的軍閥都在那裏化銀圓爲輔幣，將一元重鑄爲半元，從中取得百分之八十的厚利。

銀角濫鑄當然影響及兌價。舉例如左：

北京每元的銀角兌價民十與民十一年比較

	四月平均	五月平均	六月平均	十一月平均
民十年	一一·八〇	一一·八四	一一·七七	一一·五一
民十一年	一二·〇五	一二·一五	一二·一二	一二·〇〇

上海每角的銅子兌價又因雙角而差別，如十五年春

銀元換單銅子二七五枚，

銀元換雙銀角六枚，

雙銀角換單銅子四五枚，

雙銀角六枚換單銅子二七〇枚。

如此，進款不以銀元計算的人必然要吃虧，每值一元的收入須短少銅子五枚。這便是差不多百分之二的變相的所得稅。

單銅子始於光緒三十年，那時八十至九十枚可換銀一元。不到六年的工夫，單銅子流行市面的達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枚。民元至民八年間外債與公債稱盛一時，政府既有「生財之道」暫時停鑄銅子。民八以後內亂開始，濫鑄銅子遂成軍閥們斂財的不二法門。普通單銅子的價值祇有兌價百分之五八，雙銅子的祇有百分之四八。單銅子每百枚可獲純利至少銀洋一角餘，雙銅子每百枚至少二角六分。民十年時陝西四川兩省不但有雙銅子，并且當五十，當百，當二百文的銅子同樣流行於市面。

民十年各處銅元局每日出產量：

奉天	五〇〇、〇〇〇枚
天津	一、二五〇、〇〇〇枚
安慶	一、三〇〇、〇〇〇枚
南京	二、〇〇〇、〇〇〇枚
長沙	三、〇〇〇、〇〇〇枚
漢口	四、〇〇〇、〇〇〇枚

日本供給銅元局的原料很多。日本商人非但做銅的生意，並且做銅元的生意。他們往往私運單銅子出口，又將重鑄的雙銅子私運進口。中國財富的被剝奪還不明顯嗎？

每銀一元的銅子兌價，不但各處有差別，即每年，每月，每日，和每日的上下午都許有差別。

銅子兌價以單銅子爲單位：

	民七年十二月	民九年十二月	民十年二月	民十年四月	民十一年六月	民十七年三月
上海	一三二·七五	一四一·三六	一四三·七〇	一四七·〇〇	一七三·二〇	三八六·〇〇
南京	一三四·三〇	一四一·八一	一四九·〇〇	—	—	—
天津	一三七·八二	—	一四八·四〇	一五四·〇〇	—	三九二·〇〇
北京	一三四·〇〇	一四八·〇〇	一四九·〇〇	一五二·〇〇	—	三九〇·〇〇
漢口	一二八·四七	一五〇·一〇	一五一·五〇	—	—	三八〇·〇〇
寧波	一三一·七三	一四〇·六一	一四三·九〇	—	—	—
保定	—	—	—	三一七·七〇	—	—
雲南	—	—	—	—	一二〇·〇〇	—
奉天	—	—	—	—	—	三八九·八〇

（保定於民十年春有大宗銅元自漢口長沙運至，故兌價異常跌落。）

民九年陝西漢中每銀一元換單銅子的兌價：

一月——一七五　四月——一七九　七月——一八八　十月——一八七
二月——一八〇　五月——一八〇　八月——一九〇　十一月——一九六
三月——一七九　六月——一八二　九月——一八五　十二月——一九四

民十一年上海每銀一元換單銅子的兌價：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最高數	一七一·二	一七三·四	一七三·四	一七六·二	一七九·九	一八一·三
最低數	一六四·八	一六九·七	一七〇·六	一七三·二	一七六·二	一七六·九

民十一年十一月上海每銀一元換單銅子的兌價：

	三日	四日	五日	六日	七日	八日	九日
上午	一七〇·一	一六七·六	一四五·六	一六〇·〇	一七一·〇	一六八·六	一六八·七
下午	一六七·四	一五三·〇	一四五·七	一六七·〇	一七一·〇	一六八·六	一六九·〇

輔幣濫鑄，兌價自然跌落；兌價跌落，物價無形抬高；物價騰貴，農民擔負自然加重。左列二表可以證明銅子兌價與生活費用的關係：

(甲)天津(據大公報逐日報告)

民十七年三月十六日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	二十六日	四月二日	四日	二十日	二十三日
每元銅子兌價 三八六	三九二	三九四	三九六	三九八	三九六	四〇二	四〇四
每擔紅糧價格 六元五角	六元七角	六元五角	六元七角	七元	七元	七元	七元

(乙)漢口(據漢口商報逐日報告)

民十七年三月十九日	二十四日	二十六日	三十日	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	三日	四日	六日
每元銅子兌價 三七七·一	三七三·五	三七四·六	三七八·五	三七九·三	三七八·六	三七九·〇	三八一·七	三八一·〇
每擔小麥價格 六元二角	六元四角	六元六角二	六元七角三	六元三角七	六元三角	六元	六元三角	六元五角六
每擔四等米價格 八元六角	八元四角	八元六角	八元六角	八元六角	八元六角	八元六角	八元六角	八元六角

民十七年三月因由漢口運入的雙銅子太多且太劣，一星期內南昌的食品平均價格頓增百分之三十。(漢口湖北民國日報三月十七日)張兆鉀與孔繁錦等歷年在甘肅『橫征暴斂，私鑄沙質銅元，吸食人民脂血，逾千餘萬。』(北京順天時報十七年八月十日)然輔幣鑄造仍滔滔不絕，將來結局不可預測。北平新晨報八月六日載有河南的金融新聞：『銅元局除依舊鑄造當十，當二十及當五十文之銅元外，復鑄出當百銅元，流行市面，民衆益覺輕便了。』

五　紙幣

元朝一百零八年間，中國境內發行的紙幣每年平均有六千萬元。民十年以後發行紙幣每年平均約三倍於此。假使這些紙幣都能維持信用，那末紙幣的增加適足表視經濟的進步。但近年發行紙幣又如何呢？紙幣跌價舉例：

江西財政廳省庫劵八百萬元，以百分之十至二十的兌價換省銀行

票；

山東濟南二十三家錢鋪銅元票五十萬元十七年三月已跌至票面兌價百分之四十；

廣東中央銀行鈔票二千萬元十七年一月兌價跌至票面百分之三十；

奉天東三省官銀行鈔票約七萬萬元，十七年四月兌價跌至票面百分之三或四；

吉林永衡銀號大洋票不知若干，十七年八月兌價在票面百分之六十至七十；

吉林中交兩行發行哈爾濱大洋票十七年八月兌價在票面百分之八十左右。

紙幣停兌舉例：

湖北官錢局銅元票合銀二百萬元，十五年十月後停兌；

漢口中交及中央三銀行鈔票共約八千零五十萬，十六年十一月後停兌；

漢口國民政府金庫券一千五百萬元，十六年十一月後停兌；

湖南財政廳民十五年省庫券一百萬元，早已停兌；

陝西軍用票一百萬元十六年七月兌價祇票面百分之七，今已完全停兌；

江西省銀行鈔票與銅元票合銀一千二百萬元，因十六年銀行倒閉，今仍停兌；

黑龍江廣信公司江帖合銀三百萬元，去年發行，今已停兌；

直隸財政廳臨時省庫券二百萬元十七年五月發行，允與省銀行票同時兌現；

直隸省銀行十五年發行鈔票一千六百萬元，褚玉璞命令停兌；

山東省銀行鈔票二千三百萬元，十七年三月已跌價至票面百分之二十五，五月張宗昌命令停兌；

山東省庫券五十萬元，十七年春發行，允於本年十月一日兌現；

山東民十年發行省庫券一百四十六萬元，早已停兌。

外債不但直接使農民增加負擔，並且有時間接助長幣制的紛亂。民十年春陰曆年關時，湖南省政府不得已急欲借債以發行值三百萬元的四百八十萬張的銅元票。於是省政府向日本三井株式會社借款一百二十萬元，月利一分半百分之二的回扣，以三萬噸鉛沙及一百二十萬包（每包較多於一擔）大米的出口證書爲抵押品。但三井交款的方法太妙了。由日本分期運銅料赴長沙銅元局，以能鑄成值一百二十萬元的銅子爲限度。省政府還款時卻須在漢口以大洋計算。十七年二月底廣東省政府向英國匯豐銀行借款五百萬元，年利八釐，以廣州海關二五附加稅爲擔保。聞此款的一部分即預備恢復廣州銅元局的費用。將來輔幣出產必無可限量。

各省無數地方各有各的紙幣，有各種不同的來源，名稱，和兌價。譬如

山東濟寧地方，民十七年春，市面上差不多看不見銅子了。市面上祇是紙幣流行，有的是縣知事公署發行，有的是縣商會發行。這些紙幣都不易兌現。但納稅須納現洋，至少須是銅子。因此農民的負擔更加不堪。如山東廣東的田賦祇許搭繳紙幣二三成，田賦豈非無形中已經抬高嗎？

在中國，紙幣跌價的事情真是很普遍很常見的了。民九年直皖戰爭的時候，即中交兩銀行的鈔票亦跌價百分之五七。民十二年九月北京銅元票跌價，當五百文的跌百分之四二，當四百文的跌百分之三十，當二百文的跌百分之二十，當百文的跌百分之十。同時食品價格抬高百分之三十以上。奉票近年影響生活費更為險惡。自十六年二月至十七年二月，奉天食品的零售價格平均增高百分之五六六，同時工價平均增加百分之二三九。換言之，一年內物價高逾五倍，工價加不及三倍，全是紙幣落價的緣故。況東三省官銀行一面用奉票收買糧食和大荳，省政府一面又照大洋計算賦稅。農民受紙幣的禍害無以復加了。據北京銀行月刊八卷二期所載，日本幣每百元的奉票兌價如下：

年份	民九	民十一	民十三	民十四	民十五	民十六
一年內平均數	一〇七·五	一三五·〇	一五三·五	一八五·〇	三四四·〇	九四二·〇
一年內最高與最低數差別	七九	三八	八三	一一〇	二九二	八七四

十七年四月日金百元可換奉票二千九百三十元。

有幾省的財政完全在循環跌價中度日，一時銅子跌價，又一時紙幣跌價。自十六年一月至十七年五月江西河南先後宣告停止兌現，因現錢缺乏，終究又發行了紙幣。（上海總商會商業月報八卷二期，北京晨報十七年四月四日）這種循環的現象特別影響到典當生意。典當生意自然和農民有直接關係。民九年湖南南部不兌現的紙幣多至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三百六十餘元。衡郴一帶地方典當停業的不計其數。十六年濟南各當因紙幣關係大多數關閉，日本商人遂乘機獲利。日本人所設典當現當現贖，不用紙幣，月利十分，二月為期。本地典商羨慕日人的厚利，集議重開當鋪，擬將月利由二分半改為三分，減少當期由二年變為十八個月。農民身上所增痛苦可以從利息和當期上推想了。

六 田賦

因各地方各名稱各種類各稅率變遷的不同，正式賦稅亦是中國財政混雜的一個徵象。如田賦的徵收即有重複。最近始將地丁，漕糧，和各種附加稅合併計算，一起徵收。根據英人 Jamieson and Morse 的報告，德人范格奴曾經計算出來，一百九十年間（康熙五十二年至光緒二十九年）漕糧的稅率增加百分之二一〇；附加稅的稅率增加百分之一二八（W. Wagner, Die chinesische Landwirtschaft, Berlin, 1926, S. 139）民元至十七年間田賦正稅的稅率增加百分之三九

·三：

田賦正稅的公開稅率（丁漕附稅均不在內）

省	縣	民元年稅率每畝平均洋	民十七年	稅率增加百分數
直隸	昌黎	○·○一五	○·○二三	五三·三（天津大公報十七年四月四日）
山東	萊州	○·○七二	○·一○六	四七·二（北京銀行月刊一卷四期）
江蘇	江寧	○·一五○	○·二○五	三六·六（北京經濟半月刊二卷二期）
浙江	嘉善	○·二四七	○·二九七	二○·二（杭州民國日報十七年三月八日）

每畝田賦的總計可以下列三表爲例：

（甲）浙江嘉善（杭州民國日報十七年三月十日，上海民國日報十七年四月二日，申報十七年四月十四日。）

民十七年份每畝田賦爲

1. 正稅	○·二九七○二七○○元
2. 漕折	○·二七三九○○○○元
3. 省附稅	○·○七四四○四五○元
4. 縣附稅	○·二三八四○四七三元
5. 徵收費	○·○三七三一四九三元
6. 軍事特捐	○·二四八○一五○○元
7. 公路附稅	○·○五七○九二七○元
8. 教育附稅	○·○五七○九二七○元
合計每畝共	一·二八三二五一五六元（作一元三角）

（乙）江蘇江寧（經濟半月刊二卷二期，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 Peking, Vol. 12, No. 1.）

民十七年份每畝田賦爲

1. 正稅	○·二○五○○元
2. 漕折	○·五○○○○元
3. 省附稅	○·一六五○○元
4 縣附稅	○·一四三○○元
5. 徵收費	○·○六八一二元
6. 軍事特捐	○·○三五○○元
7. 農民銀行基金	○·二○○○○元
8. 縣路附稅（省政府十七年八月三日議決）	○·○五○○○元
合計每畝共	一·三六六一二元（作一元三角一分）

（丙）山東萊陽（離城東五十里水溝頭地方李福謙報告，李年四十一，有田六畝。）

民十六年每田賦銀一兩徵收

1. 正額	一·八○○元
2. 省縣附稅	○·四○○元
3. 省教育附捐	○·○五○元
4. 河工附捐	○·二二○元
5. 河工特捐	○·六六○元

6. 軍事附捐	二·〇〇〇元
7 汽車路附捐	〇·五五 元
8 縣教育附捐	〇·〇九九元
9. 賑濟特捐	一·〇〇〇元
10. 警備捐	〇·三三〇元
11. 清鄉費	〇·〇五〇元
12. 地方公款	〇·一五〇元
13. 徵收費	〇·〇六 元
合計每兩共	七·三六九元(作七元四角)

農民納田賦時，不論田畝的等級或地價的高低，每畝約合銀五分。十六年份納田賦四次．

時期	每兩合銀洋	每畝合銀洋
二月	七元四角	三角七分
五月	八元六角	四角三分
九月	十元	五角
十二月	十二元	六角
合計每畝共		一元九角，印花稅不在內。

范格奴在民十四年時計算山東各處田賦，每畝平均七錢一分四釐三，合洋一元零七分。根據此數范氏遂謂『中國農民所納較一八六六年時普魯士農民所納多十五倍。』(Wagner, S. 643.) 美國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每英畝田賦爲美金七角零九分。U 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Year Book, 1922, pp 1012.) 合計即每畝爲銀二角四分，較山東的每畝一元零七分豈不少四倍餘呢？雖田租與高利貸的剝削農民在印度甚於在中國，每畝一元零七分的田賦較印度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的田賦多至十四倍！(K T Shah and K J. Khambata, Wealth and Taxable Capacity of India London, 1924, pp 291) 況且中國的徵稅官員未曾因徵稅而有一定的薪俸，和非洲北部的半開化民族一樣，徵稅者可以任意魚肉鄉民以使充實他們自己的私囊。(Les Caids, Tunisia, A Girult, Principes de Colonisation, Paris, 1921, p 444.) 所以每畝一元零七分，或一元三角，或一元三角七分，或一元九角都不過是公開的官樣的數目罷了。有時農民所納實比此數多三倍以上！

光緒十四年時廣東江西的田賦每畝合洋二角五分，湖北的三角，山西的二角八分，奉天的祇有五分。(Journal of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3, pp. 75.) 光緒二十八年時河南的田賦每畝三角二分；『全國最好的稻田每畝賦稅約四角。』(British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Miscellaneous series, No. 641 1905, pp. 4.) 現在呢？四川每畝約二元五角六分，山西河南每畝約三元，奉天每畝不以奉票計約現洋三元七角。(奉天東三省民報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北京晨報十七年三月十九及四月二十五。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Peking, Vol. 2, No. 1.)如此則四十年內田賦約增十倍餘，奉天且增至七十四倍!

假使農民的收入富裕，那末多納租稅亦不易致貧窮。無奈中國每畝的田賦至少須占每畝總收入的百分之五。一百年以前印度的田賦占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Baden-Powell, Land-systems of British India, Vol. 3, pp. 33.)現在印度的賦稅僅占農產收入的百分之三至八。(Royal Commission on Agriculture in India, 1926, Vol. 7, Question 35590)可見中國田賦重於印度了。

民十五年時廣西農民所納田賦，占耕種費用全數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O. Tapvanob, Kanton, No 10, 1927)須知廣西近年是賦稅比較輕的地方。他省則大不同。內戰區域內往往按畝加徵。如江蘇奉賢開辦公安隊，按畝抽捐，限各鄉地保於二十天內徵到。（上海民國日報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十六年年底直隸南部各縣的田賦有每畝多至二十六元者。

前清舊例，徵收田賦大多分兩期。在廣東，七至八月及十二至一月；在陝西四川，二至七月及八至十二月；在雲南貴州，九至十二月及一至三月；其餘各省二至五月及八至十一月。過期不納清，卽有罰金。在江蘇上下忙各有初限兩月及續限兩月，過了初限須罰正附稅總額二十分之一；過了續限，十分之一。在浙江田賦罰金稍有不同。上忙開徵後三月罰正稅額二十分之一，四月後罰正稅額十分之一。下忙開徵後二月罰金率及四月後罰金率，與上忙的相同。可見浙江的田賦罰金比江蘇的輕得多了。

田賦過期固有罰金，田賦預徵卻無限制。直隸財政廳十七年四月三日發出佈告云：『要叫將士奮勇前敵，不准軍隊需索地方，是非先將軍費餉糈一一籌足不可。所以此次本廳奉督辦省長的令，預徵十八年上忙地糧，並照收軍事善後特捐一次。……你們須要曉得這種稅款本是人民應納的國稅，這種特捐亦是人民應助的義助。今提前征收原爲濟急。如果你們稍有遲緩短欠，則軍事就不免稽延貽誤。……總之，人民與國家原是一體，政府的事本是你們人民之事。貽誤政府便是貽誤自己。欠的是賬，終要償還。遇着時候不好的那天，不但不能少，反恐倒要加倍交出來。』爲預徵田賦說話，這是何等美滿的理論呀!

民九年後田賦預徵舉例：

地方		徵收時期	田賦年份	預徵年數
河南	—	民九秋	民十	一
山西	—	民十七春	民十八	一
山東	—	民十六春	民十七	一
陝西	渭南	民十四秋	民十六	二
山東	德州	民十六秋	民十九	三
廣東	嘉應	民十四秋	民十七	三
河南	—	民十七春	民二十一	四

直隸	南宮	民十六秋	民二十一	五
福建	漳州	民十四秋	民十九	五
福建	汀州	民十五秋	民二十	五
廣東	海豐	民十四秋	民十九	五
湖南	郴縣	民十三春	民十九	六
福建	興化	民十五秋	民二十二	七
四川	郫縣	民十六秋	民二十八	十二
四川	梓桐	民十五春	民四十六	三十一

假使田賦預徵是用在農民身上，直接或間接有利於他們，那末還情有可原。無奈近年一切預徵的稅都是爲軍費內戰的軍費着想。天津大公報十七年一月四日載直隸安新縣堤稅的濫徵，就是農民納稅愈重而負擔愈增的一個成例：

『安新當春夏時常有河水汎濫之災。每歲必有修堤工事。早年由縣署規定辦法，凡臨河農戶有田一畝者修堤一尺二寸，十畝者修一丈二尺。餘以此類推。各戶按照此原則分配妥當，相習有年。今因死亡逃戶日漸增多，修堤遂成問題。縣署決定，凡死亡逃戶應修堤段一律改爲官段。惟所謂官段不過有其名而已。事實上仍須沿堤農戶擔任費用。二三年來死亡逃戶有增無已。農戶負擔因之愈重。且又弊端百出。譬如某甲先將修堤經費交與官家，而後死亡或遷逃；官家於某甲死亡或遷逃後仍必從新分配派捐。於是沿堤各農戶非法的負擔益重。』

七 契稅

田地賣買，無論是定期可贖的活契或永遠絕賣的死契，都須納契稅。但因行政腐敗，逃稅者多，中飽者亦多，故稅收的數目不能代表土地權轉移的實情。收入最多的年份（民三年）在三千萬元以上。直隸貴州等省政府近來想出許多方法如折扣罰金等類，要鼓勵人民納契稅。契稅的稅率照契面地價的百分數計算。

契稅稅率百分數：

稅率頒佈年份	死契	活契
宣統元年	九	六
民國元年	四	二
民國四年	二	一
民國六年	六	三

民十七年各省契稅的稅率仍舊照民六年前例。但以前契紙每張售價五角，今則至少加倍徵收。在福建每張爲一元六角，在江西每張爲五元。

八 鴉片田稅

美國人麥絡來說：『鴉片田稅的徵收非根據已經耕種鴉片的田畝，乃根據認爲可以耕種鴉片的田畝。稅率如此奇昂，農民除耕種鴉片外

無別法可以謀生』(W H. Mallory, China: land of famine, N. Y., 1926, pp 80)此稅遍行於江西，貴州，湖北，安徽等省；奉天，直隸，山東，福建，四川數省的增加尤速。據奉天經濟局正式報告，十七年份該省添種煙田二十五萬畝，全省煙田已達二百萬畝。(本大東三省民報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天津大公報五月九日)四川西南部鴉片零售的價格八年以內(民五至十三)跌落十倍，可見鴉片出產的增加了

民十七年每畝鴉片田稅：

直隸	行唐	三元	一次繳納
直隸	滄縣	六元	二次繳納
直隸	河間	八元	三次繳納
奉天	全省	五元(現洋)	二次繳納
河南	長葛	八元	三次繳納(河南於本年七月以後禁種)

九 鹽稅

食鹽的稅率異常復雜。卽以一省而論，名稱與稅率已有二百九十九種。(上海銀行週報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十二卷十五期)附稅的繁多尤其可怕民二年以後幾無處無附稅。民十三年時四川有二十餘種專局徵收食鹽的附稅。卽地方團防及學校亦有設局抽附稅的。

每百斤鹽稅以元爲單位：

省名	宣統二年稅額	民國十七年稅額		
		正稅	附稅	總計
福建	—	二・○○	四・○○	六・○○
安徽	一・五○	三・○○	五・六八	八・六八
廣東	一・二五	二・五○	六・五二	九・○二
廣西	一・二五	二・五○	一・九○	四・四○
浙江	○・八○	七・八○	二・○○	九・八○
江西	—	二・五○	六・○○	八・五○
湖南	—	二・○○	七・五○	九・五○
湖北	—	三・○○	四・八三	七・八三
江蘇	一・五○	一・六一	四・七五	六・三六
河南	一・三七	二・五	五・○○	七・五
直隸	○・七五	二・六六	四・五○	七・一八
奉天	○・五	二・○○	四・七五	六・七五
平均數	一・一一	二・八三	四・七八	七・六二

張謇於民二年估計中國鹽稅每百斤平均爲二元七角。如此則現在的附稅已比十五年前總稅多百分之七七。現在的總稅差不多三倍於十五年前，差不多七倍於十八年前。

鹽稅約占市價至少百分之七十例如·

安徽 民十六年 批發價每担十二元五角 須納稅八元六角八分

北京 民十七年 零售價每斤洋七分二釐 須納稅洋五分(出產稅尚在外)

製鹽的費每百斤在廣東爲三角六分，在江蘇安徽爲四角，在福建爲六

角九分。（經濟半月刊十七年四月一日二卷七期）售價比製費至少要高三十倍。每年每人平均需鹽十八至二十一斤，則中國人每人平均須年納一元五角左右爲鹽稅。

十　煤油稅

中國人多數的人民用煤油點燈。煤油進口稅爲價格百分之五，又附加稅百分之二·五。十七年二月南京政府命令，四月北京政府命令都徵收煤油特稅，每五加侖須納五角。每五加侖市價爲二元六角，則煤油稅總計爲售價百分之二十六以上。

十一　農產品稅

民十七年春農產品稅舉例：

農產品名目	稅額占售價百分數	徵稅處
海河湖所產魚不論鮮鹽	五	江蘇浙江
各種土產	一五	浙江
各種土產	一五·五	江西
棉花	一七	直隸
鮮繭	二三	浙江
絲煙及土酒	六八	江蘇（武進）

在綏遠不論拖物或耕田的馬匹每頭納稅四角四分，每加一頭納稅一角一分。在浙江耕田的黃牛每頭徵稅二角，小者減半；水牛每頭三角，小者亦減半。如此看來，不但農產品種種有稅，即最需要的耕田工具亦逃不了納稅。

十二　通過稅

釐金的腐敗差不多盡人皆知的。據湖北財政廳長報告，該省釐捐十七年一月份內呈報政府的數目，僅有平時徵收額的百分之二十三。（漢口商報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可見中飽的弊病非常厲害了。照例值百抽三至二十五的稅率，今因附稅的增加而抬高。如棉紗及罐頭食品等幾乎值百抽三十。（上海總商會致南京工商部公函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釐捐稅率舉例：

產品名目	價值的百分數	徵收時期	通過的距離
米	三	民十六	安徽至上海（上海銀行周報十二卷二期）
茶	一五·五	民七	江西至漢口 (S. Wright, Kiangsi native trade and its taxation, Shanghai, 1920, pp. 190)
生絲	一八	民七	杭州至北京 (C. S. Se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N. Y., 1919, pp. 356)

木材	二〇	民七	奉天至北京（同上）
木材	一七·五	民七	貴州至漢口（同上）
木材	四〇	民十六	吉林至長春（北京交通部整理路政局長會議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議事錄）
豬	二〇·五	民十七	北京城外三十里至北京城中（北京晨報四月二十六日）
羊	三七	民十七	綏遠至北京（同上）
羊毛	四〇	民十六	包頭至大同（天津洋商行華經理聯合會上海全國商會聯合會意見書十六年七月）

鐵路雖屬國有，除運費外另徵通過稅，值百抽二·五至三。十六年年底雖百分之十一至六十四的車輛已完全撥歸軍用，百分之十至十八的車輛已毀壞不能用，鐵路上所徵通過稅反較前銳長。稅率增加一因各軍事當局為籌備臨時軍費增設各種徵稅機關。京綏路全線徵稅機關多至八十二種。一因路員私賣車皮，為軍人察覺，因而藉口化私為公，設立公司收取護運費。膠濟路上稅率頓增十倍。京綏路附捐稅率約等於全路運價百分之七六·六。京門枝路正附捐稅率共等於運價百分之四百八十。（北京交通部整理路政局長會議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議事錄）十七年二月十五日新頒京漢路稅率，亦未見低落。即在河南境內，鐵路通過稅如食鹽及絲煙等占運價百分之一百五十，如糧食大荳等百分之七十。（上海申報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北方河道甚少。農民運輸貨物從前專恃鐵路。近因捐稅繁苛，不堪其苦，多賴大車騾銷售農產。時間的損失，費用的增添，可想而知了。

南方多河，則不免船稅。江蘇，浙江，江西等省都徵船稅。江西船稅等級有六，每船自五角至十二元，外此尚有徵收費。十七年春四川與湖北交界處二十四艘中國商船須納登記費每艘二千元。另有噸搭，每艘自百元至三百元。

北京英國商會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致北京交通部劉司長函中，曾將該會該年二月間所得的報告，製成駝絨羊毛自西包頭至天津的運費釐捐表如下：

通過稅種類	駝絨	羊毛
塞北鈔關	每擔九角	每擔六角
包頭貨捐局	每擔九角	每擔五角
西口貨捐局	每擔九角	每擔五角
釐金局	每擔一角一分	每擔九分
統捐局	每擔四角八分	每擔二角四分
豐鎮鈔關	每擔一元五角	—
鐵路貨車運費	每擔二元二角	每擔二元二角

車輛加捐	每擔三角八分	每擔三角八分
保險費	每擔二元	每擔二元
普通運費	每擔五元	每擔五元
總計	每擔十四元三角七分	每擔十一元五角一分

天津常關徵稅尚不在內。

包頭至天津的通過稅負擔如此繁多，天津至紐約運費每擔不過一元五角。

所以天津出口的駝絨羊毛的數量年有減少，對於農民收入影響甚大。天津駝絨羊毛出口數量表（以擔爲單位）

類別	民十三年	民十四年	民十五年
綿羊毛	四一〇、七四七	三八三、九八三	一六三、一七一
駝絨	三八、三四九	三七、三四九	二七、八七二
山羊毛	二四、〇〇二	二〇、二二一	一一、一五〇

十三　營業稅

各種永久賬單所納印花稅，每件增至一角，較十六年份稅率高五倍。

奉天的當票上亦有印花稅，每值本票洋二十元納稅現洋一分。十六年秋北京實行廣告稅，凡胡同口廣告照牌，小者每季納稅四角八分，大者以次加稅。北京店鋪資本百元以下者每季納營業稅四角至一元。大店鋪自然更須多納。普通的鋪捐在直隸山東是資本百分之一·五至二·五，一年作兩次繳付。在奉天是資本千分之六，但每月須納一次。常鋪每年納營業稅在浙江爲七十五元，在直隸爲二百五十元，在山東爲六百元。浙江的茶館每月須納營業稅一至十五元。（杭州民國日報十七年四月四日）武昌的菜市中每個菜攤每月須付捐四角至一元。（湖北民國日報十七年四月八日）

民十七年屠宰稅：

獸類	每頭稅額	徵收地
牛	一元	江西（銀行週報十二卷十一期）
羊	六角	福建（經濟半月刊二卷七期）
猪	五角八分	江蘇（上海民國日報一七年三月十四日）

奉天設有猪肉公賣局，分局滿佈於全省。張作霖的內弟督辦公賣事務，凡肉鋪須領執照，因此納執照費。

廣東有肥料公賣，每擔捐二元。厦門有肥料稅，每售一擔繳納一元餘。江浙二省十七年三月實行徵收錫箔稅，值百抽一二·五。此稅將近實行時箔價已增百分之十至二十。（申報二月二十六日）農民燒箔習慣甚深；箔價增卽負擔增。

十四　勒索與拉夫

張宗昌在山東時，軍隊所用的鞋襪都分派各縣分期交付，毫無價格。

張作霖的軍隊中許多乾草，稻柴，驢車，木材，軍用電桿等，亦是勒索而來。

十六至十七年半年以內，東三省供給軍糧每月值二百萬元。十七年四至七月江西供給軍米每月四萬擔，安徽二萬擔。蘇州是驢馬稀少的地方；不然須供給驢馬，共五百匹。（以上電報見上海民國日報十七年四月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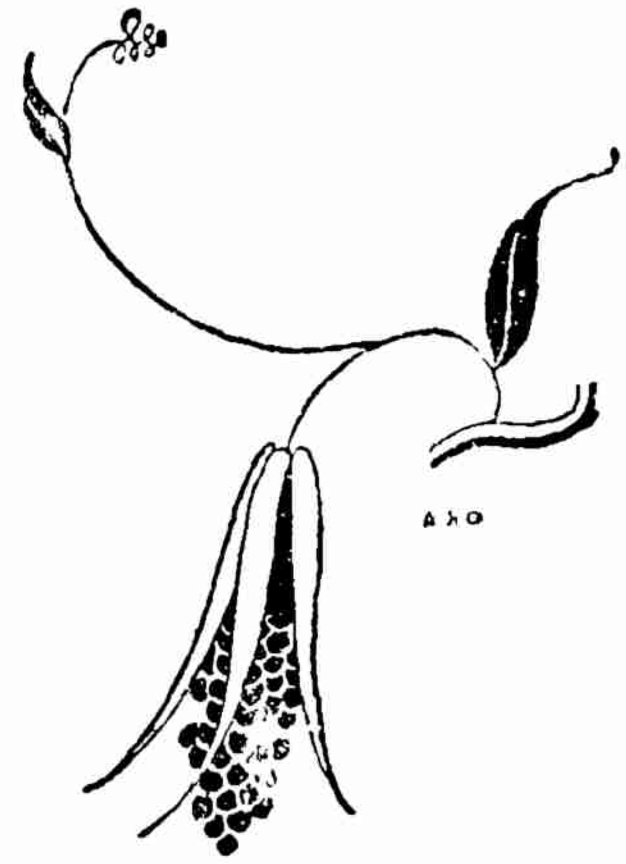
衙署及各種公立機關如學校路局等，常常欠薪數月；購買力降低，農產的市場必然要減色。北京警餉非不充足，而不發的欠餉過二十月。軍隊亦常有半年欠餉的。欠餉即是軍人不守紀律，到處勒索的大原因。

一位美國人寫信給密勒氏評論（China Weekly Review, Shanghai, March 3, 1928）說道：『你若站在北京城門口，可以常見駐防軍人除向農人取捐收稅外，還隨意拿些果品，菜蔬，或肉類，然後方許農人挑擔進城。』『結果弄得菜市冷落，羊肉在四個月內增價一倍。以前一般苦力化費十二或十五枚銅子即可在小攤上飽食一餐，現在非三十或四十枚不成了。』

強迫入伍的事一年多於一年，十六年年底山東雖有災荒，各縣長限二十天內徵集軍人，田賦每百兩須招兵一名。曹州方面十七年春又強迫徵兵，每耕地六百畝須有一人。不願應徵者必出洋四十至七十元，請他人代役。（北京晨報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及四月九日）

當內爭時北方戰事區域所有驢馬多數必為軍隊取用，農莊上的損失非常重大。因失驢失馬而失業者到處皆是。南方很少驢馬，行軍更須拉夫，南方軍隊作戰時，每有一兵須得二人去擔任運輸，建築，廚役，洗衣等事。故五萬人赴前敵，必拉十萬夫役去料理軍務。此等夫役照例不給工資。勞力如此虛擲，耕種又因之拋棄，農民的資本愈弄愈少，怎樣配講振興實業，增加生產呢？

十七年，八月，十六日。



國際勞工組織與中國

陳宗城

一 引言

近世國家的生活，逐漸的「國際化」；所以國際形勢的變化，我們應該要曉得。尤其是具國際性質的重要機關——造成國際形勢的大原動力——我們不能不熟察。現在最有力量的國際機關，普通認有兩個：一個是國際聯盟，一個是國際勞工組織。前者的目的，是維持世界和平；後者的目的，是提高工人的生活。二者同是根據歐戰後和平條約各簽約國政府設立的永久機關。世界上具國際性質的機關，有私人的，有政府的。就目前形勢而言，當然政府的比私人的重要。所以現代私人設的國際商團，工團，學術團，雖然規模宏大的極多，但對於左右世界形勢的力量，是遠不及國際聯盟與國際勞工組織的。又，永久的機關，是比臨時的重要。多數政府所設的維持和平與改良勞動的機關，如三十年前的海牙和平會議，四十年前的柏林保工會議，都是臨時而非永久的，所以也比不上我們所說的國際聯盟和國際勞工組織。又多數政府建設的永久機關，近世不少，如國際治河委員會，郵政同盟，電政同盟等等。但這些機關不涉及政治經濟的大問題。而且參加的國數不多。所以說來說去，祗有國際聯盟與國際勞工組織，可算現世最重要的國際機關了。國人對於國際聯盟的結構和功用，大都已經了解；但是對於國際勞工組織，雖有人在書報上介紹過，似乎尚不大注意。現在趁國際勞工組織的勞工局長多瑪(A Thomas)君來華游歷，試把國際勞工組織的梗概，略說一二。

二 國際勞工組織的功用

自前世紀初葉工業革命以來，工人們被資本家壓迫日甚。所以歐美各國都在本國內頒行保工法。但是近代國與國間的商業競爭，非常厲害，各國政府每因想霸占國際的市場，就容許國內資本家減少工資，延長工作時間，種種不利於工人的行動。他們以爲非此不足以增加本國的生產力，減輕國貨的成本，來與敵國抵抗。因此之故，各國對於立法保

工，有的是趦趄不前；有的是雖具保工現行法，而隨時隨意將其廢止或改訂，以減輕對於工人的保障。這種情形，是有違社會公道的。并且國際間長此經濟競爭，必釀戰禍。就假使國與國間不鬥爭，工人們的怨恨日深，終有社會革命流血之一日。那麼防止這些危險，最好是用治本的辦法，令工業程度發展相當的國家，同取一樣的保工法則，不許各自任意廢改。換言之，就是制定國際勞工法，要各國共同遵守。國際勞工組織的產生，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當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倡設國際聯盟之時，目的是欲維持世界和平。但又覺得國際聯盟的作用，只是防止國際間政治的戰爭，而對於我們以上所說的經濟競爭，與社會革命的危險尚覺不足以應付。所以和會同時又倡設了一個國際勞工組織。當時在和會上，有人主張，把國際勞工組織作為一個國際無上的勞工立法機關。換言之，就是他所議決的保工法規，各國必要立即奉行。這種辦法，本來收效最大。但是當時此種主張，並未通過。因為近代國家的主權觀念尚重，不願完全受國際的機關所支配。所以現在的國際勞工組織，並無權力強制各會員國採取何種勞工法。他只能議決各種國際勞工法規，以公約草案的形式，去請各會員國批准。至於批准與否，那是各國的自由權。但是某國若批准了，他當然要同普通國際條約一樣的遵守。這種辦法，驟然看來，似乎是有點隔靴搔癢。但是細察起來，覺得他也有相當的價值。因為有了這個辦法，總比專讓各國自由立法以保障工人來得好些。這個辦法的好處：第一是可以造成一種國際間鼓勵，切磋，立法保工的機會，立個準則和榜樣；第二是造成國際上一種保工的輿論，來批評，監督各國政府；第三是每國批准了一種勞工公約，不能隨時廢改，並且實行上要受監督。祇此數種，已足說明國際勞工組織存在的理由。至於其他的特色，我們下面再說。

三　國際勞工組織的結構

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是一個總名辭；實際上包含三個機關：(甲)國際勞工大會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這會每年開常會一次，係由各會員國派代表組成的。依和約，大凡國際聯盟的會員國，同時為國際勞工組織的會員國。每會員國須派代表四人赴大會，共同議決國際勞工法規，與其他相關的重要問題。每會員國所派的四個代表中，須有兩個政府代表，一個工人代表，一個僱主代表。其特別之點就是工人代表與僱主代表，也是歸政府選派，但是須得本國內最能代表工人的團體與最能代表僱主的團體同意。如果某政府反背此條規例，任意選派工人或僱主代表，那麼大會可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到會代表的票數，否認他們代表的資格。歷年大會的全體工人代表，嘗根據此條規則，反對意大利所派的工人代表，就是一例。以該代表為法西斯底工團的主席，不是代表意大利大多數的工人。但每次反對，因未得三分之二的票數，均未成功；大會的工人代表團是極不高興的。因為他們多是第二國際工團的領袖，最排斥法西斯

底派的強橫。每次大會他們的辯駁，是極饒趣味的。大會中除代表外，各會員國還可以派專門顧問，輔助代表。每代表有一表決權。與本國所派其他的代表意見是不必一致的。又大會一切普通問題，都以過半數票決。對於特種事項，須有三分之二多數票決，例如上面說的否認某代表的資格，與議決公約草案與建議等是。（這也可以算是特點，因為向來國際會議每遇一種問題必以全體贊成方為議決。）（乙）國際勞工局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牠可說是大會的一個經常事務處。他還有別的任務，我們下面再說。勞工局的辦事人員，目下將近四百。有三十五個不同的國籍（中國祕書祇著者一人。）這些人員，全歸勞工局長委任。局長自己是由理事院（詳後）選出的。現在的局長，是個法國人，名叫多瑪 (Albert Thomas)。他是法國的社會黨員，歐戰時常過法內閣閣員，是一個很能幹的人。勞工局本身的組織，局長以下，分三大部：（一）外政部，籌備與執行大會的事件；（二）研究部，研究各種勞工與經濟的問題；（三）訪訊交際部，管理交際宣傳事宜。此外還有印刷與內務兩大股。勞工局的地址在日內瓦。（丙）理事院 (Governing body)。專司監督勞工局的工作，規定每年大會的議事日程，監察各國履行勞工公約，修備國際勞工組織的預算等等事宜。理事院委員二十四人。其中政府委員十二人，工人委員六人，僱主委員六人。政府委員十二席中，有八席是常任席，歸下列最重要的工業國八國所有：英，法，德，意，日，比，印度，加拿大；至於那一國為最重要的工業國的問題，係由國際聯盟的行政院決定。其餘政府四席，與工人委員僱主委員，均係三年一任，由大會選出（我國從未被選）一九二二年第四屆大會議決一修正案，將理事院的二十四席，增至三十二席。但該修正案須得會員國四分之三的批准，才生效力，直到今日，還差三四國。大概下屆選舉委員之時（三年後）此修正案可期見諸實行。屆時我國大可要求一席。上述的三種機關，構成國際勞工組織。牠生存已經九年了，勢力一天比一天大，我們不可誤會，說牠是國際聯盟的一個附屬機關。牠的地位是與國際聯盟同等的，牠的一切用人行政，都係自由，不過每年的預算，是由國際聯盟的大會核准的罷了。

四　國際勞工組織的任務

國際勞工組織的任務有兩種：第一種及最重要的，便是我們上面所說的制定國際勞工法規。現在試作較詳的討論。制定國際勞工法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一則各國經濟社會的情形不同；二則各國政府與論對於某種勞工法之功用與需要意見紛異；三則勞工團體與僱主團體對於制定勞工法，十有九是主張衝突的。所以要打過這些難關，非有事前極精密的考究準備不可。這種煩難的責任，是歸勞工局擔任。大凡一種國際勞工法案，列上了下屆大會的議事日程，勞工局便開始研究這個問題的真相，比較各國的法例，徵求各政府各團體的意見，忙個整年，才把這種法案草就，提交大會討論。大會中因為利益衝突的點太多，

爭論一定很劇烈。須經許多的解釋調和，然後才尋出個折衷的辦法，而法案才得大多數的同意通過。法案通過了之後，再由大會決定其應具之形式，或係公約草案(draft convention)，或係建議(Recommendation)。若大會決定該種法案爲建議，那麼各會員國政府限於十八個月內，須將該建議交付本國之立法機關審核，決定應否採用。結果若係採用，該政府卽須通知國際勞工局；若是不採用，那麼這件事也就完了。若大會決定該種法規應具公約草案的形式，以後的程序便較爲複雜。各會員國的政府也要於十八個月限內，送交本國立法機關批准。若是不批准，那也完了；若是批准了，各國便要到國際聯盟的秘書廳登記，並且每年要具一個報告與勞工局，解說實行該公約的情形。這種報告，每年大會是要審查的。若是某國批准了一種公約草案而不實行，或違背約中條件，那麼其他會員國，僱主團體，或工人團體，或勞工局的理事院，或大會的一個代表，均可提出抗議。這種抗議若係工人團體或僱主團體所提出的，理事院便只有權轉知被告的政府，請其解釋違約的理由。如果在一定的時期內，被告的政府不答覆，或沒有滿意的答覆，理事院便可將原告的抗議或被告的答覆公佈。倘若係其他會員國或理事院或大會代表提出的抗議，那末除上述的程序外，理事院尙能呈請國際聯盟的秘書長，指派一個審查委員會，審查違約的事由。這個審查委員會，係三人組成：一個代表政府（被告政府以外的）一個代表工人；一個代表僱主。至於其組織細則，茲不贅述。審查委員會審查以後，具一報告，並條陳對付被告國的方法。如果審查委員會的條陳不爲當事的所贊同，那麼該事件便可提交海牙國際法庭，作最終判決。遇必要時，國際法庭可加違約國以經濟的制裁，令其他會員國執行。所謂經濟的制裁，乃指經濟絕交等等。這種制裁，看來似乎太輕，但是照目下國際的情形，也尋不出別的較激烈的辦法。其實最適當的制裁，還是國際公論的督察。還有一點要說明，若是各會員國，不於十八個月內將大會的建議或公約草案，交本國的立法機關定取捨時，其他的會員國亦可訴諸海牙國際法庭。國際勞工組織，成立以來只有九年，故上說的制裁，方法還沒有施行過。祇有一次，日本的海員工會提出抗議，謂日本政府不實行彼國批准了的一九二〇年國際勞工大會所議決的海員雇用公約。但是日本政府立刻有滿意的答覆，故理事院也沒有追究。以上所說，大會制定國際勞工法，分爲建議與公約草案兩種。這種分類，是含有用意的。因爲公約草案效力雖然較大，但只能包括保工的根本原則，若是細規瑣定，一定不獲會員國批准的，所以要有那種建議來補他的不逮。因爲建議的拘束力弱，所以內容能夠豐富些，詳細些。實際上牠所規定的，都是實行某某種公約的細則。我們現在既知道大會結構的特色，又曉得牠制定國際勞工法的機能，我們大約就可以說，國際勞工大會的議決案，是比普通國際會議的議決案效力較大。有人說他的弱點是在各會員國有取捨他的議決案的自由。細察起來，也不盡然。因爲這種自由，很受精神上的限制。大會的議決案，各會員國總不好意思不批准採用，因爲

國際輿論的強迫力，有時比槍砲還要利害。

國際勞工組織第二種的任務，是搜集和傳播世界上經濟和勞工的消息。這種任務，歸勞工局負責。就搜集方面講，勞工局的圖書館是近世關於社會經濟方面極重要的一個。牠目前所存的書報，有二十餘萬卷，每月接收的書件，總在二千種左右。此外還有關於各種問題的檔案，與專門人才。就傳播方面講，勞工局關於世界上勞工與經濟的消息，極為豐富與靈通，故各處來訪求的，日多一日。只去年一年間，各國政府工團商團學術團，寄來徵求消息的信，計有九百餘件。傳播消息最收效的方法，還是刊行書報。勞工局所刊行的書報極多，內中如勞工月報，社會旬刊，勞工叢書，勞工法彙種種，均為當世所重視。每種分印英法文，也有加印西班牙和意大利文者。

五　國際勞工組織的成績

關於搜集和散佈世界勞工與經濟消息的成績，乃是衆口稱揚，無可誹議的了。但是關於制定國際勞工法一點，則贊許和批評却是參半。批評的說，國際勞工大會的議決案中，最重要是保護勞工的公約草案。計大會開了十一次，通過的公約草案有二十六種之多（詳後，）會員國共五十五國（詳後，）若各國都批准一切通過的公約草案，便應有一千四百三十封批准書。但是截至今日，僅僅得到三百三十二封批准書，還不夠總數四分之一。這樣的成績，怎能算好？況且那二十六個公約草案中，世界工人最注目，最倚靠的便是第一次大會所議決的那八小時公約草案。直到現在，無條件批准這個公約草案的只有九國：比、希臘、盧森堡，葡萄牙，羅馬尼亞，捷克，印度，智利，古巴；附帶條件批准的，有四國：法，意，奧，愛沙尼亞，一共十三國。而且這十三國中，小國居多。成績豈能算佳？

批評者普通既如此說，贊許者却替牠辯護，說在這五十五個會員國中，工業稍為進步的國家，不出三十個。其餘二十餘個國家，國內工業幼稚，勞工問題還講不上。她們就假使一個勞工公約草案也不批准，有什麼要緊呢？更進一層說，國際勞工組織的成績，不可僅由公約草案批准之多少觀察。還有別的標準，是間接的，並難以數目計的。試觀各國，雖因種種理由不全部的批准某種公約草案，但他們總設法，使國內的勞工法，與該公約草案裏的原則接近。如是逐漸的改變國內法，為日後批准該公約草案的準備。各國因此而頒布的國內勞工法，不下四百餘種。其中尤以對於認許工人結社自由的為最多。倘若沒有國際勞工組織，這些有利於工人的法律，怎樣會生產呢？這種間接的成績，都是國際公論的效果。這種國際公論，却是由大會中，政府勞資三方代表聚首一堂而得來的。他們討論的結果，便是大會的議決案，依法是以三分之二的多數票通過的。而事實上每得百分之八十的大多數而通過。像這樣重要的結果，各國政府那能蔑視？替國際勞工組織的辯護者，最後還有一個理由。他們說國際勞工組織，是赤色第三國際的勁敵。因為牠的目標，是用和平方法去立法保工，以免階級爭鬭。這種舉動，正與第三國際的相反。

現在參加國際勞工大會的工人代表，都是世界和平改革派各大工團的領袖，代表世界工人三千餘萬（第二國際全部，世界基督工人團體部，）數目遠出於赤色國際人數之上。若是沒有國際勞工組織，恐怕這三千萬工人裏面，有一部份要被赤色國際吸收去了。他們對於國際勞工組織的成績爭論如此。現在試把國際勞工大會九年來所議決的公約草案，略述如下：

第一次大會一九一九年在華盛頓開會：

（一）八小時工作公約（規定每日工作八小時或每星期四十八小時，）

（二）工人失業補救公約；

（三）女工生產前後待遇公約，

（四）婦女夜工取締公約；

（五）童工最低年齡限制公約；

（六）幼年工夜工取締公約

第二次大會一九二〇年在基諾亞（意大利）開會：

（七）海上童工最低年齡限制公約；

（八）海員遇險賠償公約；

（九）海員僱用公約。

第三次大會一九二一年在日內瓦（以後均在日內瓦）開會：

（十）農工最低年齡限制公約；

（十一）農工結社集會權公約；

（十二）農工災害賠償公約；

（十三）油漆業中禁用白鉛公約；

（十四）工業工人星期日休息公約；

（十五）海船上火夫艙守最低年齡限制公約，

（十六）船上幼年工身體檢查公約。

第四第五第六三次大會並無議決公約草案，因前三次之公約草案得批准者尚少。

第七次大會（一九二五年）：

（十七）工人災害賠償公約；

（十八）工人因工得病賠償公約；

（十九）災害賠償中本國工人與外國工人同等待遇公約；

（二十）麵包房夜工取締公約。

第八次大會（一九二六年）：

（二十一）海上移民檢查公約。

第九次大會（一九二六年）：

（二十二）海上工人雇用契約之規定公約；

（二十三）海上工人歸國之規定公約。

第十次大會（一九二七年）：

（二十四）工商業工人及傭僕之疾病保險公約；

（二十五）農業工人之疾病保險公約。

第十一次大會（一九二八年）

（二十六）最低工資規定之方法公約。

此外尚有建議二十九種，茲不贅述。

六　國際勞工組織與中國

依照國際勞工組織的規約，凡係國際聯盟的會員國，同時為國際勞工組織的會員國。（亦有非國際聯盟份子，而為國際勞工組織份子者，譬如未加入國際聯盟以前之德，與芬蘭等國是。但此為法律問題，尚未經國際法庭解釋。）中國因為是前者的會員國，所以亦為後者的會員國。現在國際勞工組織的會員國，有五十五國：歐洲二十七國，土耳其俄羅斯不在內；美洲十九國，北美合衆國，墨西哥不在內；亞洲五國；非洲二國；澳洲二國。中國既然是會員國，所以從前北京政府每年都有派代表（除一九二〇年之第二次大會外）赴勞工大會。但所派的祇是兩個政府代表，從沒有派過工人代表，及僱主代表。大會質問之時，中國只以國內產業團體未甚發達為辭。近年來大會中不完全的代表團日少。就本年的第十一次大會而言，參與的四十六國中，未派完全代表的，只有十一國（南美九國，與中國，暹邏。）我國若是想提高在國際上之地位，非想法派完全代表團不可。還有大會中的專門顧問，我國也要派專門人才去充當才好。

國際勞工大會所議決的建議，我國也有采納過。譬如工廠檢查之建議，與加入一九〇六年之禁用黃燐公約的建議等等。但是大會所議決的公約草案，我國却一種也沒有批准。這層也怪不得我國，因爲大會所議決的公約草案，都是根據工業稍爲進步國家的情形而定的。我國工業在萌芽之時，不能適用。所以一九一九年，第一次大會裏曾組織了一個「特別國家委員會」，專討論工業幼穉國家適用八小時公約的問題。該委員會的意見，以為中國的工業幼穉，關稅又未自主，承認中國暫時不能完全仿行歐美各國的現在勞工法。所以只希望中國政府能自己立法保護國內幾個大工廠的工人。該委員會同時又介紹了幾個保工法的原則。特別國委員會的意見既然如此，所以第一次大會在所議決的八小時公約草案中，註明該公約不適用於中國（波斯暹羅亦同）。並謂對於此數國的限制工作時間問題，俟下次大會再議。我國前北京政府頒佈的工廠條例，與上海公共租界的童工委員會的調查與倡議，可以說都是出於受了第一次國際勞工大會討論中國勞工問題影響的結果。自第一次大會之後，中國的問題便沒有再認眞討論。但是中國現在大局已定，想大會不久會將舊案重提，我們要有準備纔好。

照上所說的看來，中國參加了國際勞工組織，從一方面說，可以不受什麼束縛。大凡不適合國情的勞工公約草案，大可以不加批准。因爲我國工業情形實與歐美懸殊。況且國際勞工組織的規約，明明白白的承認：「氣候、風俗、習慣、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不能立刻將牠們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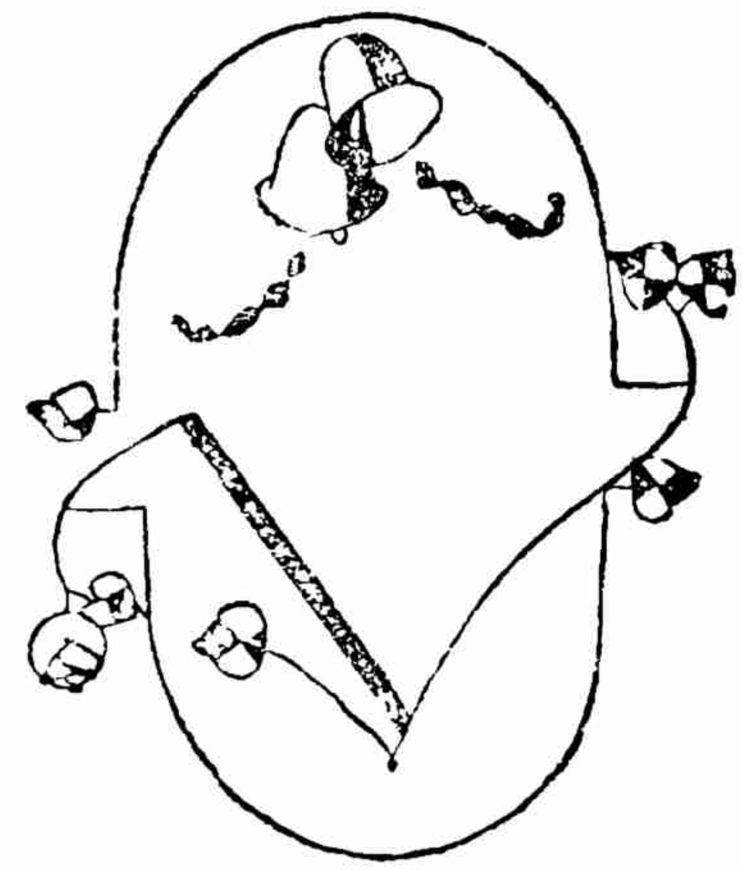
勞動的情形嚴格的統一。」從他方面說，中國同時可得她技術上的幫助，來解決國內的勞工問題；又可以與世界各國合作，維持人道主義，更可以借此監察各國工商業上的特種行動。總之不要放棄權利，徒費金錢才是。我國每年應給國際勞工組織的會費，計國幣十五萬元左右。這筆巨款是在我國每年應給國際聯盟的四十幾萬元會費裏分出來的。因爲國際勞工組織的預算，是包括在國際聯盟的總預算裏面（約佔三分之一，本年國際聯盟的預算爲二千五百萬瑞士佛郎，國際勞工組織得分沾八百萬，）每年同經國際聯盟的大會核准的。我國雖欠他們的會費（欠國際聯盟三百萬元國幣，內中有一百萬係欠國際勞工組織的，）想必不久就能攤還。我們應得的利益，千萬不要忽略才好。

十七年十月草於日內瓦。



託爾斯泰誕生百年紀念

▲託爾斯泰……記者
▲託爾斯泰誕生百週紀念……陳叔諒
▲託爾斯泰與東方……愈之譯
▲託爾斯泰的藝術……彭補拙譯
▲脫洛斯基的託爾斯泰論……巴金譯
▲託爾斯泰的兩封信……味荔譯
▲高爾斯華綏論託爾斯泰……哲生譯



託爾斯泰

一八二八——一九二八

記者

「我們要永遠讚他的偉大的天才。實則只要藝術本身一日不滅，這偉人的天才也是一日不死的。而且還要讚美他的不可制服的道德的勇氣；這勇氣不許他留在教會裏，留在他的社會中，留在他的國家內；這勇氣又制定他使在他的無數的讚美者中間，他依然是一個孤立而不得人了解的人。」

——脫各斯基：託爾斯泰論

託爾斯泰的偉大，是在那一點呢？就只因爲自始至終他是一個「眞理」追求者。在他的小說中他自己說：『我的書中的英雄便是眞理。』他正像一個守財虜，一生只爲」金錢去作馬牛；他又像一個北極探險家，投身到冰天雪窖去求那不可知的榮名。他所求的只是眞理，而他的態度却比守財虜更固執，他的精神也比探險家更勇敢了。爲了眞理，他不恤犧牲他的榮華安逸的生活；爲了眞理他不恤廢棄他的最寶貴的藝術；爲了眞理他更不恤拋撇妻子，在一個荒僻的小車站內，斷送他的壽命。爲了眞理，他在同時，在後世竟永成了一個「孤立而不得人了解的人。」

就他的門第，他的身世，他的地位來說，託爾斯泰是一個從貴族階級出身的人。他的父系與母系，先世都出過許多聞人。他又天賦獨厚。對於生活，看的非常熱烈而認眞。他的靑年時代的經歷，是豐富而且多方面的。他是一個富裕的地主，一個翩翩濁世的公子。一八五一年，他又到高加索去從軍。游歷，打獵，豪賭，縱飲，以至於女色，凡是靑年人所有的玩意兒，他是沒一件不精通的。可是便從那靑年時代起，託爾斯泰的內心已在交戰着，在一面他的異教思想的，多感的，縱樂的天性在牽引着他，而一面嚴格的道德的靈的生活又在諄囑他。在他二十七歲那年的日記中，他已經記着，在他心中彷彿有一種宗教的光在指引着他。在那時託爾斯泰已經主張用原始的基督教來求世界人民的聯合。可是這種動

機却被他的少年時代的怒發的感情所掩蓋了，直到三十年以後，才從新回過頭來。

一八五七年託爾斯泰到歐洲各國去游歷，用懷疑的眼光，觀察西歐物質進步的實況。第二年，回俄國後，他決定回到他的故鄉去幹農村改造的工作。在他的本鄉辦了幾個農村學校，並幫助農民，抵抗地主與警察官吏的壓迫。但過了兩年，他又把農村改革的事業放棄了。在三十四歲那年，他結了婚，料理料理家產，開始過他的安逸的家庭生活。他的兩部大著作，也在這時候開始：一部是描寫一八〇七—一三年間俄國國民生活的長篇名著戰爭與和平，一部是描寫七十年代俄國上等階級生活的小說安娜克雷里娜。在戰爭與和平中，背景的豐富與生動，描寫社會環境的眞實，表現男女人物性格的深人，爲自來巨匠所得未曾有。安娜克雷里娜尤爲寫實主義文學的傑作，描繪人生的畫圖，寬廣深無不與實生活相稱，而又處處覺得生動而靈活。英國 W. D Howells 說：『這便是人生的本體。』是不錯的。

到了五十歲時，託爾斯泰已享盡了人世所有的福利。他有了富裕的財產，有了安樂的家庭，有了廣大的智識，又有了著作的成功；可是一切都滿足了以後，他卻開始厭惡人生了。他開始感覺到人生的空虛與死之恐怖。他曾經說：『爲避免死之恐怖，我幾乎要自殺呢。』從這時起他盡力去追求「神」，根究人生的意義。最初他想從教會中去求得安慰。但因爲他反對基督教的儀式與神祕思想，不見容於俄國教會。（託氏晚年經全俄宗教會議宣佈驅逐出教。）但他對於原始基督教（便是無儀式無迷信的基督教）的信仰卻因此更堅定了。在一八八四年所著的我的宗教中，託爾斯泰規定行爲的五大戒律，即：（1）勿忿怒；（2）勿貪婪；（3）勿立誓；（4）勿抗惡；（5）對於義與不義均以[illegible]之。

從那時候起，託爾斯泰相信他自己已找得了生活的新路。他拋撇了他的奢侈生活，去做鞋匠，作苦工，實行蔬食，過那貧困的生活。連他早年所成的不朽的文學作品，他也看作全無意味。他以爲藝術必須是爲民衆的，方爲眞實。一八九三年他著了一部天國在汝心中，對於政府剝削農民，教會與政府地主勾結的情形，痛加摘發。雖然他的著作屢被檢查官沒收禁止，但祕密發行及在國外印刷輸入的仍是很多。尤其在農民中間，幾乎人手一編。因爲託爾斯泰在農民中間的勢力很大，俄皇也竟不敢奈何他。

在政府方面，託爾斯泰是一個國際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在他的著書基督教與愛國主義中，他竭力攻擊國家主義。當時（一八九四年）俄法協約成立未久，俄法報紙竭力揄揚，稱此約爲歐洲和平的礎石。但託爾斯泰卻早知就裏，他說這個協約的目的，完全是爲了報復，結果在敵人方面也將結成對抗的同盟，因此必不免引起全歐的大戰。果然託爾斯泰沒有說錯，不久，對抗俄法協約的三國同盟成立，終成爲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此外託氏晚年所作的許多小冊子，如致自由黨的信（一八九六年），俄羅斯的危機，時代的末期（一九〇五年）等書中，痛

陳俄皇的惡政，說不久必起大革命，全俄將陷於崩潰。這位八十老人的預言，到如今是已應驗過多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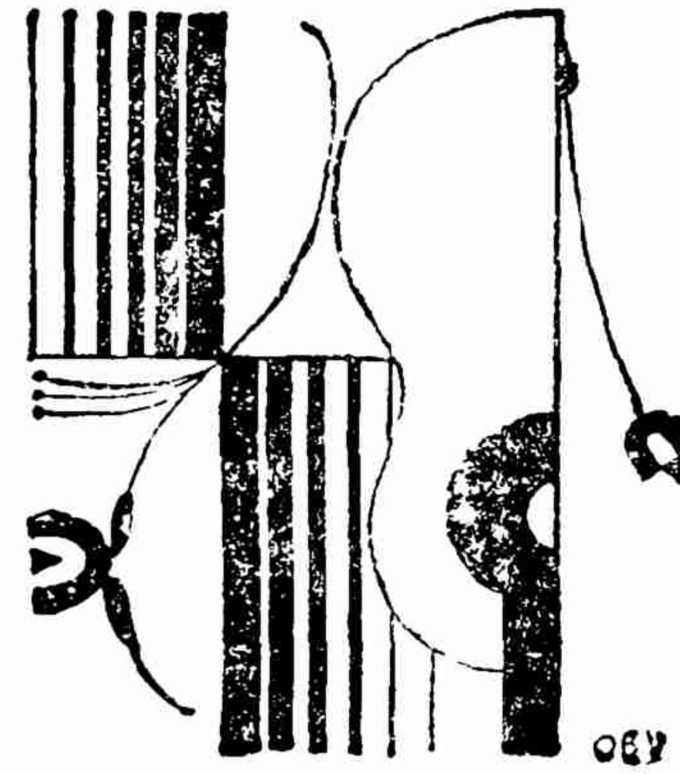
在五十歲以後，託爾斯泰雖決定了他的生活的方向，但是他的心靈的煩悶，仍無法解除。他的無抵抗主義的教訓，在實際上發生許多困難；反對他的人往往拿細小的事情攻擊他，說他自身都不能實行他的主張；便在他的家庭中，他的夫人——雖然是一位賢淑的太太——和兒女，也不能十分諒解他的主張。因此這位七十八歲的老翁，因不勝煩悶，於一九一〇年十一月的寒冬，獨自冒了風雪，離家出走，在阿斯塔巴華(Aslapovo)的一個小車站內去世。

今年是這位伊亞斯奈亞聖人的百年紀念。在這年頭，一切時代的潮流，思想的波浪，都逆着託爾斯泰的方向行走。假如託爾斯泰在生時不得人了解，那末在今日是更不得人了解了。命運彷彿是在播弄這位老哲人似的；在他的祖國，現在卻採用一種和託爾斯泰的主張相反的制度，極端的唯物主義的制度。話雖如此，蘇俄的新政府，在今年託爾斯泰的百年生日，卻特意舉行非常盛大的祝典紀念這位「反革命」的大藝術家。這豈不是因為託爾斯泰是一個忠實的眞理追求者的緣故嗎？託爾斯泰說：『一切都會消滅，唯眞理永存。』讓我們相信着罷！

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

陸侃如

北平克復，大學院派衛聚賢君等往北平接收教育文化機關。事畢，衛君往山西河南調查古蹟，遂在山西萬泉縣北吳村南吳村袁家莊荊村荊淮村南潤村潤辟村文村及縣城附近，文水縣七賢村，汾陽縣花枝村，榆次縣長凝村，河南澠池縣英豪鎮，洛陽縣湯家灣，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十餘處，其中以山西萬泉文水兩處為最多。衛君即將在遺址中所掘得之石斧石錛石刀石環，陶鬲陶鼎泥環，彩色陶片等，裝一大箱，運往南京，已陳列在教育圖書館中，並擬組織大規模掘發云。



託爾斯泰誕生百週紀念

——託翁的生涯與他的思想一瞥——

陳叔諒

一　引言

今年九月九日，是俄國大思想家託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誕生百週紀念日。蘇聯的政府與人民團體，已於今夏發起籌備託氏誕生百週紀念的祝典。在這時候，莫斯科必有盛大的集會了。據莫斯科消息，蘇聯政府預備將託氏全部著作發行紀念版，又擬在莫斯科建造一所託爾斯泰紀念廳，充學生界的宿舍。此外對於託氏的後人，還想醵款以作餽贈。（註一）新俄之所以推崇他們的先哲，就此可以推見一斑了。

可是託爾斯泰決不僅是俄人的宗師，而是全世界人士所景仰的。『他是世界的人物，其力量之大，足以超絕現代而直貫將來，不僅是一時代一國的偉人』（註二）在十八年前，他以八十餘歲的高年，毅然出家，以尋求他「眞正的生活」，終於不久在南俄一個小車站病死了。消息傳聞，莫斯科的農民如失父母；舉世各界，同聲震悼。近世思想家感人之深而且廣，可說沒有能及託氏的了。

託氏之所以受世人景仰，決不僅因他在文學上或任何一方面的成就，而在他的整個的偉大。他的過人之處，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至少有下列幾點。第一是他的思想的廣溥與著作的繁富。他是無所不學，無所不思，無所不發言立說的。他以一身而爲文學家，宗教家，教育家，政治家，社會改良家，藝術評論家，乃至廣泛的批評家。一生著作，可成單本的已百餘種，此外短文還不勝盡計。其次是他的思想的卓特而精神。他的思想雖然也有所因，終究是他自己的思想。他是不計成敗，不顧毀譽，不畏權勢，不怕孤行的。他認定『善惡的標準，不關衆人所言所行怎樣，亦無所謂進步與不進步，而只在我的良心』（註三）所以只要他心以爲是，以爲合於眞理，雖至違逆全世界，他還是盡力倡導的。雖然他的言論不無偏激之弊，但思想的大勇，實非常人所可及。第二是他的力行救世的精

神。他不僅是一位博學深思的學者，同時也是刻苦篤行的實行家。他的早年的放縱，引起中年以後的深刻的懺悔；因此勞作自苦，盡他的力以愛人救人。他的學問愈深，實行愈苦；年事愈高，愈成其為修道士。這一點在近世思想家中，更不多見，也特別是託氏之所以成其偉大呢。

我們要了解託爾斯泰的思想，還須更注意俄國與西歐近代政治的變遷，俄國的社會狀況，以及斯拉夫民族的特殊民族性。因為任何個性強烈的思想家的學說，都不能不受他的環境的影響，而託氏的言行，更與他的特殊環境與時代極有關係。他的久長的生涯，見到俄皇尼古拉司第一(Nicholas I, 1825—55)亞歷山大第二(Alexander II, 1855—81)亞歷山大第三(Alexander III, 1881—94)以及尼古拉司第二(Nicholas II, 1894—1917)治世的前期，正是俄國專制勢燄極盛之時。我們如果不察這些羅曼諾夫君主專制的行為，囚放殺戮的殘忍，以及當時革命暗殺的恐怖，簡直不易了解託氏以及俄國其他學者之無政府思想。同樣，我們必須明白「密爾」(Mir)組織下大地主的專橫，農奴的痛苦，以及工業革命潮流之東漸，方可以明悉託氏社會思想的由來。至於俄國的民族性，因自然與人事之酷烈的作用，形成一種任情偏激敬天信命忍苦犧牲種種特色。因此有許多俄人的思想行為，往往奇特難解，託氏也就不是例外。他批評攻擊，往往偏激過當，他提倡極端的捨己愛人，又實非常人之所能。涉羅里(C. Sarolea)說：『此大思想家所鼓吹之學說，這麼奇謬難行，實非我們所能解。……欲釋此疑，殆非身為俄人不可。』(註四)但如果我們能多研究俄國，多讀俄人著作，也可增加我們的理解呢。

中國近年對於西洋學術思想，已能有全般的注意。近世歐美的大思想家，都已漸漸介紹到中國。關於託爾斯泰的學說與他的著作，十幾年來，翻譯傳譯也頗不少。(註五)作者以為託氏的思想，特別有介紹與今日智識界的價值。因為他那博大宏肆的精神，足以矯正今日思想界狹隘浮淺的現象；他的卓然獨立的精神，足以振刷今日國人比附依違的頹風，而他的刻苦篤行，尤足以激勵國人空談欺人苟且自利的末俗。所以我們今日紀念託氏，不但尋繹舊聞，考其言行；更願藉他的人格，以救濟今日中國思想與民風的墮落。茲就淺覽所及，略述託氏的生世與他的思想之最主要的幾方面，以成本篇。譾陋掛漏自多無當；只不過假紀念之令節，以表企仰之思而已。

二　託爾斯泰的早年生活

託爾斯泰的言論著作，與他的生世息息相關。我們要了解他的思想，特別有注意他的生平的必要。託氏久長的生世中，俄國經歷種種的變化，他的個人生活也就發生繁複的變動。我們綜觀他的生平，約略可把他分為五個時期：(一)長成時期(一八二八——五一)(二)從軍時期(一八五一——五六)(三)旅行及教育時期(一八五六——六二)，(四)婚後著作極盛時期(一八六二——七九)(五)宗教時期(一八

七九——一九一〇)這樣的分期自然很多不妥;只求敍次之便利,藉此以表示他一生大體的變化罷了。

(1)託爾斯泰的出生受教育與其放縱生活(一八二八——五一)

託爾斯泰是以愛敬平民著稱於世,但他自己的家庭正是俄國一家有名的貴族。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1696—1762)的時候,有一位大臣叫彼得託爾斯泰(Peter Tolstoy),以功封伯爵。(這便是託氏襲爵伯爵的由來)他的曾孫伊利亞(Elia),生子尼古拉司(Nicholas),便是託氏的父親。尼氏因家爽破產,後來娶了一位王女瑪麗(Marie Volkonsky),得稍復舊時的產業。

一八二八年九月九日,(註六)利奧、尼可來維基、託爾斯泰(Leo Nikolaievich Tolstoi)誕生於俄國仝拉省(Toula)之耀斯那耀、波力安那(Yasnaya Polyana)本村。他的母親瑪麗,在託氏未滿周歲以前,就遺下了五個子女而去世了。不久(一八三五),那位不幸的老伯爵也接着去世。於是託氏兄弟教養的責任,就落在二個人的身上:一位是他的叔母亞歷山得里亞(Alexandria Osten-Sacken),一位是他家的遠戚德瑞娜(Tatiana 他亦稱為姑母)。亞氏的虔誠,與德氏的和愛,與託氏以精神上極大的影響。

他的幼年教育,是從叔母家的德人教師就學;天性不羈,不肯勤讀。後來亞氏去世,他與兄弟改赴喀桑省(Kazan),居於叔母猶希甫夫人家裏,因此就進喀桑大學(一八四三)肄業。他在大學裏,初學東方語言,改習法律,都無所成。幼年的喪母,已使他養成放肆的習慣;大學裏貴族同學的惡習,益使他隨衆徵逐。他觀劇,赴跳舞會,賭博,閑遊,甚至走妓寮,結果卒至輟學歸去。一八四七年秋,轉入聖彼得堡大學。初到首都,曾能發自勉,顧不久又復浪費縱博,徵逐聲色,終至債臺高築。但當時西歐的新思想,方漸漸傳入俄國,託氏際此時會,得博覽羣籍,其間盧梭(J. J. Rousseau, 1712—78)的著作,尤為他所愛好。所以他雖然放浪形跡,學問也就在此時大進。次年,以考試落第退學,留居首都,度他極端縱慾的生活。可是他的宗教思想,時時發動;放縱愈甚,悔悟也愈深,并且離開學校以後,他益得自由研究。對於人世各方面,也得到真切的經驗與深刻的觀察。所以這三年中(一八四八——五),雖然近於黑暗,(註七)在託氏的全生活上,正有很重大的意義。何況他的高尚思志,與人世的慾念,無時不在劇鬭之中,他的內心始終是光明照耀呢?

(2)高加索從軍與著作事業的發軔(一八五一——五六)

託爾斯泰在他的三兄一姊之中,最敬愛他忠厚的長兄尼古拉司,其時在高加索(Caucasus)俄駐軍某聯隊中任礮兵士官。一八五一年三月,託氏為避債與旅行之目的,蹤尼氏到高加索。他久過都市繁擾的生活,忽到樸質清靜的山鄉;於是山景之美好,氣侯之和煦,以及山民生活之醇樸自由,都足與他的生活以新的意義。投軍以後,馳馬漁獵,意興甚豪。就是壯健天真的土著婦女,也是他愛好的對象。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 1854—56)之中,他就在軍中任少尉,參加娑乚斯乇支甫(Sa-

vastopol)之守禦。其後英法軍大至，俄軍潰敗，托氏意興頓消。又因在軍中狂賭負債日重，因於一八五六年歸聖彼得堡。

這似乎是一件意外的事：這位大著作家的著作事業，就開始於這從軍之時。更可異的，他不取當前的生活，偏來回溯他自己的早年生活與心境，供他的「處女作」的資料。這樣，他於一八五二年(二十四歲)作成了幼年時代(Childhood)，投登於俄國現代雜誌 (Russian Contemporary)署名L．N．T．居然被採登了。此後，托氏又接着著地主之朝(The Morning of A Landlord)，哥薩克(Cossacks)，侵伐 (The Incursion)等書，都隱寓他的生活與見聞。更自述長成後的生活，接着幼年著成童年時代(Boyhood)。這些文字都先後在現代雜誌發表。及戰中躬與守禦之役，又寫成綏凡斯多波爾戰紀 (Sevastopol, 1854—55)三篇，隱斥人類殘殺之罪惡。現代雜誌是俄國改進派文人所主持，內容多是當代有名作家的作品。托氏以一少年軍官，其文字屢在此雜誌發表，且博得文壇之稱許，文名就此漸著。

當他脫離軍隊歸居首都之時，(一八五六)他已卓然為俄國文壇後起之秀，得與當時文人學者相交游，而與著名小說家都介涅夫(Turgeniev)交往尤密。可是托氏孤高不阿，往往與人立異，尤其反對以文學鼓吹革命，因此漸與時人相衝突，而與都氏尤多爭論，結果卒至決裂。同時，他的慾性，至首都又復發。在繁華的都市中，他『徹夜飲博狎妓，晝則酣睡如死人，到下午二時纔起來。』(註八)只有他自己宗教的理性，繼續與慾性相戰鬬。最後卒以與朋友不相得，情場又有一回失意的事，出國作西歐之游。

(3)西歐旅行與教育事業(一八五七——六二) 一八五七年一月，托爾斯泰出國作西歐之游，不久歸國。十一月又作二次旅行，所至有英，法，德，意，瑞士諸國。在英參觀議會，在德參觀幼稚園，在瑞士欣賞湖山景色。而其在巴黎觀殺人之刑，尤給他以極大的感動，以為『無論進步世界的公理如何，終不能說殺刑為是。』(註九)回國以後，他常留居耀斯那耀本村。回溯青年期的生活，續作青年時代(Youth)，又著小說數種。(註十)此時，他忽傾心於教育，以為這是改革社會的根本。一八六〇年七月，他專為考察教育，偕長兄尼古拉司重游歐洲，於次年五月歸國。在歐洲得與教育家弗羅培爾 (Froebel)及法國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Proudhon)相結識。(尼古拉司就在一八六〇年病歿於法，托氏深感悲戚。)當時俄帝亞歷山大第三下令解放農奴(一八六一)土地權大有變動；因於各縣設治安仲裁官，以辦理糾紛。托氏曾在本省任此職，不得志辭去。此後他就由考察所得，在本鄉從事教育事業。他在本鄉設立理想的鄉村小學，教育農民子弟，自己擔任教課。同時更辦一種學校雜誌，又先後著書數種，發表他教育上的主張。(註十一)

托氏的教育思想，受盧梭的影響極大。他傾向放任主義，主張個別發展，反對規律，反對訓練，反對背誦與試驗，反對所謂教育法(Padagogy)。他所辦的鄉村小學，頗多採取盧氏愛彌兒(Emile) 一書的理想。因為

這種自由的制度，違反政府與教會的律令，他的學校與家庭突被警察搜查，學校終於停辦。（一八六二）託氏的教育理想雖然多因襲而少創見，但其自信之篤，力行之勇，在教育後進的俄國，已占很重要的領導地位了。

（4）結婚與藝術上的努力（一八六二——七九） 託爾斯泰教育事業受干涉而停頓之時，他已是三十五歲了。青春的韶華已成過去；已往的放浪的生活，都是他此時懺悔的資料。他少年的放佚，本來無時不受他的宗教性的裁判；到了此時，他更深深地悔恨過去的失足，感到歸宿於家庭生活的必要——於是他的結婚，遂與他的生命以一種新機。

一八六二年九月，託爾斯泰與一位年輕的聰明的女子蘇菲亞柏爾斯（Sophia Behrs）女士結婚。（女士時年十七）蘇菲亞溫和賢慧，對託氏傾心相與，託氏一生，得其助力不少。結婚以後，他們同住本鄉，度着很愉快的生活。也許因情好的激勵，他的文思頓見煥發。他的畢生名著戰爭與平和（War and Peace）與婀娜喀侖尼娜（Anna Karenina）二書，就先後出世。戰爭與平和本是託氏原定的一本描寫十二月黨（Decembrist）的小說擴充而成，歷六年辛勤的工作，始得完成。（一八六九）這本結構複雜描寫深刻的小說，不但激動一時的人心，（對戰爭的反感）并且為世界文學界上留下一本不可磨滅的巨著。同時，託氏又窮究哲學，學習希臘文，又回鄉養病，編小學教本。三四年中，文學的作品忽又沈寂。一八七六年，他的第二部文藝巨著婀娜喀侖尼娜出版。這部描寫家庭與戀愛問題的小說，是有感於一件實事而作。全書描寫各級社會生活的精妙處，處處足以令人感動。與戰爭與平和性質不同，而各有獨到之處。（註十二）在那時候，託氏已實行勞動，并深究聖經哲理。他的文藝的努力，終不能奪他宗教的玄想。更以姑母棄世，（德瑞娜死於一八七五年）子女夭折，而夫人之秉賦與教育，使其習於貴族生活，與託氏的平民思想大相背馳。這些事都足與他以深刻的痛苦。於是他的心理與環境交乘的作用，卒使他的生活特別在宗教方面開一新面了。

三 託爾斯泰的澈悟與晚年生活

（1）懺悔與他的宗教生活 託氏生於東方正教（Eastern Orthodox 基督教之東方一支亦稱希臘教）的俄國，本為一個正教徒。但他對於教會所行的宗教儀式，早就加以懷疑。而在放浪不羈之中，又常對上帝悔咎。及至高加索從軍，他忽生改良基督教之念。結婚以後，深自韜晦，益窮究聖經，以昌明原始的基督教自任。至一八七九年，託氏著懺悔（My Confession）一書，歷述他一生宗教思想的變遷，與他那時宗教上的覺悟。一八八二年出版。此書與他以前所發表的幼年童年青年合觀，可為託氏的自傳。但就其所述的澈悟，後人多視此書之著作，為託氏生活上新時代的開始。因他的此後生活深含宗教的意味，論者亦有將一八七九年至一九一〇年稱為他的宗教時期。

懺悔一書在解釋託氏生活的意義上，比其他一切著作為重要。當時，

託氏的心理，對於一般人矜爲成功的他的文藝著作，簡直視同無物，而惟苦心探索宇宙的奥秘，人生的眞諦。同時，他更以研究希伯來文學的結果，作聖經詮譯(Shor tExposition of the Gospel)，幷接着寫成論宗教的書多種。(註十二)(一八八三——一八四)他當時確信「捨己愛人」是敬神的正軌，亦即人生最大的職務，捨己必勞動自苦，愛人必須爲人服務，於是他穿着布袍，用繩束腰，躬事農作，尤其常常做靴。後來，他爲家人的關係，遷家莫斯科，深厭都市的繁華。同時他的夫婦生活也日益發生隔膜。他的夫人守着貴族習慣，不但不肯降低家庭的供張，幷且不滿託氏的苦行。不忍默視，則出之規勸。託氏力以孤行自持，不能使夫人相從爲苦，於是誠摯的忠告，適成逆耳的異議，因此二人常有爭議，夫婦的感情漸離。一八八二年，莫斯科有貧民調查之舉，託氏志在救世，遂欣然參與其役。他在調查中目擊貧民的痛苦，大爲感動，歸著我們的責任(What shall we do then?, 1884–86)一書。當這時候，託氏年將六十，一生著作功業已是不少。在通常的學者，方將躊躇滿志，漸呈厭倦，或竟退隱不復問世。但在託氏則處境愈孤，精神愈充，執忱愈高，自信愈強，志量亦愈廣。不但文藝著作，又復煥發一時；幷且更推其救世之懷抱，努力於政治社會改良之業。

(2)文藝著作的復燃　託氏的理性常使他輕視文學，而他的嗜好又使他不能忘情於文學。方他的夫人與朋友以他不專力文學引爲惋惜之時，他的文藝作品忽又源源出來。他的有名的小說伊凡伊利基的死(The Death of Ivan Ilyitch)，劇本黑暗的勢力(The Power of Darkness)都在一八八六年出版。次年，發表人生論(On Life)，具體的表現他的人生觀。一八八九年，他發表了一本隱斥家族制與婚姻的小說——克論澤索奈他(Krentzer Sonata)。對於婚姻性慾與婦女問題，流露着深刻獨到雖然不免偏激的見解。(註十四)他的青年期的縱慾，使他在此時發生極端的反動——他主張眞正基督教徒以保持絕對貞節爲正軌，已婚的人則永不能離婚。此後，他仍偶然寫些短篇小說故事之類，同時努力於社會活動，而爲救濟高加索教徒籌費起見，作成了他的晚年名著——復活(Resurrection, 1899)。復活是一本深含悲劇意味的小說，不但在藝術上有很大的價值，幷且可以推見託氏宗教上高尙的精神，怎樣從放佚的悔悟得來呢。

(3)社會事業政治活動與藝術論　一八九一年，俄國發生普徧的饑荒，託氏本其服務平民之信仰，再度參與救濟之役。他提出建築貧民作宅與饍食所的計畫，賴他的號召提倡而得生者數萬人。當時他尋求貧窮的由來，益歸罪於政府與私產制的存在，於是他先後發表著作，(一八九三——一九〇二)表示他的無政府主義與廢除私產制的主張。(註十五)而他的反對時流藝術的名著藝術論(What is Art?)亦在一八九八年(復活出版以前一年)出版。這是託氏發表他藝術上主張的要書，抨擊當時流行藝術的墮落，非常劇烈。他以爲藝術是人類傳達情感的一種活動，所以藝術之作用不在享樂，而自有其「人道的意

義。」作攻擊時流藝術以後，他提出建立「宗教的藝術」的主張。以爲眞正的高尚的藝術，當表達發揚基督教博愛大同的主張。(註十六)他一方面攻擊時流藝術，同時又指斥當時的科學。他的攻擊近代自然科學，(註十七)不免失於偏激，但與他的宗教的苦行的人生觀，還是一貫的呢。

託氏在原則上雖然否認政府，但他在晚年熱心社會事業之中，對實際政治問題也很多表示。他曾上書俄皇，請寬辦暗殺案(一八八一)，上書海牙和平會(一八九八)又屢上書尼古拉司第二，抗議虐政，(一九〇一)反對日俄戰爭，(一九〇四)反對軍法處之設立。(一九〇八)但他雖痛惡專制，同時又反對近於暴力的革命。在日俄戰時發生革命運動(一九〇五)之中，他竟公然出而非難，頗爲時人所不滿。同時，他因攻擊教會而爲東方正教會宣布出教，(一九〇一)亦引起了平民對他的懷疑。於是他審察四圍之環境，莫不拂逆他的理想，胸中盤旋的人生問題，又不得解決。脫離世俗之念，遂湧發不能自制了。

(4)最後的偉大——他的出家與逝世　託爾斯泰雖具豐富高尚的思想，但缺乏堅強的意志。他一生充滿着矛盾，尤其是信仰與行爲的矛盾。他感於家庭生活之太違反他的理想，早就有離去而實現清高的生活的意思。在藝術論出版之前一年(一八九七)他曾一度下了出家的決心，留下了一封給夫人留別的信。(這信在他死後始發見)(註十八)信中說明他的「生活與信仰矛盾」的痛苦，與他的尋求「清幽安息的生活」之「決心」，感謝他的夫人已往的恩誼，請她諒解他捨家的苦衷。但是他的「決心」終究未卽實現，并且在此年以後，更度着十四年世俗痛苦的生活。(一八九七——一九一〇)在這十四年中，他更飽嘗所謂「生活與信仰矛盾」的痛苦。而對於實際政治問題，卻常有所表示。(見上)一九〇六年，託氏年八十歲，國人爲他舉行盛大的紀念會，各國人士備致欽仰。但他的聲望愈高，他的精神上痛苦也愈深。經過長久的躊躇，他終以八十二歲的高年，毅然捨家而去。他的矛盾，至此可說得到最後的一致；他的宗教生活，也終於達到最後的完成了。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十日(俄曆十月二十八日)清晨，託爾斯泰出家人的不意，脫離了家庭，尋求清幽的生活。他與他的書記麥克維齊(Mackovitshi)博士同行，留信給他的夫人，(註十八)說明決離塵世之故，請她勿相追跡，又說撒莎知他所往。撒莎就是他的愛女亞歷山大拉(Alexandra)是與聞他的密謀的。他於是晚到阿卜丁僧院　(Optin Monastery)投宿，次晨再行，到沙馬丁(Sharmadin)尼庵，訪他的姊瑪麗(Marie 在此庵爲尼。)旁晚，亞歷山大拉來告，知道他的妻子將追蹤而至，因急偕麥氏與女南行。那時託氏年老力衰，因步行勞頓，肺炎的宿疾大發，因折至亞斯搭波佛(Astapovo)一小車站。他的夫人與子女三人蹤至，託氏獨拒絕與夫人會見。臨死數日，他常反復自語說『一切都單純而好的。』臥病八天，他終於十一月二十日逝世。靈柩運回故鄉，學生與農人來會喪者無數，葬於耀斯那耀本村叢林之中。託氏晚年的生活，引起全世界人士之欽仰。名流學者，多遠道來此南俄的小村，來訪

這位博學愛人的老人。關於人世或個人的問題，往往得他一言以爲決。及驚耗傳聞，歐美各國人士都爲震悼。『自有生民以來，以一人的死亡，引起世界各階級的哀悼，如託氏者，幾可謂亘古今而未有的了。』(註二)

四　愛的宗教與無抵抗主義

託爾斯泰的一生，可說是與宗教相終始。綜觀他一生的言動與行爲，雖極繁複多變，往往可歸宿於宗教。所以我們研究他的思想，開始就得注意他的宗教觀。

託爾斯泰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但他是基督精神直接啓示下的基督教徒，而絕不是通常基督教會下的教徒。他崇拜耶穌基督，他推尊基督的愛的精神，晚年甚至自說『對基督教並無偏愛，』而信『宗教的眞理，古今東西只有一致。』(註十九)所以他崇奉力行的宗教，可說是一種廣汎的「愛的宗教。」

宗教的必要　開始，託氏認定宗教是人生所必要的。十九世紀歐洲學者受科學發達的影響，多有倡「科學時代繼承宗教時代」之說，託氏力辯其謬。他以爲理性的人類在「內心的認識」裏都不能不解決一個根本問題——「人爲什麼生活」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一切宗教所由出」。他因此爲宗教下一個界說：

「宗教是人所建立的自己單獨的個人對於永久無窮的世界或其原始來源的一種關係。」(註二十)所以宗教先一切而存在。所謂道德，卽是『人類生活永久的方針，自宗教所得「人對世界關係」演繹而出者。』(註二十一)

基督教是最完善的宗教　其次，託氏以爲基督教是各種宗教中最完善的宗教。他以爲「人對世界關係」的解釋雖多，根本上不外(1)原始一己的，(2)異教社會的，與(3)基督教或神的三種。因爲基督教的「人對世界關係」視人生的職務，只在於爲「高尚的自由」(上帝)服務，所以範圍最廣，理想最高。

理性與愛　基督教教人服務上帝，其要旨究是怎樣呢？由託氏所見，在循行宗教儀式修陳教條的教會中，絕對不能尋求眞正的基督教。眞正的基督教的精神，不在儀式教條，而只在「理性」與「愛。」在他的人生論一書中，他明說人性包含動物性與理性；人生的幸福，在以『動物性的人格，從理性的法則。』理性是上帝所以支配人生的最高法則，而『循理性而活動，就是愛。』(註二十一)因爲上帝普愛衆生，所以要服務上帝，則必『愛人。』愛人的要旨，一須捨身忘我，二則須爲人人謀幸福。『基督教的倫理，要求爲服務上帝而否定自我個人，……貢獻其生活爲他人服務。』(註二十)

我們要愛人，第一須丟棄自私之念，而努力勞作，實行克苦。他確信勞動是上帝的意旨，人類的天職。上帝對亞當說：『從你額上的血汗，得到你的麵包。』(註二十二)託氏有一農友 Bondaref 力行此訓，他也由此確信『賴工作以得食，確是人生根本的宗教律。』(註二十三)他更倡導

『工作當竭其力而欲望當求其簡』以為這是『經濟的道德』。(註二十四)他愛敬平民，願為平民謀幸福，但仍勸平民勿棄勞動刻苦的生活。因為『敬神的生活只有捨棄一切逸樂而勞動自苦以恤人。』(註二十五)他晚年就實行「勞動自苦」降低生活供應，布衣素食，從事耕種製靴之役。雖然論者有譏其言行不相符者，他終究是心嚮「刻苦忘我」的生活，勉力以赴之了。

為人謀幸福，在原則上自是沒有分別。所以他認定『人道的目的，不是物質的進步，而是人類全體的幸福。』『我們須竭其全力，以謀全體人類的幸福。』(註二十六)但在實際上，貴族田主輩恃其權勢，欺虐平民；所以我們尤當以救濟貧苦的平民為當前的急務。他愛平民，不是出於憐惜，而出於尊重的態度。他推重平民簡質勞苦的生活，為「真正的生活」。所以他的著作，時刻站在平民的地位，他的行動，也力求為謀平民的利益。他既曾屢次參與救災，平時也常以讚助平民為急。他雖然因家庭的阻難，事實上未能盡棄私產，而在理想上，直將為一丐兒而捨去其最後之一錢。他曾在一小册中描寫二富人之捨去財產以救丐兒，將自己的枕氈麵包乃至臥地的乾草都給與了。因為他相信『犧牲到底，纔是真愛，真愛不限制犧牲，且實包含捨身呢。』(註二十七)

這裏就發生一個簡單的問題，對於平民當實施其愛，對於暴力加人者應該怎樣呢？為了平民的幸福，我們是不是當設法剷除虐害平民的人呢？托氏根據他的愛的教旨，忠告世人決『勿以暴力抗暴力』并且當『愛敵人』。於是他的愛的宗教發揮之極致，無抵抗主義遂成自然的結論了。

無抵抗主義 托氏在發表他的懺悔錄以後，就勞苦力行，依據基督的教訓，定了五大戒律(一八八四)：自怒戒，色戒，誓戒以外，就是戒勿抗惡(Resist not evil)，勸人愛敵(Bless your enemy)。基督嘗教人，說人打你就受了，他人奪你的東西就給他，甚至說『有人批你的左頰，更請他批右頰。』他在山上設教，又教人『勿抗暴惡』。(註二十八)可知真正的基督徒遇暴惡時，只有忍受而沒有反抗。後世哲人，頗多本此旨而推闡「無抵抗」的學說。托氏服膺基督之教，更光大其說。他說『人若以自己的生命為屬於自己而自謀快樂，則生活就失其意義。』(註二十九)他的生活的意義，只在忘我與愛人，而「無抵抗」(non-Resistence)的法則，就是「愛人」的教旨之自然的結論。人類習於世俗的殘狠的習慣，不知「抵抗」之為罪惡。由他看來，基督徒決無「抵抗」之事。他曾以一個兒童被竊於盜為例，而申說我們不能因此殺盜。(註二十九)他甚至以為如果一人被狼所逐，也不能殺狼，因為『如狼可殺，人亦可殺，……以殺為可止惡，而惡反遍布人世了。』(註三十)這種絕對消極的學說，簡直非我們所能了解；但從他的「博愛」的教旨推闡起來，無抵抗主義不能不說是「邏輯的結論」了。

非殺與非戰 因為愛人，因為反對抵抗，所以托氏一生提倡和平；(嘗自稱為和平主義者 pacifist)竭力反對殺戮，反對戰爭。他在巴黎

目擊死刑，『全身爲之悚然。『以爲』卽使人人以爲殺是開闢以來必要而有理之事，我亦將斥爲非必要爲大惡。』（註三十一）以後他一生反對殺刑，不遺餘力。他以爲君主之被刺不是特別可驚的事，因爲他們平常時刻準備殺戮。他更提出世人放任殺戮之罪惡，大聲疾呼的促世人驚醒。『停止參與社會上可以引起殺戮的設施，』『打破自利心與愚鈍。』（註三十二）直至他臨死以前的十天，他還草一篇論廢死刑的文字，爲他的最後著作呢。（註三十三）

戰爭是集合的大規模的殺戮，自然更爲他所竭力排斥的了。在非戰的文學家中，託爾斯泰卓然占一重要的地位。他的戰爭與平和，譏寓戰爭的罪惡，感動了世界無數千萬的人心。此外他的論文與文藝作品中，非戰的色彩常多可跡。至於戰爭一事之所以發生，他以爲實出於政府維持威權籠絡人民的計謀，於是他的和平主義推衍之結果，就不能不進而攻擊握威權的政府了。

五　基督教的無政府主義與他的社會思想

政府的性質　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在十九世紀的俄國，可說是發揚滋長最適宜之地。在託氏以前，巴枯寧（Bakunin 1814－76）卓然爲一有力的領袖。但巴氏鼓吹劇烈的「直接行動」，其影響使俄之無政府黨，往往參與暗殺恐怖的行動，深爲和平愛人的託氏所不滿。託氏的政治思想，也自基督教的博愛出發，認定人類的絕對平等，否認法律的存在。他以爲『法律是有組織的強權爲侵害不服從他們的人而設的一種條例。』（註三十四）「有組織的強權」就是政府，其作用只是握權的支配者強迫多數被支配者服從的工具。所以『爲給養這些支配者，人民就負納稅的義務；爲維持支配者的利益，人民又負守法的義務；更爲支配者準備殘殺不服從的人民，人民又負當兵的義務。』「政府」自謂保護人民，實際上只是假兇暴的法律，以袒護少數特殊階級，虐害多數的人民。尤其是政府假托保國衞民的理由，掀起悲慘的戰爭；或以和平秩序爲藉口，殘殺不服從的人民，爲更殘酷無道的行爲。所以，由託氏看來，『政府不但不需要，而且是最不道德的組織。』『人類欲從奴隸地位中解放出來，只有除去政府。』（註三十五）

破壞政府的方法　推翻政府的方法，不外對於政府所以自保的方法，對症下藥。第一，因爲政府催眠人民的思想，所以根本先要轉移思想，尤其要推翻迷人最深的「愛國思想。」他力斥愛國思想之偏私謬妄，以爲『官吏要升騰地位，故倡愛國以自重；軍人要想在戰中得功，故藉愛國以掀動戰爭；學校教員亦假愛國以聯結政府，而君主則更假愛國心之力以保位享樂。』所以，『現代的愛國思想，就主義說是愚蠢，就動機說是卑劣，』（註三十六）是理性的人類所當打破的。其次，因爲政府支配人民的主要方法是法律制裁，徵收租稅，與軍隊威嚇，人民就得對這三件事作消極的抵抗。人民如能打破沿傳的思想，自必能拒絕參與一切關於政府的義務與權利。第一，不參與一切政治活動與兵役，第二，拒絕

納稅，第三，不求助政府保護私產及其他。(不訴於法律)(註三十五)這些平和的非革命的手段，託氏信爲簡而易行而且易於收效的。他反對採任何革命的方式以對付政府，因爲對付暴力，決不能採取暴力的手段。只有不採取暴力，總可謀「愛的社會」（就是「天國」）的實現。這樣的政治學說，完全與他的愛的宗教與無抵抗主義相合，乃是基於基督教的純理想之上。世人所以稱託氏爲「基督教的無政府主義者」(Christian Anarchist)，而他的無政府思想也就自樹一幟了。

私產制的廢除　託氏社會思想的中心，可說是築於私產制的否認之上。他以爲在私產制之下，任何社會改良都無從談起。因爲私產制顯然違背了基督的教訓，并且爲一般民衆痛苦之源。『無產者固然深受壓迫，有產者亦多因財產受禍』。推而至於『國家政府的陰謀侵略……何一不爲財產。』所以『私產制是萬惡的源泉，使世人競謀財產，而忽棄人道的要務。』(註三十七)欲謀人類全體的幸福，必當加以剷除的。

反對社會主義與社會政策　託氏既主張推翻私產制，是不是將採取或種社會主義的途徑呢？我們只要明白他的「不抗暴力」的宗旨，自可推知他對於社會主義必取反對的態度。他以爲『社會主義各種學說，結果不過建設一種新威權組織。以暴易暴，人民仍不得解放。』所以『我們要改進社會，既不能扶植政府的威權，尤不宜引納一種新式革命，或社會主義的威力。』(註三十八)在又一方面，託氏也反對所謂「社會政策」。他以爲當時西歐各國政府提倡施行的勞工立法，只是捨本逐本無補事實的僞善。不打破現社會組織，終究談不到澈底有效的改革的。（見我們的責任。）

單稅制與對私產制的不合作　託氏的社會思想多攻擊破壞之言論，而缺乏建設的主張。比較上有具體主張的，還是在土地問題方面。他曾歷觀土地改革的各種方策，確定的提出『最公道適用的方法，要推亨利喬治（Henry George, 1839－97）的單稅制（Single Tax System）。』(註三十九)（其學說大抵即由政府廢除一切賦稅，而專征高率的土地稅，使地主不能自存，乃漸次由政府收回，分配之於平民。）因單稅而漸漸平均地權，調劑貧富，可說是廢除私產制的初步。至於怎樣推翻私產制以及建設新社會，他很少具體的表示。他只反覆勸導世人在原則上否認私產制，却又諄諄戒人切勿用力量以從事革命與暴動。他只提出『停止參與私產制度』的原則，勸人『不要租地主的田，來代他們耕種。』(註四十)在實際上，他所主張抗稅等不合作手段，既足使人民陷於囚殺的危險；而所謂不種租田，他希望藉以餓死地主或逼他們放棄土地者，實際上更將先陷農民於餓死！但是，託氏的政治社會學說雖似不切事理的理想，他那救世的眞摯熱忱與偉大風度，眞足以永垂不滅了。

六　結論——託氏思想的總觀與批評

託爾斯泰一生的事蹟，本文已作一概略的敍述。因爲他的宗教觀與

他的政治社會學說，最可以見他的中心思想之所在，所以敍述大要，其他各方面的思想，不復分析旁及了。雖然他的著作繁多，陳說廣溥，他的思想，終究有一種共通的線索與傾向。認淸了這中心思想，他的各方面的學說與行爲，更可以使我們明瞭眞相了。

他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很簡單的可說就是一個「愛」字。理性是人生最高的法則，而理性的活動就是愛。這種博愛的精神，就是一般所稱道的他的人道主義的中心。因爲愛人，所以非殺非戰，形成他的和平主義的傾向。而愛人的積極表示，則以勞苦的平民爲「眞生活的策源地」，(註四十二)所以特別愛敬平民，願爲平民服務，這又是他的平民主義的根據。(此所謂平民主義指崇尚平民，與通常所謂 democracy 不同。)其次，他既欲爲平民謀幸福，自當力除平民的痛苦。他承認現今的政府與社會組織，是平民痛苦之源。因此，他主張推翻現實的政治與社會制度，甚至根本否認一切他所謂「文化」，與盧梭同樣的主張「返歸自然」，形成了他的自然主義的主張。這樣說來，他欲謀平民的幸福，應該力謀推翻現制了。但在這裏，他的思想受了限制，他的最後目標受了他的根本出發點的限制，——「愛」的教旨指示人們「勿用暴力！」因爲我們不該以暴抗暴，於是他的推翻政府與私產制的手段，只是一種消極的「不合作，」而他的學說遂成一種奇異的矛盾。——痛惡現制而不願以有效的手段推翻現制。這種無抵抗主義的原則，又可說是他的哲學的一種要素。綜括說來，他的各方面的學說，都可說是以「愛」爲出發點。愛是他的思想的中心，因愛而篤行人道，因愛而力倡和平，因愛而崇尚平民，因愛而傾向自然，更因愛而主張無抵抗。這些各殊方面的主張，推衍而成他的繁博宏肆的著作，更發之於他的卓特出羣的生活。如果歸納起來，實可以合成一貫的系統。從這個系統的說明，他的各方面的思想纔顯得是互相關聯互爲因果了。

託爾斯泰繁博的思想，與他的偉大的精神，後人所以推崇表揚之者已多，無庸贅稱。但我們若詳察事實，衡之學理，可以發見的他的缺點，也正不少。我們不欲毛舉小節，涉苛求先哲之嫌；單就大體着想，論述一二：第一，託氏攻擊人事往往失於偏激過當。他的觀察政治社會痛苦之由來，已失之單純浮淺，而如對於藝術與科學的詆訶，尤爲放論過當。第二，託氏的一切主張，常是破壞多於建設。他在各方面批評譏斥，而往往不能具體的提出代替牠的辦法。對於政治社會組織，他自籠統的重複的提出不合作的手段以外，簡直沒有有效的方策與具體的理想。就是他注力最深的宗教，自闡明愛的教旨以外，實質上也很少有價值的建設。所以他的成功，幾乎可說是以精神爲主，而不在於學理。第三，他太重視心理的條件而忽略環境的物質的勢力。他相信「個人內心的改造」是改造社會根本的要素，是眞正的「革命，」其實近世複雜的社會，受各方面的影響，個人精神所可以爲力者正復有限。而生活安樂的慾望，善用之正是進化之母，不能一律斥爲心理的墮落。託氏忽略了歷史社會經濟的勢力與人類基本的慾望，一味勸世人「捨己愛人，」此可期

之少數，決不能率一般人以共行。所以目標雖高，熱誠雖篤，終究是不易生效力的理想。第四，託氏的思想本身已不乏矛盾之點，而言論與行爲尤常相反。言行的矛盾，貫徹了託氏的一生，而在晚年爲尤甚。他實行蔬食，但『蔬食之精美，無異肉食，只以烹調大苦他的夫人。』(註四十二)『他反對金錢，但命僕代攜；他攻擊私產，但只放棄田產歸夫人處理；他排斥醫藥，但聘一醫師在家，改稱他爲書記。』(註四十三)他在離家留別信中，也曾自認『生活與信仰相矛盾』是痛苦的主源呢。

雖然如此，我們仍不能苛責這位世界的先哲。持論的偏激，與破壞過於建設，正由他的特殊環境與斯拉夫民族性所造成。至於偏重內心而忽略物質的條件，託氏又何嘗不自知其偏至，只因目擊人心的墮落，不惜以多數人所難行者諄諄勸人，期以化民成俗，普救世人。我們體驗他的精神，更何忍責備及此？言行之矛盾，託氏尤自知甚明。他曾自責未能盡行基督之教，但謂『人可責我的行爲，而不能指我所進行之路徑爲錯誤。』(註四十三)他決不願以個人實現的困難，搖動他的信仰，降低他的理想。所以沙羅里評託氏爲人『若除去其種種衝突矛盾，反覺不很完全，反使我們感到不足。』(註四十四)因爲在環境萬分困難之中，不顧自己有幾分可以實行，他還堅持他的高遠的理想，發眞摯的呼聲，以企求人類的幸福。這種救世忘我的精神，正是託氏偉大的所在啊。

所以，託氏的思想雖似暫時的表面的歸於失敗，我們仍不能不體認他的永久的眞正的成功。法人蒙推(Montaigne)曾說：『與勝利相競爭，雖失敗也有光榮。』託爾斯泰的偉大，正在於對他的周圍的「勝利」的世界，不息的奮鬬。所以他的生活雖似失敗了，他的悲天憫人捨身救世的精神，正已博得精神上永久的勝利，將照耀宇宙而不滅呢。

一九二八，九，九，託氏誕生百週紀念日。

(註一)見本年六月二十四日各報莫斯科電。

(註二)見 E Scott, Men and Thought in Modern History, Tolstoy and Pacifism(有譯本)。

(註三)見 My Confession。

(註四)Charles Sarolea, Count Tolstoy, His Life and Work, Chap. 9(中國有譯本)

(註五)介紹託爾斯泰思想之論文，散見於各雜誌者甚多。莎羅里之託爾斯泰傳（泰東）八年前經張邦銘鄭陽和二君譯出；原文譯筆皆佳，可爲國內第一部系統的介紹託氏之作。（是文之作，得二君譯本之力不少，并此致感）謝晉青譯託爾斯泰爭說，僅及一偏。最近出版劉大杰編之託爾斯泰研究，雖各方並及，未爲精審。至託氏重要著作之經譯出者，有藝術論（耿濟之譯）懺悔（張墨池譯）土地與勞工（郎醒石譯）等。其小說劇本之已譯者，有復活，黑暗之勢力，教育之果及短篇小說集數種。（商務泰東及新潮社皆有小說集）其物語民話等，經唐小圃君譯出者，稱託爾斯泰兒童文學類編，（商務）常惠君又譯有兒童的智慧一冊。（北新）其他短篇論文譯文散見者不備舉。

(註六)西曆一八二八年九月九日，是俄曆八月二十八日。俄之舊曆，遲於陽曆十二日。在一九〇〇年後，則相差十三日。

(註七)昇曙夢稱託氏出大學後之數年，爲一生「最黑暗時代。」見昇氏託爾斯泰十二講。

(註八)這是費時(Fett)引都介涅夫告他的話，參看昇曙夢託爾斯泰十二講頁二二三——二二四。

(註九)見懺悔。又在日記中亦詳記其事。

(註十)在一八五六年至一八五九年間，他著短篇小說甚多，主要的有 Two Cavaliers; Three Deaths, The Happiness of Family 等。

(註十一)關於託氏論教育的書，主要的有 On Popular Education; Education and Culture(1862); Progress and Definition of Education(1863)等書。十六年份中華教育界中有託爾斯泰教育學說一文，可參考。

(註十二)戰爭與平和與婀娜傳命尼娜二書，歐洲主要國家美國日本都有譯本。中國對於後一書，舊有譯本名婀娜小史，(中華)現絕版。前書未見譯本。

(註十三)關於託氏論宗教主要的書，有 My Religion (1883); Religion and Morality, Reason and Religion(1884)；晚年更著 What is Religion?(1902)。

(註十四)託氏以此書引起讀者的懷疑，更發表了 An Afterword to Krentzer Sonata (1890) 一文，後又著成 The Relation between Sexes(1893) 一書。關於家庭婦女問題之意見，多見於此。

(註十五)關於託氏論政治問題的書，有 Government and the Existing order, (1895) Patriotism and Peace,(1896)Patriotism and Government (1900) 諸書，共所著 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1893)亦流露其無政府主義的主張。論經濟問題主要的書，有 Slavery of Our Time (1900) The Only Mean, To The Working People(1902) (此三文合成土地與勞工，中國有譯本)以及 Letter on Henry George(1897) 諸書。

(註十六)藝術論(What is Art?) 中國有耿濟之譯本。此外託氏更有 What is the Truth in Art 一文。

(註十七)託氏之攻擊科學，自見於藝術論者外，更有 Modern Science(1898)一文。科學雜誌 (五卷五期) 有楊銓之託爾斯泰與科學一文，可參考。

(註十八)原信長約千字，委婉動人。見 Sarolea, Count Tolstoy 之第十三章。或昇曙夢之十二講第三講。

(註十九)見一九〇九年與友書。

(註二十)並見 Religion and Morality(1894)

(註二十一)見 On Life(1887)。

(註二十二)創世紀(Genesis) 第三卷第十九節。

(註二十三)見 Timothy Bóndaref (1890)。

(註二十四) Letter to P Verigin, the Doukhobor Leader.(1895)

(註二十五)My Confession

(註二十六)Letter to P. Verigin,(Oct. 1896)

(註二十七) 見 Demands of Love 此爲託氏之遺著，至死後刊布者。

(註二十八)見 Sermon on the Mount

(註二十九)Letter on Non-Resistence, (1896)

(註三十)Maude, Life of Tolstoy, Later Years

(註三十一)My Confession

(註三十二)'Thou Shalt not Kill' (1900) 此書小冊子被禁，後在德出版，亦被禁。

(註三十三) The Real Means 是長約千字之一篇論文，託氏出家後作於阿卜丁寺。其他非戰的論文，有 Who is to Blame?(1899) I can not be Silent(1908)等書爲著。

(註三十四)Slavery of Our Time(1900)第十一節。

(註三十五)同上第十三節。

(註三十六)Patriotism and Government (1900)

(註三十七)What Shall We do then?(1884—86)

(註三十八) Slavery of Our Time 第十三節十五節。

(註三十九)To the Working People (1902)第九節。

(註四十)同上第五第七節。

(註四十一)My Confession

(註四十二)引俄人 Milylakovsky 語，見過耀根譯近代思想。

(註四十三) Sarolea, Count Tolstoy 第十三章。

(註四十四)同上第七章。

託爾斯泰與東方

羅曼羅蘭著　愈之譯

這篇是託爾斯泰的崇拜者羅曼羅蘭(Roman Rolland)在歐羅巴雜誌(Europe)「託爾斯泰百年紀念專號」中所作的論文。原文題名爲亞洲對於託爾斯泰的反響(La Reponse de Asie à Tolstoi)。羅曼羅蘭著有託爾斯泰傳與甘地傳，近年成爲無抵抗主義之信徒。文中之註除「註一」外，均係就原文譯出。

一九二八年九月，譯者誌於巴黎。

當託爾斯泰死時我們還不能推測他的思想在這世界裏會發生什麼影響。穀子是已經播在田裏了。只是須得等候夏天到來。

如今却正在收穫了。從託爾斯泰長出了一棵「若綏樹」(arbre de Jessé)。他的言辭已變爲事實了。在伊亞斯奈耶波里亞那的先驅者聖約翰(註一)之後，印度的救主傳受了他的衣鉢而繼起，這便是甘地。

人類歷史的偉大的經濟，眞够叫人驚奇啊：在全部的人類歷史中，一切偉大的精神的企圖，從浮面看去，彷彿是隨時隱蔽消沈了，可是在實實上，却分毫也不會消失。有了一種思想的潮流，同時便激起一股反流，這正流反流交互激盪着，造成洪波巨流，永無休止地灌溉着人類精神的土壤。

在一八四七年，託爾斯泰還不過是十九歲的少年，在喀仁(Kazan)的一個醫院裏養病。一個喇嘛教的僧人，因遇了強盜，頭部受了重傷，也在這醫院裏醫治。他的病床恰巧在託爾斯泰的貼鄰。在那時候，託爾斯泰便從喇嘛教僧人那裏，第一次受了無抵抗主義的啓示。可是這種啓示却被他的生命潮流所掩蔽着，直到三十年後方才從新發現。

過了六十年後，在一九〇九年，印度的少年甘地從垂死的託爾斯泰手中接受了「聖火」。這「聖火」是那位老年的俄國使徒親自孵育出來的，是用了他自己的愛情來熨暖，用了他自己的痛苦來喂養長大的。甘地用了這「聖火」造成一個大火炬，這火炬照耀了全個印度，牠的返光又射到了全世界的各處。

但在講到約但河受洗(註一)之先，我們應得把託爾斯泰和亞洲的

關係，先講個大概。一部託爾斯泰傳，假如不提到這些關係，那便不能算作完全。因爲在歷史上，託爾斯泰對於亞洲的影響也許比他對於歐洲的影響更重要的多呢。他是從東到西連貫舊大陸的各部分的第一條大道。現在，竟可說這大道已分成兩條「巡禮之川」了。

對於託爾斯泰和亞洲的關係，我們却已有許多參考的資料，因爲保爾、皮路谷甫(Paul Birukoff)——一個託爾斯泰的誠篤的門弟子——已經把所有材料搜集起來，刊成了一冊託爾斯泰與東方的書了(註二)。

東方時常引誘着他。當他還只是一個少年學生，在喀仁大學讀書時，他就選定研究阿拉伯土耳其的東方語言系。當他住在高加索時，他和回教文化接觸的很久，他受了很強烈的印像。

一八七〇年後他所編供初級學校用的阿拉伯與印度故事集，開始出版。當他開始注意到宗教時，他覺得聖經是不够的，便從東方的宗教中去找材料。他讀了很多東方的著作。(註三) 同時他便有了一個理想，想用東方的教義來造福歐洲。他搜集了一部書，標題叫聖賢的思想(Les Pensées des hommes sages)，把福音書，佛經，老子，紇哩史那(Krishna 印度經典)合輯成一個集子。他從開頭就相信可以把人類的各大宗教造成一個基本的聯合。

可是他所最關心搜求的却是他和亞細亞人的直接的關係。在他的生命的最後十年中，在伊亞斯奈耶村與東方的各國間，已織成了一個緊密的通信的網了。

思想最和託爾斯泰接近的，便是中國。對託爾斯泰貢獻較少的也便是中國了。從一八八四年起，他研究孔子與老子，就中老子尤爲託爾斯泰所最欽仰的古聖賢之一。(註四) 可是在事實上，託爾斯泰直等到一八九五年才得第一次和老子的同國人通信。和他通信的中國人似乎不過兩個，却是兩個著名的人物。一個是學者名 Tsien Huang-t'ung；另一個是文學家辜鴻銘，他在歐洲是很著名的，(註五) 他曾任北京大學教授，革命後被斥，亡命於日本。

在他寫給這兩位中國名人的信中——尤其是在一九〇六年十月給辜鴻銘的信中，那封信直抵得一篇宣言——託爾斯泰對於中國人民極端地稱揚恭維。尤其因爲在那幾年間，歐洲的國家用了種種蠻橫的手段來侵害中國，中國却出以寬大的精神，絕不和他們計較，這使託爾斯泰更爲欽佩。託爾斯泰曾勸中國始終堅忍着保持這種寬大的精神，最後的勝利總必屬於中國。例如當時中國把旅順大連灣，送給了俄國，但俄國因此却出了非常重大的代價（日俄戰爭）由此德國佔領了膠州灣，英國佔領了威海衞，將來也一定獲得同樣結果的。凡是盜夥，到了末了終不免自己火併起來，——可是後來託爾斯泰覺得不快，因爲中國漸漸的覺醒，準備用武力及戰爭來抵抗了；他曾再三勸中國不

要如此。假如中國也被這種西方的惡病所傳染了，在他以為，那不僅是德皇——「西方最鹵莽滅裂的代表之一」——的「黃禍」說要應驗，就人類全體的最高的利益來說，也是一種大損失。因為假如舊中國一旦消失了，中國人民所特有的平凡，切實，溫厚，勤勞的德性也不免隨之而消失。托爾斯泰相信人類的生活將有一日達到改造的時期；他更有一種信仰，以為到了那個改造時期，中國領袖着東方的人民，將成為文化舞台上最主要的角色。亞洲所擔任的職務是向世界其餘的人們指示出到「真自由」去的一條真正的道路，這條真正的道路，在托爾斯泰以為不外是中國人所謂「道。」總之，中國萬不可照着西方的式樣，去改造自己，——這就是說中國與其採用憲政，編練陸軍，開發工業，那不如保持着舊日的專制政治，更來的好些！在中國人看來，歐洲人民是多麼悲慘啊！無產者的地獄的生活，階級的鬬爭，軍備擴張與戰爭的永無盡期，殖民地掠奪的政策——人類文明破產的一幕大慘劇。所謂歐洲的榜樣是如此的，中國還能再模倣歐洲嗎？可是在別一方面，中國決不能照着目前的情形，受各方面的侵略蹂躪，那麼中國所有惟一的道路，就只是絕對的無抵抗了。——用無抵抗的方法對待本國政府，又用無抵抗的方法對待各國政府。鎮靜自若地遵守着神的唯一的法則做去！這樣，歐洲當着四萬萬人民剛勇而又莊嚴的消極精神之前，不久便會自動地繳械的。人類的智慧與幸福的祕密埋伏在各人在自己的田園內所做的恬靜的工作中，這種智慧與幸福的法則，在中國的三大教義中間，已規定下來了，這三大教義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孔教，無為而治的道教與主張獻身與汎愛的佛教。

托爾斯泰對於中國的勸告是如此，但我們看看現在中國的情形究竟怎樣呢？他的博學的通信者辜鴻銘氏的主張，似乎並不見得成功；這是因為辜氏的傳統主義的思想，究竟未免太淺陋了，他要拿古代中國所建立的「君子之道，」當作一種萬應藥，來救治現代一切的狂熱病，那是無怪其失敗了。(註六)可是，我們單憑了表面的浮波，窺測大洋的潮流，那是不會對的。現在中國雖鬧着政爭與革命，但這不過在歷史的永久性中兔起鶻落的一片段；托爾斯泰的主張和中國數千年來聖哲的教訓既是一致的，那麼怎見得中國人民不會一步步接近托爾斯泰的思想呢？

恰巧和中國人相反，日本人具有熱狂的活動力，並對於世界的一切新思想都有熱烈的好奇的接受性，所以在歐洲各國中，最早和托爾斯泰發生關係的，便是日本人了。(大約在一八九〇年或稍後，日本就和他發生了關係。)話雖如此，托爾斯泰對日本人，却非常懷疑，這是因為日本人迷信國家主義與戰爭，而且醉心於歐洲文化，一切都只知盲從，而無所抉擇。我們不能說托爾斯泰懷疑的不對。因為和托爾斯泰通信的日本人中間，有很多的人是最後竟使他失望了。日本人中間，凡是自稱為托氏弟子的，都想把他的教義附會到愛國主義頭上去，就像那

年輕的正介—— Didaitakou-Iu 報的主筆，當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時，竟公然非難託爾斯泰的學說。又如當時一個青年田村在初時，讀了託氏所作關於日俄戰爭的論文（註七）感動到流眼淚，他讀完時全身顫抖着，出神似地說：『託爾斯泰眞是我們的時代的唯一的先知啊！』可是過了幾個星期後，因俄國艦隊在津島被日本擊燬，這位青年也被愛國主義的狂潮所捲入，到了最後，他甚至刊行了一本惡劣的書，公然地攻擊起託爾斯泰來了。

另外有幾個熱烈反對戰爭的社會民主黨，他們是比較地更誠實更可靠一些，可是和託爾斯泰的思想却又相差的太遠了。在一九〇四年九月，他們曾寫信給託爾斯泰，託爾斯泰寫覆信時則除向他們道謝外，表示絕對反對戰爭與社會主義。（註八）

話雖如此，託爾斯泰的精神，却已灌輸到了日本，而且發生深切的影響了。當他八十歲生日時，他的在俄國的友人發起向全世界徵求文字，以備刊印一本紀念册，當時日人加藤正（？）寄去一篇很有意味的文章，文內說明託爾斯泰對於日本的種種偉大的影響。託爾斯泰所著關於宗教的書大部分都已經譯成日文；據加藤說，在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三年間，因託氏的著作引起了道德的革命，不僅是日本的基督教徒受到影響，佛教徒也受了影響。在日本因受託氏思想的感動，引起一種佛教的革新運動，向來佛教只是一種儀式，只重表面的戒律，現在却要着重內心的性格。「宗教的良心」這成爲當時的流行語。自然這種「我」的覺醒，並不是全無危險的。犧牲與友愛的精神以外，「我」的覺醒不覺惹起許多旁的結果：如利己的享樂主義，旁觀主義，悲觀失望，乃至於自殺。像日本那樣感情豐富的民族，信仰一種主義，往往不免走入偏激，以致造成悲劇，這也是難怪的。但是在別一方面，却成立了許多託爾斯泰派的小組織，在西京附近一帶更多，此種小組織却專事耕種田地，並宣傳純粹的愛的福音。（註九）

就一般而論，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受了託爾斯泰的人格的影響實在不小。直到現在，在日本還有一個託爾斯泰學會，每月刊行一册七十頁厚的雜誌，內容豐富而又多興味。（註十）

在日本的託爾斯泰的弟子中間，最可愛的要算是那青年德富健次郎了；他也曾在一九〇八年託氏八十歲的紀念册中寫過文章。在一九〇六年初頭，他從東京寫了一封很熱烈的信給託爾斯泰，託爾斯泰立刻就覆他。可是德富却等的不耐煩，他還沒有等到那封覆信，就立刻搭了船到俄國去訪問託氏了。他完全不懂俄文，英文也只懂得一點，他在七月間到了伊亞斯奈耶，在那邊只住五天，便逕自回日本去了。可是這一星期的生活與當時所見的那位老人的微笑，却留住他的心底，永遠不能磨沒了。在一九〇八年的紀念册內，他寫了一篇文字，說出了他的簡單純潔的心：

『我至今還見着他的微笑呢，雖然自從我會見了他後，已經有七百三十日，雖然我們相隔有一萬啓羅米突的遠。……

「現在，我住在一個小鄉村裏，和我的妻，我的狗一同住在一所小屋子內。我種了一些蔬菜，我拔除那些天天滋生出來的莠草。我的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時日全都消磨在拔除，拔除與拔除……也許這些事和我的性格最合的來，也許這只是目前的現象，可是我總覺得很安心的。有些人在和我同樣的情形，却只知寫文章，而不知道去實行，那才是可憐呢。」

從這寥寥數行描寫簡單的勞動生活的文字裏，我們便可知道這位日本青年對於怎樣實現托氏的理想和怎樣用眞實的心來說話，是比八十年紀念册中所有的著作者都更明瞭的多了。(註十一)

在俄羅斯帝國內有二千萬的回教徒。托爾斯泰是俄國人，所以他和回教徒認識的機會很多。在和他通信的友朋中，回教徒的數目也頗不少。可是這是直到了一九〇一年才有的事。那年春間，托爾斯泰退出俄國教會時，發表了一篇致俄國教會最高會議的答覆，就因那篇堂皇而又簡截的文章震動了全個回教的世界，在穆罕末德信徒中間，產生了不少的托爾斯泰崇拜者。聽了他的肯定一神論的宏論，彷彿如聽見回教的先知傳道一般，許多人都發狂似地歸附托爾斯泰了。俄國的巴斯吉爾人 (Baschkirs)，印度的回教教長，君士坦丁堡的回教信徒，都寫信給托爾斯泰，說他們讀着他告基督教徒書，歡喜的哭出來了，他們很感激他能提出三位一體的信念。他們都稱託氏為他們的兄弟，竭力想勸托氏信奉回教。其中最可笑的，是那印度的回教教長，Kadian, Gurdaspur 的撤提格 (Mohammed Sadig)，在他的信中他歡天喜地告訴托爾斯泰，說是回教已產生了一個新救主(名字大約是叫 "Hazrat Mirza Gulam Achmed) 正在破除基督復活的謬說，在 Kaschmir 發見了 "Tjuz Azaf"(卽耶穌)的墳墓，這便是一個好證據。在這信中還附了一張照片，是那位回教改革者的像。

在托爾斯泰的通信者中間，時常有這一種愚昧可笑的論調，這些通信的回教徒大抵是很倔強專斷。從這些人中間，托爾斯泰可以領略一點從中世紀基督教所遺留下來的精神。例如因託氏不信回教的新救主，那和他通信的就再三申說，他說人們接受「眞理之光」有三種不同的方法：「第一種人是用了自己的理智來接受；第二種人因了象徵及靈蹟來接受；第三種人則因劍的威力而接受；因為神所遣的先知是要教導全個世界的。」(註十二)

托爾斯泰對於這一類強詞奪理的通信，並不去爭辯。他的見解以為凡是愛眞理的人們，不當專去找尋各宗教的不同點，與各宗教的缺點，而當就各宗教的共同點，各宗教的優點中去找尋。他說：「我對一切宗教，尤其是對回教，所努力追求的，就是這些。」他回答那位盛氣凌人的印度回教長的信裏只說：「凡是具有眞實的宗教感情的人的任務，就是以身作則，實行虔誠的道德的生活。我們所需要的，也只不過道德的生活而已。」(註十三) 托爾斯泰頗稱揚回教回教經典中的許多名言，頗

使託氏心悅誠服。(註十四)可是在託爾斯泰看來，穆罕末德也和基督一樣，不過是一個平常的人而已。回教正和基督教一樣，要是想把牠變成一種正當合理的宗教，那必須打破一切對於人，對於經典的盲目的信仰；單把教義中與一切人類的良心及理性相合的留下來方好。託爾斯泰時常覺得不痛快，因為他不能折服某種喜強辯的人，他說：『假如我說出來的話要傷害你，那末請你原諒罷。因為眞理不能只說出一半。我們應當整個的說，不然就什麽也不說。』(註十五)託爾斯泰沒有方法使這一些通信者慴伏，這是顯而易見了。

可是在別一方面呢，託爾斯泰却又找到了別的許多開明的，自由的，完全同情於他的回教徒：就爵位最高的來說，則如埃及的回教教長回教改革者亞白杜(Mohammed Abdou)，(註十六)他在一九〇四年從凱羅寫信給託爾斯泰，祝賀他退出俄國教會，說這是神對於賢德的報償。他說託爾斯泰的光明，溫煦了，招集了世間一切的眞理追求者，他所說的一切正是一切眞理追求者所時刻期待着的。託爾斯泰在他的覆書中表示極誠懇的謝意。託爾斯泰更收到過一封波斯駐君士坦丁堡大使，一九〇一年第一次海牙和會的代表米爾柴理食、可汗(Mirza Riza Khan)的祝賀的信。

但是最使他關心的，在他的通信中時常稱道的，却是那波海教徒(Béhaiste 因其教為波斯人 Bab 所創，故又稱巴比教徒 Babiste)了。他時常和許多波海教徒通信往來，就中如那神祕的撤西(Gabriel Sacy)於一九〇一年從埃及和託氏通信，據說他是一個阿拉伯人，却信奉了基督教，後來又改奉波海教。撤西在信中陳述他自己的信仰。託爾斯泰於一九〇一年八月十日回答他，說他對於波海教關心已很久，關於波海教的參考材料，凡是他所能搜集的都已搜集到了。他對於波海教的神祕的根據以及理論，都不能完全贊同，但他相信，就道德的教訓而言，波海教在東方必將有大大的發展。在這基督教的混亂時代，波海教早晚將起而代之。此外，有一個俄國人，寄給他一本關於波海教的書，託爾斯泰在寫給他的信中說：他可以預卜一切合理的宗教信條的最後勝利，這種信條須從各種宗教——婆羅門教，佛教，猶太教，基督教——信仰中採集而成。他從寰宇人類的獨一的宗教的匯流中，證明此種信條的存在。(註十七)他聽說波海教已從喀仁(Kazan)的韃靼人中間傳入了俄國，頗為欣喜。他特地邀請了俄國波斯教的領袖伐沙夫(Waissow)到伊亞斯奈耶，一九〇九年二月，古舍甫(Gussev)曾把託爾斯泰和伐沙夫的談話記錄下來。(註十八)

在一九〇八年，託爾斯泰八十歲的紀念册中，一個各爾各塔(Calcutta)的法律學者阿白杜拉、阿爾摩蒙、梭拉伐爾提(Abdullahal-Mamun-Suhrawardy)代表了回教徒向託爾斯泰致最崇敬的賀辭。他稱託爾斯泰為「瑜迦」(Togi 印度苦行的哲人之稱號，)贊成他的「非暴力」主義，說非暴力主義並不和回教衝突；他說：『讀可蘭經當如託爾斯泰讀聖經一樣的讀法，當在眞理的光下面讀，不當在迷

信的雲霧中去讀。』他讚揚託爾斯泰，說託氏不是「超人」(Uebermensch)，而是一切人類的兄弟——他既不只是西方的光明，也不只是東方的光明，而是神的光明，照澈一切的光明。他彷彿像是預知將來似地，說託爾斯泰的非暴力的主張，『和印度聖哲的教訓混合起來，也許竟在我們的時代產生出一個新的教主，亦未可知呢。』一

可是「聖子」(Le Verbe)却出自印度，而託爾斯泰則為其註釋者。印度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已經開始覺醒了。在那時歐洲人還不曾覺察。(只有幾個博聞的學者，他們還未十分迷溺於科學，他們只是從故紙堆裏找生活，而與世無涉，這些人倒還能注意到印度的覺醒。)(註十九)歐洲人全不想到在一八三〇年間印度的天才的復活，已經發端(註二十)到了一九〇〇年便大放光明。當時印度的精神生活的各方面，如藝術，科學，思想，正如百花怒放。單是太戈爾的大名，以及他的家學的淵源，便已震耀了全世界。同時，因了 Aryâ Samâj (一八七五年)Dayananda Sarasvati——世稱為印度的路德——的唱率，吠陀派 (Védantisme) 的哲學，有復興之勢。此外 Keshub Chunder Sen 則假 Brahmâ Samâj 以作社會改革的工具，并以謀基督教思想與東方思想之融會。但就中最應注意的，則為印度宗教界兩大明星的突然出現——就印度的宗教史的全體看來，也可以說是經過了數世紀的埋沒，而重復出現，(註二十一)——這兩大精神界的奇蹟，其一是賴邁克力希那(Ramakrishna 1836-1886)他用了他的愛，以發越神靈的各種型式；其二是他的剛勇的弟子維佛加南達(Vivekananda 1863-1902)，他用了他的強毅的魄力，使他同委靡的同胞，經數世紀的頹喪之後，重新喚醒「活動的神」(le Dieu de la Gîtâ)的精神。

託爾斯泰的廣大的好奇心，自然對於這些情形，一點也不曾忽略。他讀了 Dayananda 的論文，是吠陀雜誌 (The Vedic Magazine) 的主幹 Rama Dava 寄給他的。從一八九六年起，他開始留心維佛加南達的初期的作品，(註二十二)他並讀過了賴邁克力希那的語錄(註二十三)就人類全體的運命說，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當一九〇〇年維佛加南達游歷歐洲時，竟不曾到伊亞斯奈耶、波里亞那去和託爾斯泰會一次面。而且當時這位印度的大賢，經過巴黎參觀萬國賽會時，記者竟錯過機緣，不及設法使這歐亞兩洲的兩大賢哲會合一下。就這一件事，記者至今還深為遺憾呢！

和印度的 Swami 一樣，託爾斯泰是被尊為「紇哩史那(Krishna 印度教之神)的靈」「愛的主」(註二十四)在印度有許多人都推尊託爾斯泰，稱為「聖雄」(Mahâtmâ)，稱為古代列希 (Rishi) 的轉生。(註二十五)新改革者 (The New Reformer) 的主幹戈貝爾、雪地(Gopal Chetti) 為託爾斯泰的信徒之一，在他替託爾斯泰八十歲紀念冊(一九〇八年)所作的文中，拿託爾斯泰和釋迦牟尼佛相比；他說託爾斯泰如生在印度，便將被印度人看作 Avatara，看作 Purusha

（宇宙的靈的化身）看作 Sri Krishna 呢。

可是歷史的洪流，却把托爾斯泰帶上了別一條路從瑜迦派的神的冥想一轉變到了維佛加南達以及甘地一派的「印度自治運動」(Hind Swaraj) 中間去。

命運的轉變眞離奇啊！印度自治運動的領袖中間，第一個和托爾斯泰熟識的人，是那逵斯（C. R. Das）(註二十六) 逵斯後來是那位印度的聖雄 (Mohâtmâ 指甘地) 的最重要的輔佐，可是在當初却是甘地的思想的最猛烈的敵人。他怎樣轉變過來的呢？這也許是托爾斯泰的力量罷！在一九〇八年末，逵斯已經加入革命戰線了。他寫信給托爾斯泰，很坦白地陳述他自己的主張，對於托爾斯泰派的無抵抗主義加以種種的非難，但同時他却希望托氏對於他所主辦的雜誌自由印度（Free Hindostan） 與以同情的援助。托爾斯泰回覆了一封很長的信，是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所發的，這信題名叫給一個印度人的信，是一封公開的表示他自己的主張的論文。他高唱無抵抗主義與「愛」，却處處引用紇哩史那經的哲理來作論斷的根據。他對於科學的新迷信與宗教的舊迷信，同樣加以攻擊。他頗非難印度人，以爲不應拋棄了他們的古代的哲理，盲從西洋的謬說。他說：

「大家正希望着在婆羅門教，佛教，孔教的廣大的世界中，這種科學的新偏見，無存在之餘地；中國人，日本人，印度人，奉東方古聖人的遺教，深明主張暴力的宗教的謬妄，必將逕自採取人類所特有的愛的法則，而毫不猶豫。但不幸宗教的迷信消失之後，東方人民却又受科學的迷信的包圍了。在日本已是如此，結果將必不堪。在中國和印度，像你那樣負領導民衆之責的，不幸也有了這種不良的傾向。例如在你們的領導印度自治運動的那雜誌中，你竟發表以下的主張，說「抵抗侵略不僅是合於正義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無抵抗主義則於利他主義與利己主義兩者，都有傷害。」

『……這是爲了什麽呢？你是從一個最信仰宗教的民族中出來，現在却輕易被科學教育所迷惑了，背棄了你的民族從遠古以來所恪守的愛的法則了。……「先做宗教的奴隸，後做科學的奴隸」的歐洲人所鼓吹的暴力主義，是眞理的最大仇敵，你却不恤如法泡製，我眞不知道是什麽用意了。

「你說，英國征服着印度，是因爲印度沒有相當的強力去抵制暴力的緣故。但是這句話是適得其反。假如英國至今還能征服印度，這只是因爲印度在從前，在現在還承認以暴力當作社會組織的基本原則的緣故。因爲相信此種暴力的原則，所以印度人甘心服從他們的部落的君長；因爲相信此種原則，所以他們自相爭執，和歐洲人爭執，和英國人爭執。……一個商業的公司，不過三萬多人，却征服了二萬萬的民族！假如和一個毫無偏見的人說，他會相信這是叫征服嗎？……從這些數字的比較，不是已經可以看出，這並不是英國人征服印度，却是印度人征服印度了嗎？

「假如印度是給暴力征服的，那只因為印度人自身在從前及現在都生活在暴力之中，印度人自己不明白愛的永久的法則，尤其是對人類的愛的法則的緣故。」

「真可憐而又無知啊，人總是天天找尋着他所已有的東西，而不知道他却早已有了！對啦，人真是可悲而且無識，我給了（愛）的寶物給人，愛的寶物是在他的身邊，而人竟不會覺得！」（紇哩史那經）

「人只有遵守了他的心中所特有的愛的法則，只有服從那無抗抵主義與不參加一切暴力，方才能生活。因此，不僅數百人不能征服數百萬人；數百萬人也不能征服一人。你只要不抵抗一切罪惡，不參加一切罪惡，不屈伏於一切法庭，不服從一切租稅，尤其是不加入一切軍隊，這樣，世界上便再沒有人能夠征服你了……」

這一篇俄國人致印度人的長文的末段，（也和開場時一般）又引用了紇里史那經典中的一段文字：

「孩子們啊，把你們的盲瞎的眼光，射的更遠一些罷；一個充滿了愛的愉悅的新世界便出現在你們眼前了，一個用了我的智慧所創的理性的世界，這是唯一的真實的世界。因此，你才認識了愛所給與你的功効，你才認識了他所賜與的與他所囑托的一切。」」

這一封給印度人民的公開的信落在一個在南非洲約翰納斯堡(Johanesburg) 執律師業的印度青年的手中。這人的名字便叫甘地。他便恍然悟解了。約在一九〇九年末他寫信給託爾斯泰。（註二十七）他在信中自陳在過去十年間早已依照了託爾斯泰的教訓，從事以身的事業了；（註二十八）他要求託氏允許他把那封給達斯的信譯成印度文。

託爾斯泰寫了覆信向甘地致友愛的祝辭，祝他「反對殘暴之善祥的奮鬪，反對一切驕傲與暴力之謙遜慈愛的奮鬪」的成功。他讀了甘地所編的印度自治(Hind Swarāj)的英文本；他在這時已早了解這種宗教的社會的運動之重要了：「你所申述的消極抵抗，不單是為了印度，為了全人類，也有最重大的價值的。」

他從約瑟多克 (Joseph J. Doke) 那里得到了一本甘地的傳記，他不勝感佩了。（註二十九）雖在病中，他仍寫了幾行問候的信給甘地（一九一〇年五月八日）後來病好一些了，在一九一〇年九月七日——託爾斯泰逃亡逝世之前一個月——他便又從 Kotschety 寫一封長信給甘地。這封信，從遠大的眼光看來，乃是無抵抗主義的福音書，託爾斯泰的精神的遺囑。一九一四年時，南非印人曾把此信在印度公論(Indian Opinion) 的南非消極抵抗專號中發表。（註三十）無抵抗主義的第一次的政治的勝利，實以此信為導源。

真是傷心的對照啊，在這封信發表的同一時期，歐洲一九一四年的大戰，人與人的大殘殺，却正在開始。

可是當那暴風雨過後，野蠻的狂叫漸漸寂滅了，人們從那荒涼的戰場上，從新聽得甘地和百靈鳥一般地清脆而又堅決的叫聲。這彷彿是在背誦着託爾斯泰的偉大的言論，一種新的人道主義的讚歌，比以前

的音調更清晰更悅耳的讚歌。

(註一)譯者案:新約施洗的約翰,在約但河為耶穌施洗。此處以耶穌比甘地,以約翰比託爾斯泰。伊亞斯奈耶.波里亞那為託氏之家鄉。

(註二)Tolstoi und der Orient Briefe und sonstige Zeugnisse über Tolstois Beziehungen zu den Vertretern orientalischer Religionen von Paul Birukoff 一九二五年 Rotapfel Verlag, Zurich u. Leipzig 出版。

(註三)波路谷甫在上述之書中,曾將託爾斯泰所參考的關於東方的著作列成一表,附於卷末。

(註四)在中國似乎也有許多人承認這個事實。據一九二二年一個俄國人所作的中國旅行記說,中國的無政府主義係受託爾斯泰的影響,而最初的導源,則為老子。

(註五)法國 Librairie Stock書店新出辜氏的著作,名中國人民之精神(L' Esprit du Peuple Chinois 1927)Guglielmo Ferrero 曾為作序。

(註六)託爾斯泰在致辜鴻銘的信中,曾竭力批評中國忠君的傳統觀念之不當。他說君主的特權,也和暴力的特權同樣地缺少根據。

(註七)此論文於一九〇四年六月登倫敦泰晤士報,田村於十二月中在東京譯此文。

(註八)我從託爾斯泰傳中摘錄託氏的覆書如下:託爾斯泰批評社會主義說:『人類的真正的幸福,全在於精神的與道德的方面,而物質的幸福,則包涵於其中。這個最高目的,只有在各個人之宗教,道德,完全實現時,方才能求得。各個人之宗教的道德的實現,總和起來,便成為人道主義。』又一九〇九年,託爾斯泰給一個日本土地自由會的覆信中,說到經濟問題,他主張介紹亨利喬治(Henry George)的土地學說。

(註九)德富健次郎於一九〇六年十月三日致託爾斯泰的信中說:『導師啊!你不是孤獨的。請喜悅一點罷。在這里就有你的許多精神的兒孫了。……』

(註十)託爾斯泰研究。

(註十一)德富憶及在一九〇六年,託氏問他道:『你知道我幾歲了?』他答說『七十八歲。』託氏說:『不,只有二十八歲呢。』他想了一想,才說:『對了,你是從你變成了一個新人的日子,算起的罷。』

(註十二)一九〇三年七月二十　日致 Mohammed Sadig 的書。

(註十三)一九〇三年八月二十日致 Mohammed Sadig 的書。

(註十四)託氏最佩服穆罕末德為貧人所作的禱詞『主啊,使我生活在窮人中間,並使我因貧窮而死罷。』

(註十五)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致 Woissow 書。

(註十六)這位偉大的人物,為回教改革派的先導,初在 el Azhar 大學講學,其後影響到回教遜尼派的全部。他在遜尼派中代表最近代的一派。B. Michel 與 Cheikh Moustaphe Abdel Rasgik 二人曾將他的主要著作 Rissalat al Tawid(回教獨言) 譯成法文,一九二五年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出版。

(註十七)見致 Labella a Kadjewna Grinewskaja的信中。在另一致 Ilkibajew 的信(一九〇八年六月十日)中,託爾斯泰說宗教是只有一個的,這唯一的宗教,在現在人類中,尚未完全出現,只在現存的各種宗教中各自現出其斷片段而已。人類的進步即在於人們就這唯一的真宗教中的逐漸親密團結。』

(註十八)在一九〇八年致 Krymbajew 的信中,託爾斯泰以神之愛及於人之愛,

解釋其宗教,而於波海教及喀仁教派備極讚揚。在一九〇八年,另一致 Fridulchan Wadilbekov 信中也有同樣的稱揚。

(註十九)自許多例外的著者中,最重要的是經娑(Max Mull 他是具有一個偉大的精神,與廣大的心地的,而為維佛甘南達所欽佩的。

(註二十)一八二八年,近代最大的宗教家之一 Raja Râm Mohan Roy 建立婆羅門會院,匯集世界一切宗教,創造一種以信仰一神爲基礎的大同的宗教。此種思想在孟加拉教派中,引起極大的應響,後來又深入於印度民衆。

(註二十一)維佛甘南達自己說:「我是桑格雷 (Sankara 八世紀時吠壇派大哲)

(註二十二)瑜迦哲學 (Yoga's Philosophy. Lectures on Raja Yoga or conquering internal nature, by Swami Vivekananda) 一八九六年在紐約出版。

(註二十三)Parahamsa Sri Ramakrishna by Vivekananda 第二版,一九〇五年 Madrid 出版。

(註二十四)"Lord of Love"為一九〇四年 Baba Premanand Bharati 所著書名,託爾斯泰曾譯其數節。

(註二十五)Premananda Bharati,1904.

(註二十六)達斯逝世未久,晚年成為甘地的知友,印度自治黨的政治領袖,主張採用非暴力主義,但同時亦主張加入立法會議。

(註二十七)此信從倫敦發,原信已失去,僅從託氏覆信中知其大意。

(註二十八)在甘地自敍傳我對眞理的經驗史 (分載 Young India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及十月十四日) 中,甘地自述在一八九三—一九四年間第一次讀到託氏的著作天國在汝心中。甘地說:「我為此書所感動了。我感覺此書的忠實與深切的道德意味,覺得其他一切的著作,比之於此書,使全無意味了。」一二年以後,他又讀我們的故什麼及吾等事,他便成了託爾斯泰的研究者了。他說:「那時我漸漸明白普遍的愛的無窮的可能性了。」一九〇四年甘地在杜斑 (Durban) 附近 Phœnix 地方依照託爾斯泰的主張,創立了一個農場。他在那裏招集許多印度青年,實行無抵抗主義與甘養之生活。讀者可參看作者所著甘地傳(一八—二三頁)書內述及甘地生活於農場內至二十年之久。在甘地致書託氏以前,他的名著印度自治——「英雄的愛的福音書」——出版未久,此書印度文的原本被印度政府禁止出版。一九一〇年四月四日甘地以此書英譯本寄給託爾斯泰。

(註二十九)Joseph J. Doke. M. K. Gandhi, an Indian Patriot in South Africa, 1909

(註三十)在 Phœnix, Natal 出版。

FORMAMINT

For Sore Throat

福美明達

百靈商標



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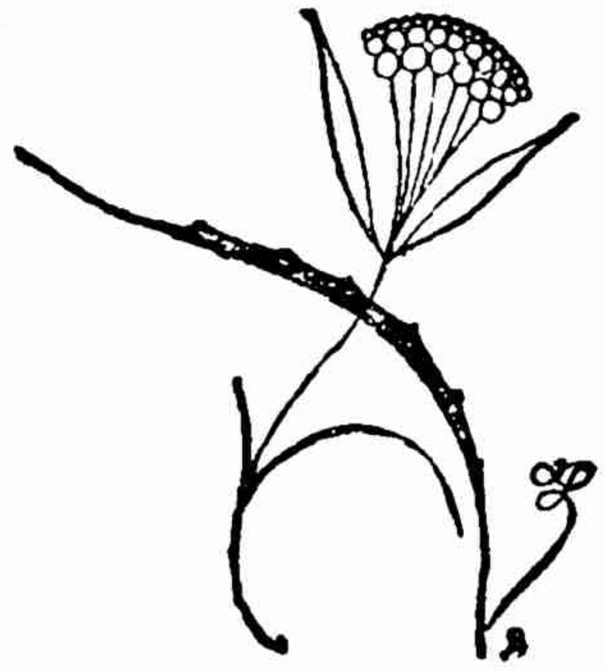
著名著作大家蕭伯納
君云
福美明達保護口腔與
咽喉常含一片使黴生
蟲無從侵入身體云

演說時久
不覺喉乾

唱歌演說之前後服福美明達保喉藥片能使聲音嘹亮喉不乾澀此藥片治喉痛最見效因有殺菌消毒之功能口中常含一片可防喉痧喉炎等患之傳染講究衛生者無不常備之以保健康



柏林華發大藥行精製
中國美最時洋行經理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託爾斯泰的藝術

德國 Stefan Zweig 著
彭補拙譯

要想一個藝術的作品能够達到最高度的完成，唯一的條件是作者應該忘卻了他的藝術的淵源，而令我們感到他的生存有如一個赤裸裸的眞實。在託爾斯泰的著作中，這高貴的幻影無時不可以發見。所有他的給我們表現出來的記述，都是感觸所及的眞實的彩色，永不會令人疑惑這些作品含有想像的成分，或他的人物帶着揑造的痕跡。每當閱讀他的東西時，大家總以爲是在憑窗遠眺着現實的世界。

因此如若眞的惟有託爾斯泰那種性質的藝術家時，那末很容易發生一種錯誤的觀念，這就是以爲藝術只不過一種特別簡單的事物，藝術的眞實也就是「自然」的眞實。一種文學作品的結構，僅是大自然的確切抄本，只要一舉手一投足之勞，并不需要什麽智慧，假如用託爾斯泰的字來形容，簡直等於藝術也者，『不要扯謊』而已。因爲託爾斯泰的作品滿蓄着一種奇特的明澈，滿蓄着一種野景所有的質實的自然，懸於吾人目前的，不惟和新的大自然一樣的豐富，一樣的澎湃，而且一樣的眞實。靈感的震怒，新生的狂熱，含憐的眼光，固執而有時不合於邏輯的幻想，所有這些神秘的強力，一些造創詩人的原始質素，在託爾斯泰的史詩著作中好像是多餘的，而且簡直找不到牠們的存在；一讀他的著作，令人常常想到他并不是一個沈醉的巨魔，卻是一位鎮靜而富於理智的人類，他就是靠着這種態度，絲毫不費氣力地，應用他的可貴的觀察方法，根據自然創造出來一個完全與眞實一致的副本。

但是在這個地方，有許多人陷入錯誤，以爲藝術家的成功，乃反掌間事。殊不知眞實和明澈是世界上最難辦到的事。我們只要把託爾斯泰的原稿拿來一看，就可以證明的，他并沒有因爲不容易而餒氣，總是不停的努力於自己的工作，那眞是最可敬仰，最知忍耐，最能深入的作家。所以他的豐富的作品中，藝術和努力成了一個正比例，創造出了一個具有分析得最精細的色彩的無限的眩目的小石合體，換句話說，這些作品都是他的千千萬萬的特別留心和詳細觀察的結晶。

天才　長久的忍耐

在所有他的白玉無瑕的句子後面，隨時可以發見這位忍耐的大師曾用過普通一般不怎麼樣留心觀察者的一樣的努力，他慢慢的客觀的工作起來，有如德國的老畫家，先把輪廓打好，再正確地規定各部分的距離，然後一筆一線的畫成一個完整的圖形。

他那部偉大的史詩戰爭與和平，——共有兩千頁，統計抄正過七次；草稿和手記的卷册疊疊實實的裝起來有一大箱。每一件歷史上的小事，每一個物質上的細節，他都要有源有本：為要想敍述波羅丁諾戰爭一如往事起見，托爾斯泰不惜耗費兩個整日，手裏拿着地圖，跑遍了戰場，不惜乘幾許里的火車，從曾經參加過那個戰爭的餘生的口中，請教當日戰場佈置的情形。他不惟走盡了所有的圖書館，翻盡了所有的典籍，而且向貴族的家庭要求參考的材料，更從私人的函札和公家的記載上找取各種證據。這樣一年一年地，一點一滴地集攏起來，直至完全滿足，不再需要什麼的時候，然後拿來合而鎔之於一爐，鍛鍊一個純粹而完美的形式。他的「眞實」的功夫完成了，於是再進而求文筆的絢爛。好像舒情的藝術家波得萊(Baudelaire)對於他的詩的每行每句一樣，托爾斯泰運用他工人的命定主義斲磨鍛鍊他的散文；斲磨鍛鍊之後，更益之以修飾潤色。兩千頁的作品中只要有一句在他看來稍為欠妥，一個字非更換不可，他卽刻電告印局停印，使他得以再行修改。

十點鐘一天

這個末次經過修改的稿本，托爾斯泰覺得仍有不滿意之處，於是又拿來重新投入智慧的鎔爐中，再加一次精鍊，再加一次變形；假如世界上眞的有一種不需要怎樣努力的藝術，那正不是我們這位作者的作品。托爾斯泰在七年中每日的工作時間少則八時，多至十時；所以他的腦筋雖然很是康健，可是每逢成功一本著作之後，終免不了一次損毀；胃腸也不消化了，手足也慄慄地顫動起來了。這本是事所必至，毫無足怪的。

這位史詩的天才作家，這位荷馬的兄弟，這位非常優美的大自然的說人，他的作品，都是澄澈得有如岩澗間潺湲流出的清泉，而且又和初民一樣的質實，同時又令他成了一位憂患侵尋對於現世不滿意的藝人。(但是那位藝人不是這樣的呢？)然而——這正是高尚的恩惠——宇宙結構方式之困難，在作品的完美生命中已不可再見。在我們的時代以內，甚或在全時間之海以外，(卽是說無始無終以至永遠，)這令人不再感到只是藝術的散文，當與大自然同其生命。我們在牠裏邊無處可以找見一種某個時間的標記出來；所以如果有一日托爾斯泰的小說第一次落在一位讀者之手，而讀者不曉得這小說的作者是什麼人，那時讀者不惟不知作品寫於那一個年期，也分不出寫於那一個世紀，這可見他的敍述的方法是怎樣地與時間獨立了。譬如「三位老人」或者「若干土地應屬人類」之類的民衆故事，曾被估為印刷術發明之千年以前或文字初起之日的作品，可以當牠們是路得 (Ruth) 和

碩波(Job)時代的書讀的；伊萬伊犂慈(Ivan Ilitsch)，頗利凱(Polikai)或者崑佈者的末日(Mesuieur de toile 或者「死的掙扎」)我們簡直同樣可以看做十九世紀的作品，或者二十世紀的作品，甚至說牠們是二十世紀的作品，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因爲現代人的靈魂，時代的精神，沒有表現出來，如同在史丹泰兒(Stendal)，盧騷(Rousseau)或陀斯妥以夫斯基(Dostoiewski)的著作中一樣，卻是初民的靈魂，各時代共有的靈魂，所有一切不因任何進化而改變的靈魂，人世的痛苦，先民的情感，對於土地的憂思以及人類在無盡的空時之海前所感到的原始的寂寥；所有這些都跑到絕對的空間的中心，跑到他的文學的活動的相對的空間的中心來，而託爾斯泰應用一致的而有規則的威權使之就範而消滅了時間的束縛。

託爾斯泰從沒有故意去學過記述的藝術，而他所學到的卻永遠不會忘記；他那種自然的天才，不知道有所謂發生，也不知道有所謂沒落，不知道有所謂進步，也不知道有所謂退步。他二十四歲的少年時期在哥薩克人(Les Cosaques)那篇作品中的風景描寫，以及在六十之年上所著的復活(Resurrection)中關於復活節那不可忘記而光輝燦爛的早晨的記述，其間人世的變換，幾乎令人有蒼海桑田之感，而他這兩個作品卻彼此含有同樣的「自然」的鮮豔，直接的而易感的印人讀者的精神，含有同樣的有機界無機界共有的靈感，具形的而可觸的親近了讀者的指尖。

觀察者之王

正是因爲這個一致的完成，所以才使他的作品中除少爲感到藝術家的活的存在外，不能找出每個人的個性來，在我們的眼中的託爾斯泰是直接的現實的偉大表現者，而不是一個想像的意外事之發明家。因此令人很懷疑地加託爾斯泰以詩人之名，蓋詩人的含義，大約總不外乎一個人類的最高的形式，而有一種魔意的神秘性與之相關連，從他們的迷醉的眼光下，幻出一種無名的憂思，而一種不可捉摸的眞實亦不自知地脫口而出，這是天才的直覺意識因抑鬱而表現，這是靈的象徵。託爾斯泰卻正與之相反，他不是「飄浮空虛」乃是脚踏實地的人物；他簡直就是地球上實物的本體，永沒有超過這個狹隘的疆域，永不和可捉摸可感觸的實物有所隔膜；可是在這個範圍以內，沒有一點不是絕對的完善！他沒有別人所有的種種不同的性質，以親近詩神和魔鬼；他所具有的只有一般人具有的通性，不過這種通性在他這方面是一種無盡的偉力罷了：他所歡喜的是他自己有了一種更嚴密的精神，無論或看，或聽，或直覺，或反感，都比之常人來得純粹，來得晶明，來得廣泛，來得穩妥，他能回憶起過去更長久的往事，而又合乎邏輯；他的思想敏捷，而又豐於想像力，幷且非常正確；總之，託爾斯泰的器官是唯一的完善的工具，所有人類具有的性質，都於中存在，而且較之常人的性質百倍的熱烈，可是只管比常人百倍的熱烈，卻從沒有超過——這就

是稱陀斯妥以夫斯基爲天才的人較稱託爾斯泰爲天才的人更多的原因——正常的範圍他永沒有走入神祕的虛浮的預言的世界，在這些超地球的王國內，我們有時由間隙或天窗看見一種火花在「醉迷之人」和「幻想之境」的內部燃燒着；而託爾斯泰的文學的活動卻從沒有讓魔鬼或不可知的外力所推移。

誠然，託爾斯泰觀察事物時，總以大造化爲前提，這就是說完完全全用一種人神同體的方法，而且在倫理學方面，他的作品較之一般藝術家的要少含些希臘性；他的感觸特別和全自然之神（半人半獸之神）的相一致，他乾乾脆脆是一個泛神論者。

用的方法雖是兩個，而所解釋的卻惟有一個單獨的意想，或者是將人物化，或者將物人化，只不過變換一個形式罷了。所以地面上的一切，沒有一樣能逃過託爾斯泰的視線；他的感觸由嬰兒的玫瑰色的身體一滑就到了爲工作所損的倦馬的皮膚，或者由農婦的一件棉的襯袍而想到莊嚴的司佐在賽會時所穿的制服，無論什麼人的軀殼，什麼人的靈魂，都曾和這件衣服有過緣法，并且在這裏卽刻找出了相識的所在，從此由一種不可想像的寧靜，照穿了所有的神祕，以至於人類個體的血和肉的深處，而得着一些印像。

常常有許多女人很恐懼的疑問着，怎樣這位託爾斯泰能把每個人的隱藏着的感觸描寫出來，如同他眞的把各人的皮膚揭開親眼看見了的一樣，怎樣他又能把做母親的在胸內製造乳汁時的這種壓力和曳力表示出來，或者把幼女第一次到跳舞場所受到的一種如涼透的微雨落在裸露的臂腕間那樣的活鮮的暢快的感觸體會出來。

假如動物們能够以言語表明他的理性，牠們必定要問託爾斯泰用那種可怕的直覺竟能發生一種酷虐的快感，以證明一個獵犬有山野的長嘴鳥的嗅覺，或者一個未閹的純血馬單單因賽跑時的出發記號，就能發生的「本能的思想」。所有這些描寫，我們只要一讀安娜卡雷寧(Anna Karénine)那書中的狩獵一章內的記述，就可了然。所有他的這種直覺的正確，簡直和自畢舫(Buffon)到法貝爾(Fabre)的各動物學者與昆蟲學者根據許多經驗所得的有價值的記載一樣的可寶貴。

所以我們的託爾斯泰既有這樣廣泛而完全的視官，就用不着再出杜撰；既有含有詩意的觀察，就不必和詩人一樣故逞妄想。他畢生所注意的只是利用他的官能和他所入目的事物：他完全不知道何謂超乎實際的夢幻。他的藝術絲毫不是由下而降；他是引向內心的深處；這正好似樓釆 (Noetzel) 有一天所說的一樣，這種藝術是深邃的構造，而不是高崇的建築。他是一位純客觀的藝術家，與陀斯妥以夫斯基恰恰相反，因爲陀斯妥以夫斯基是一個幻想家。至於他，從沒有越過眞實的雷池一步，以求眩新立異；他不到建築在虛空的幻想境內去找取他的材料，但是滿意來在人所共有的地面，人所常在的社會中掘一通堅剛而果敢的鑛工的甬壕，而且託爾斯泰更進而轉換他的注意而移之於

人類的通常的和病理的性格上，甚或再行深入如沙士比亞 (Shakespeare) 和陀斯託伊夫斯基一樣用神秘的魔術創造介於神和畜，阿利愛斯 (Ariels) 和阿利奧藉斯 (Aliochas)，加利班斯 (Calibans) 和卡拉馬左夫斯 (Karamazofs) 間的新的連接的階段。

他的藝術　一個深邃的建築

一個年青的平淡無奇的通俗的農民在這種深邃的境地所夢想的，祕密的感情，惟有託爾斯泰可以用他的想像來達到：他只要透視一個單簡的鄉村人，一個兵卒，一個醉漢，一條狗，一匹馬，一件任何事物，一件毫無人性之物（在日常通用的事物中分別不出來的）一個任何人體（和寶貴而高尚的靈魂沒有共同性）凡是等等的靈魂，他就能從中庸的形容上找出他們一個前所未聞的精神上的特性來，這個特性不是裝潢在表面而是深入於內心。

這不是和陀斯妥以夫斯基一樣應用的是神經，不是和雪萊 (Shelly) 或者侯兒德爾林 (Hoelderlin) 一樣，應用的是幻想。託爾斯泰所用來連貫他的迅捷的理解力的工具，卻單是官能的平衡的活動，其普及於一切事物之上有如光線之遍射空際。又如蜜蜂不絕的羣集於植物之上吸取花粉，等到花粉釀就了金色的蜜液，於是藝術的作品也於焉完成。

只有他的官能才特別馴良，正確，而能分辨纖微之音響，只有他的官能才有敏銳而強有力的神經貫注着，只有他的活潑而暢流的官能才能突入人類個體的幽暗的褶縫，只有他才受了天賦的近於動物的感官，這些都是由世界各種現象中提錄出來的精英，這種精英就是神祕的化學把牠變成而為心理的了，好似實際的化學家很耐心的蒸溜植物和花類的「以脫」一樣。

每每託爾斯泰一個非常單簡的記述，為得有了無量數的特別觀察，結果卻成為一個複雜的前所未聞的奇構。因為託爾斯泰相信如要有了解的感情同思想，必得預先從他密祕的性格和詳盡的細節，從他的每個關結和所有的官能的轉變處，在物理的方面加以充分的考研。譬如一個醫生，先作一度一般的診斷，次乃細究身體各部分的異樣，末尾才可決定病名，開出藥方。

所以創造一種作品，也應依照這種步驟。在起初，機械的工作是多過想像的工作，常常需要把龐雜的羣衆凝為純一的單位，展轉考察這些人物，在用藝術表現之先，應得把不需要的部分揀除，缺少的部分補足，一心一意，忍耐從事。

這位博學的大師把偶然發生而非有意造成的實効，在他的記述裏隱藏下來，所以要研究託爾斯泰，非有一本完全的書將各種細節逐條分析出來，難以證明他的作品在表面上看去，好似缺乏藝術，而實際骨子裏每一個人物的描寫都是由驚人的多量的觀察所結成的精髓。

當所有一切指使官能的東西很正確地有如用幾何學的方法決定

了時，當物質方面的探討已經完成了時，於是這班被描寫的人物開始說話，呼吸，生活起來。託爾斯泰的作品中靈魂，靈異——這緊緊地被捉在千結萬紐的觀察網中的神聖的輕蝶——是被幽囚在神經的，筋肉的，以及皮膚的密網內的。

託爾斯泰和陀斯妥以夫斯基

陀斯妥以夫斯基的天才，恰恰和託爾斯泰的處於相反的地位，他之考察一個人的個性，常是由靈的方面下手：所以在他的作品中，靈魂這一件東西，簡直成了第一個要素；這個所謂靈魂，用牠自己本身的力量把命運來鑄成，并且以爲軀體只不過是一種浮薄的無關輕重的幼蟲的外衣，包覆着一個光耀熱烈的核心罷了。每當極端精神化之際，靈魂竟可在空間把軀體來抱吻，來卵育，并使之翱翔於情感之中，得意忘形。

至於託爾斯泰就不同了，他是一個燦爛的觀察者，他是一個確切的藝術家，靈之爲物，不能飛舞於他的作品之前，并且永不能自由地呼吸於其間。卻是軀體這個東西沈重地而且艱難地懸掛在靈的周圍；因爲重心力律的關係，且常將靈魂陷入下界來了。這就是爲什麼緣故在託爾斯泰作品中所創造的人物，雖然具滿了翅膀，也飛不到天帝之前去，永沒有擺脫地球的羈絆，超度紅塵；他很可憐地，一步一步地，彎弓着背擔着重負，把自己的軀體壓在雙肩之上，一級一級地很困苦地升到純潔神聖的境地，永遠爲他們自己的下界的本性之沈錘所撓屈。這靈異，

這天帝的輕蝶，牠永不能徑直的跑入柏拉圖所想像的天國；牠只能變換一下形相，使之更近於純粹，而把重負減輕一些；牠永不能在下界的軀體壓迫者的手中逃脫出來，這是和遺傳下來的罪孽一樣，把人類制服了，而且這好似在天地開闢之前卽已規定了的。託爾斯泰的悲慘的黑暗的一部分，無疑是來自這前面的這種思想，來自這軀體超於精神的範圍之內。因爲這位藝術家毫無怪癖地，從不想入非非地，很痛苦地把我們呼了醒來，告訴我們實實在在是生在這個地球之上，再也沒有法子可以逃脫這現世的重錘。因爲我們是已經被尖劈劈入了這現世的範圍以內的，——總之我們是給一班巨大的壓迫者包圍着成了實際的奴隸，沒有一條可以逃生的路放在我們目前。都介涅夫（Tourguenieff）有一次寫給託爾斯泰說：『我希望你更多有一點精神上的自由。』這正是一般人所希望在託爾斯泰的人物中可以找得到的東西，這就是說要精神更形活躍，官能更能從現世和軀體之下解放出來，找到快樂，毫無憂思，至少也應得由這個現世的夢幻造成一個更純全的蜃樓。

在陀斯妥以夫斯基的作品中，精神才是第一個悲慘的重負，在我們看來，或者較之託爾斯泰所盡力發展的一種冷光，更晦暗，更烏黑，不過陀斯妥以夫斯基的狂熱的和沈醉的電光有時在深夜閃爍，至少在這個片刻間，把心提吊起來懸在幻惑的天空。至於託爾斯泰就和他不同了，他的藝術就無所謂沈醉和安慰；只不過長久是一種神聖的重力；透

明如清泉，死靜如止水；我們靠着他那可敬仰的澄澈，如是我們的觀察得以深入看一個清清楚楚，既然看清楚了，所以靈魂不會被忘形的快樂和十分的狂熱所沈醉的了。像託爾斯泰這樣的人，簡直無入夢的資格，也無跨上幻想的雙翅飛出現在的可能，像託爾斯泰這樣的人除了大地的自由之美能給他一種愉快外，再不出別的。而這種大地的自由之美，在他看來，可說是和眞實一樣高貴。此外他能感到的就只有自然所授與的偉大的模型和活而熱的本體的一種壓迫罷了。簡言之，我們所有的不外乎塵世的命運——靈魂永不用自由而逃出自身的地獄。託爾斯泰的藝術也和科學一樣用他那寶石的光明和他那甲殼的障礙物，雖常把靈魂致於沈思和貞靜，但永沒有給予牠以一種幸福。

由藝術以至于道德或一個開展的演進

這各種精神中的最透闢的人，曾怎樣批評過他目光下的，嚴酷的，既沒有夢幻的，而又沒有快愉的自由之投射，和音樂之媚美的作品呢？實在說來，他也從沒有存心這樣辦，因爲不但是他，就是別人也知道藝術幷不能帶來一種生命的肯定和幸運的。這全和一切生存的什物一樣，在這種可怖的保護人之下只感到一種可怖的失望的心情！靈魂只不過在死的寂靜的包圍之下，得着一片立脚地，幷且顫慄着的如一個具形的渺小機器；歷史只不過是一些無目的的事實不知其所以然地發生了，隨又魍魎了的痕跡；縱慾的人類更是一些尸遊的枯骨，生命的熱的包覆僅存於轉瞬的片刻，所有這些不可解說的無次序的機軸也和流水落花一樣的空虛。永遠（就是一呼吸間的時候也沒有）沒有絲毫音樂經過這疑問的暗晦的長流，永遠不會由壓迫的否定投出少許的躍進；永遠不會在這奇異的機械內因什麼光榮的事物引起一線微笑；終日不絕的惟一的東西，不外地獄內的可怖的記述，很殘酷地的一種客觀的記述；長時是一種無意義的頑意兒的分析，長時是那凍結的苦澀的和緊閉的嘴，長久是蓄在雙瞳內的嚴酷而深思的眼光，防止失脚陷入任何可以慰藉的空虛。託爾斯泰這樣地描畫了三十年的幽沉的圖幅後，卻突然證明欲望不是很殘虐地很枯索地專在指示給人類以他們的無出路的塵世的命運爲滿足，懂得了應是把捉住生存的方向；將人類從這裏救了出來，給他們一種更舒適的生活，應得有「將人類中有優美的高尙的感情的人覺醒起來「的一種藝術；這種突如其來的變遷，我們不是覺得很可詫異嗎？難道他也來試一次把希望的銀琴彈動彈動，使這輕微的顫聲起首在人類的胸懷內很悲憫地飄浮着嗎？難道有一種自由藝術的鄉愁，一種超度塵世的鎖鍊的幽沉的壓迫，而令我們還於自由的鄉愁嗎？

託爾斯泰的眼睛，他這雙發着酷虐之光的眼睛，常常光亮着而且遠遠地射注事物的極端，生命在這一對眼睛內映出來的總是恰如其分的影相，這就是說總不外乎爲暗晦的死亡——幽沉而不知所從的怪物所監管着的；這種藝術是他所最信服的，所以從沒有另外找出什麼

東西來給予靈魂一個眞實的安慰。可是値到老年的託爾斯泰雖然仍想抱着和從前一樣的主張，卻再也不能看見或表現一個正常的實際的而非悲劇的生活，於是所謂『欲望應不斷的發生』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成爲一種優良的人類，從道德的意像上給予一種精神的安慰，在被機械的法律征服了的黑暗的軀殼的物質之上，建築一個靈魂的天國，這說法也就成了問題。所以第二期的藝術家的託爾斯泰也不再單純地表現生活爲滿足，卻更有意識地進而尋求意義，一個倫理的立脚點，使他的藝術應用到道德上去，努力於卵育靈魂的工作。

、藝術的報復

藝術也和一切的神聖事物一樣，既不寬容而又嫉妒，如著有人曾經否認過牠，牠必待時予以報復。每當人們用他們自以爲高尚的強力來壓迫牠命令牠的時候，就是牠怎樣有理，也不過於固執，即刻讓步；正到託爾斯泰放棄他的無私以造成一個學理家時，他的表面那些原始的感觸即刻灰白而軟弱了；一種淡灰的冷光，理智的光，布滿了周遭，使他如墮入五里霧中，無論有多少的辯才，在論理方面，總給人家找到了錯處，只有很艱苦摸索自己的來路。

雖然託爾斯泰稍後因爲道德上的命定主義，把他的童年記憶，戰爭與和平，一切含有魔力的記述，看作「種種無意義的醜的書籍，」因爲他以爲牠們只不過是一種美術的材料而已，僅能予人以一種「卑劣的自然的享受，」（亞波羅對於他的這種話將怎樣答復呢？）可是實際上這幾本書卻是他的傑作，而他的其餘與道德有關的著作，倒反不見得怎麼樣高明。總之，託爾斯泰越向他的倫理的逃避藪中走，他離他天才的基本要素也越遠，那可感覺的實際散失在論理的迷陣內，而藝術家本身竟變成一個失常的人物，如同海與地之神安德（Antée）一樣，盡其所有之力脫離了大地。本來這裏就是託爾斯泰應用他的無可比擬的巨瞳，他那帶金剛石棱角之光的眼珠所觀察的實際的可感覺的世界，他保有他的天才直至他的老年，可是從此卻走上了極端，徘徊模索於雲霧之中玄學之內，而不能自脫，而他的天才的偉大也因之一落千丈，無可救藥。

悲劇的混亂，無止期地複演於各個時代各個作品之中；那在藝術上有重大威權的東西，也就是最能令人陷入錯誤的事物。眞實的藝術乃是自私的；牠除牠本身和完美以外再找不着旁的東西，純藝術只要着想在他本人的著作上，再也不要顧慮到什麼人類不人類。這就是爲什麼緣故託爾斯泰也和許多藝術家一樣，當他既不裝腔作勢，又沒有憐憫之情，單憑他的不可欺騙的雙眼，把客觀的事物收入時，意義的世界也從不爲慈悲所混亂所隱蔽。可是一等到起了惻隱之心，想以他的作品來幫助人家，改善人家，引導人家，教誨人家的時候，他的藝術也就失掉了他的驚人的力量，而他的本人的面貌因此倒比作品內所創造的各種人物的面貌更可令人感動了。

一九二八，一〇，八，于巴黎。



脫洛斯基的託爾斯泰論

巴金譯

據說近來在中國有所謂「革命文豪」從日本販到了一句名言「託爾斯泰者卑污的說人也，」好一句漂亮的話！其實崑崙山之高，本用不着矮子來讚美，託爾斯泰的價值也用不着「革命文豪」來估定。日本的大學教授（？）在高樓大廈（？）中吃過了精美的晚飯（？）後，利用他的餘暇，偶爾隨隨便便地說道：「託爾斯泰者卑污的說人也，」倒也無足怪，而中國的「革命文豪」居然把牠當作金言似的連忙販賣過來，就未免有點「出人意表之外」了。

還幾天法國各報為託爾斯太百年紀念大做文章大出特號大吹大擂，倒也熱鬧。我近來恰讀完了托氏的名著戰爭與和平很受感動，現在讀到脫洛斯基的文章覺得有些地方「實獲我心」，所以抽出一點時間翻譯出來，一則作為我個人對於託氏百年紀念之一點表示，二則讓那般「革命文豪」知道他們祖師之藝術的見解，看看託爾斯泰究竟是否「卑污的說人」！

脫洛斯基的原文作於二十年前，是當託氏八十壽辰時期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報紙新時代（Neue Zeit 一九〇八年九月十五）而作。最近巴比塞主辦的法文世界報(Monde)託氏百年紀念號中曾譯載此文。我現在就是根據法譯文重譯的。

然而脫洛斯基現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了！

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在法國。

一

託爾斯泰已達到了他的八十的壽辰，在我們看來他現在好像是從死滅了的時代中留下來的一座生滿了苔蘚的老岩石。

說也奇怪，不僅像馬克思那樣的人至今還生存在我們中間，而且舉一個託爾斯泰所熟悉的人為例，如海涅（德國詩人）那樣的人似乎也是不會死去的，然而時間之不可涉過的急流卻把我們和這位 Iasnaia Poliana（譯者按即託氏所居地）的現代偉大作家分隔開了。

俄國農奴制度廢止的時候，託爾斯泰已有三十三歲。他是一個貴族之子，他的祖先「十世都不曾勞動過」他是在那保有着大領主的印信

的俄國鄉村舊貴族之環境中，在世世代代承襲的田產中，在大的封建的住宅中，在美麗的菩提樹蔭路之和平的樹蔭下，生長發育的。鄉村貴族的傳統，牠的浪漫的特性，牠的詩味，以及牠的生活之樣式：這一切影響託爾斯泰最深。託爾斯泰同化於牠，而不能擺脫，結果這一切就變成了組成他的人格之微點。託爾斯泰出世的時候是一個貴族，現在呢，不管他的精神之繼續的進化，就在他的創造的著作之最深的源泉中，他依然是一個徹頭徹尾自頂至踵的貴族。

貴族的託爾斯泰

福爾恭斯基親王之領主的宮堡過後就落於託爾斯泰家之手。就在這個宮堡中戰爭與和平之詩人住在一間陳設樸素的小屋內。一把鋸子懸在牆上，靠着牆角放了一把鎌刀，一柄木匠用的斧頭。然而更高的幾層樓却是屬於舊的傳統之忠實的守護者的，在那里掛着這一家世世代代的祖先之肖像。這是一個何等的象徵呵！同樣在這一家主人的靈魂中我們也尋出這重疊的兩層樓來，不過這兩層却是顛倒的。在他的良心之高一層是淡泊質樸以及與民衆融合之哲學之巢穴，而在下一層，卽感情，欲情意志之生根處，我們便見着一所長的封建的祖先之陳列室了。

託爾斯泰在充滿了悔恨的怒氣之際，也曾拋棄了浮誇與虛偽的藝術，這種藝術是以實行偶像崇拜，鼓吹支配階級之勉強製造出來的同情爲事的，同時牠又靠着虛偽的美的謊語之助力養成了支配階級之偏見。然而過後我們又見着什麼呢？在他的最後的大著復活（有耿濟之的華譯本共三册，商務出版）中，託爾斯泰恰恰把那個富有金錢與祖先的俄國地主作爲他的藝術的注意之中心，又拿貴族的軼聞，習慣，關係等等之鍍金的絲線小心地纏繞着他，好像離開了這個「浮誇」與「虛偽」的世界，世間便沒有美麗與重要之物了。

在領主的田莊上有一條又窄又短的路通到農民的茅屋。詩人的託爾斯泰在道德家的託爾斯泰未把這條路認作救路之先，就帶着愛之心走遍了牠。就在農奴制度廢止以後，託爾斯泰還以爲農民是屬於他的，是構成他的外部環境與內我之一個微點。在他的「對於眞正勞動人民之確定的愛」的後面，我們也可以確然看見他的封建的祖先之羣，不過這一羣祖先被他的藝術的天才把形狀改變了。

精密地說，託爾斯泰所歡迎入他的創造的傑作之堂奧的唯一典型就是地主與農民。然而無論在他的「危機」之前或在其後，他從沒有脫離掉而且也不曾努力來脫離掉他對於那些位置在地主與農民之間（或在這舊制度之神聖的兩極之外）的一切人物之眞正封建式的輕蔑。那一類的人如德國監察吏，商人，法國教師，醫生，「智識階級，」以及工人等都是他不大注意的。託爾斯泰從不曾感到有研究這些典型，觀察他們的靈魂深處，詢問他們的信仰之必要，他們走過他的藝術家的眼睛之前，好像都是毫不重要的人物，而且大半帶有滑稽的色彩。當他表現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的革命黨人的時候，如在復活裏那樣，

他也只是把他的貴族與農民之舊典型改變了形狀放在新環境之中，或則給我們一張純粹表面的或滑稽的畫稿而已。他的洛弗德弗若夫(Novodvorof)表現俄國革命黨人的典型之程度恰與德國文學家萊森格的利哥(Riccaut de la Marlinière)或法國軍官之典型相等。

托爾斯泰對於新生活之敵視

六十年代之初期，新思潮淹沒了俄羅斯全土，尤其重要的乃是新的社會狀況，當時托爾斯泰已是三十歲以上的人了。從心理的和精神的見地上說，他已經是一個完全成熟了的人。在這里我用不着說托爾斯泰決不曾是農奴制度之擁護者，如他的好友陳慶(Chenchine)那樣。陳慶是一個貴族而兼優美的抒情詩人，但在他的靈魂中對於自然之眷愛居然和對於皮鞭之讚美同時並存的。托爾斯泰却不是如此，不過我們可以確信托爾斯泰是十分憎恨那個正起來代替舊的情形之新的狀況的。他在一八六一年曾寫道：「我個人並不承認在我的周圍生活狀況是有改善的，我也不必相信那些反對這種主張的人之言。例如在我看來製造家與勞動者間的關係並不比貴族與農民間的關係更合於人道的。」

當時到處的混亂，舊的貴族之衰落，農民之衰落，一般的紊亂，破壞之灰燼，市民生活之紊亂與喧鬧，鄉村間的酒店和紙煙店代替了卓絕的民歌的工人之平凡歌曲：這一切同時使得貴族的托爾斯泰與藝術家的托爾斯泰討厭極了。所以他在道德上便離棄了這種可怕的進程，而且不肯把他的藝術家之讚許絲毫給了牠。然而他又在這些社會狀況之中，看出智慧的樸實，找出了藝術的完全。不過要做一個全心全意地主張回到那些社會狀況的人，並不必去做一個農奴制度之擁護者。在那些社會狀況中，生活世世代代地重復着，在那里神聖的「必然」非常有力地管治着一切。在那里生活之一切行動皆由太陽，雨，風，草木之生長而決定。在這種事物之秩序中沒有理性或個人的意志活動之餘地，因此也就沒有個人的私人責任存在了。在那里一切都是預先規定，辯明，認准了的。如寫出名詩地之力的詩人烏潘斯基所說，人無責任，也無自己的意志，在那里只有服從。這種永久的服從又變形爲永久的努力，而且構成生活全部的，正是牠。這生活在外表上並不產生出任何結果，然而牠的結果是含在牠自身之中的。呵！眞是一個奇蹟：這種無反省，無選擇，無錯誤，因此也無悔恨的「奴隸的依賴」正是牠造出了在「麥穗」的殘酷的保護之下的生存之道德的「滿足」。俄國舊民間故事中的農民英雄塞連利洛維奇(M. Selianinovitch)自己也曾說「地母愛我！」

在許多年代中支配着俄國智識階級之心靈的「民粹派」之宗教的神話就在那里。托爾斯泰是和「民粹派」中激進的傾向完全相反對的，他永遠忠於自己，即在「民粹派」中他也是代表貴族保守派一系的。托爾斯泰要以藝術家之筆畫出他所知道，他所了解，他所愛的俄國生活，那麼他便不得不求助於過去，在十九世紀初期中去找個安身

處。在這個意義上戰爭與和平（一八六七年至一八六九年）便是他的更好的傑作，無能比擬的。

生活之此種非人格的特性及其神聖的無責任，託爾斯泰把牠表現在農民加拉達葉夫（Karataiev）之身，加拉達葉夫這種典型是西歐讀者所很難了解，無論如何在西歐讀者看來，這種人總是很奇怪的。加拉達葉夫的生活，據他自己解釋說，個人的生活是毫無意義的，只要他生活是一個大整體之一部份，只要他永遠這樣感到的時候，他的生活便有意義了。彼得（即柏蘇哈夫伯爵 Besoukhov 戰爭與和平中之主人翁）所懂得的嗜好，友情，愛等等，加拉達葉夫是完全不懂得的，不過他卻愛他一生中所遇着的一切，特別愛人，而且生活在這種愛之中……彼得覺得不管加拉達葉夫對於他的友愛是何等的真摯，如果他們兩人不得不分離開，加拉達葉夫連一分鐘的悲哀也不會感到的。用黑格爾的習用語來說，在這個尺度上精神尚未曾獲取得本性，因此牠只被視為天賦的靈性。不管加拉達葉夫在戰爭與和平中只是一個旁襯的人物，實則他卻是全書之哲學的樞鈕（如果不是藝術的樞鈕的話）。託爾斯泰所描寫的一個國家的英雄古杜若夫（Koutouzof）也就是加拉達葉夫，這兩個本是一個人，不過這一次演的是元帥之角色。古杜若夫和拿破崙相反，他沒有計畫，也沒有個人的野心。在他的半意識的，從而又是救濟的戰略中，他並不讓理性來支配，卻訴之於一種超於理性之上的東西：即民間精神之靈感及物質條件之曖昧的本能。在興盛時期中的俄皇亞歷山大一世下至於他的最小的兵士大家都是在曖昧地而且同等地服從着土地之深邃的勢力。全書之感人處就在這種道德的一致上。

舊俄羅斯之畫家託爾斯泰

舊俄羅斯實在是非常貧困的，她的貴族在歷史上的地位也是非常脆弱。俄國並沒有階級（門閥）之光榮的歷史，沒有十字軍，沒有騎士的戀愛，沒有武士的角力比武，甚至連大路上，山林中，英雄好漢的浪漫的綠林生涯也沒有，多麼可憐！不僅此也，舊俄羅斯還缺乏內部的美，她的農民之半獸的，馴羊一般的生存又是何等深刻的墮落！

然而對於天才有什麼變形之奇蹟不會創造出來呢？在這種沒有色彩的灰色的生活之粗野的材料中，他居然發現了這生活中隱藏着的一切的美，而把牠盡量地發揮出來。他以一種非常莊嚴的安靜，一種對於他的精神的孩子之真正詩人的愛，把他的注意力貫注在他的著作中每一個人每一件物上面，如元帥，領主府邸中的僕人，小兵的馬，伯爵的小女兒，農民，沙皇帝，兵士襯衣上的虱，規矩會老會員等等，每一個在他的眼前都沒有特權，各個只能得着他所應得的部分而已。他一步一步，一線一線地洗刷出來一幅大圖畫，在這圖畫中的各部分都被他用一根解不開的內部的繩子連繫在一起。託爾斯泰不慌不忙地創造出他的世界，好像他把生活本身漸次地展現於我們的眼前。他曾把本書全部毀稿改作過七次，這種偉大的創造的傑作中最驚人之點也許就

是下列的一個事實：——藝術家不許他自己表示出對於書中某人之同情，也不許讀者來附和他的此種同情。託爾斯泰從不會用鎂光來把他的英雄指示給我們，如郁介涅夫所常做的那樣；（他也並不喜歡郁介涅夫）他從不替他的英雄去找優越的位置。他並不隱藏過什麼，也不沉默地放過什麼他在本書之末尾把那個不安定的眞理追求者彼得變成了一個平靜而滿足的家庭之父親。那個有着差不多孩子似的心，非常脆弱，秀美，動人的小娜達霞，若斯託夫（譯者按卽若斯託夫伯爵之女，彼得之妻）也被他全不憐憫地變形爲一個淺見的婦人，手裏抱滿了髒的襁褓。然而正是這種對於所有單獨的各部分之熱情的注意，才創造出來全體之感人的力量。我們可以說這部著作全體貫穿着美學的汎神論，牠不知道美，也不知道醜，不知道偉大，也不知道渺小，因爲在牠，只有生活本身（自然是就大體而論）才是偉大的，美麗的，一天一天繼續發展下去，永在牠的各種不同的顯示之永久的連續之中。這就是眞正鄉村風味的美學，就牠的性質而論，牠是極端保守的，而且牠使得託爾斯泰之敍事詩的傑作居然和摩西五書或荷馬的名詩伊利亞德相似。

託爾斯泰後來所作的兩大嘗試，卽企圖把他所選擇的心理的典型放在過去的框子裏，特別放在彼得一世時代及十二月黨時代的框子裏，但這兩個嘗試都失敗了，因爲這詩人對於給了那兩個時代以一個非常鮮明的特性之外國的影響是十分反對的。然而就在託爾斯泰更接近我們時代的地方，譬如在他的安娜加列林娜（一八七三年。譯者按此書有文言華譯本名阿娜小史，中華書局出版）中，他對於社會中的騷動完全不關心；他非常忠於他的藝術的保守主義，他限制了他的飛翔之範圍，他只在人跡未到的封建的幻洲上找出俄國生活之本體；那些封建的幻洲上，有牠們的領主的宮堡，祖先的肖像，美麗的菩提樹蔭路，在樹蔭之下，生，老，死之永久的循環一代一代地漸次展現於我們的眼前。

託爾斯泰描寫他的英雄的道德生活恰和他描寫他們的生存的方式一樣，是非常平靜，不慌不忙的，他們的談話，思想情緒之內的進行，決無急促之弊。他從不忙迫，但也從不會遲緩過。他手中持着線索，這上面繫着一大羣人物的命運，其中也沒有一個人會逃過他的巨眼。這樣一個謹愼的不倦的大師，他的頭腦中保藏着他的巨大的財產之各部分的全部簿記，一點也不會遺漏。我們可以說他只以觀察一事就滿足了，全部的工作都是由自然來做成的。他把種子洒在土壤中，他這一個非常聰明的耕種人卻等着麥榦和麥穗從土地中生長出來。我們也可以說他是一個天才的加拉達葉夫，他在自然律之前是默默地服從的。他從不會把手放在幼苗之上，強迫地展開幼苗之葉。他只是等着讓幼苗之葉受了太陽的光與熱依着自然的進程自己慢慢兒展開來。因爲他深恨大都會的美學，這種大都會的美學以一個吞食自己的貪慾破壞了自然，犧牲了自然，只想找出自然之精華與要略，而且用一個拘攣的

指頭在調色版尋找七色光象中所未含有的顏色。

託爾斯泰的語言也和他的天才之本身一樣是非常安靜，穩定而簡明，雖然沒有誇張，但有力，有時也不免陷於遲鈍和粗笨，然而總是簡單樸質，而且有一個無比的效力！牠同時和都介湼夫的明媚而動人，又自知其美的抒情詩文體，以及陀斯妥以夫斯基的響亮而急促的佶屈的文體顯然判別了。

有着難療治的創傷的心之天才，耽於殘酷與憐憫的詩人陀斯妥以夫斯基在他的一部小說中，像一個俄國新派藝術家的樣子，以一個很深刻，很動人的方法反對他自己，而傾向於託爾斯泰，那個有着一個貴族的過去之死滅的形式之詩人。他借書中一個人物的口說道：『如果我是一個俄國小說家，如果我有才幹，我便永遠在俄國貴族中選出我的英雄來，因為只有在這種受過教育的環境中，我們至少也可以尋出一個美麗的訓練與崇高的動機之外貌來。……我並不是在開玩笑，我的話全是莊重的，雖然你知道我不是一個貴族。……因為，相信我，在這種環境中我們可以遇着我們俄國人所有的一切美，至少也會遇着一切多少有點成就的完全的美。我這樣說，並不是因為我絕對相信着此種美之完滿與正當，而是因為這個美已經給了我們以義務與榮譽等等之確定的形式，這些形式在俄國除了貴族以外，就無處可尋了。』陀斯妥以夫斯基又繼續說下去，雖然他並未指出託爾斯泰，但他一定是在說託爾斯泰的：『這個小說家應走的路是完全顯明的．他只能選擇歷史上的模型，因為在我們的時代中，不再有美麗與崇高的面影了，而且現今生存的貴族根據現在的輿論已經失掉了他們的舊的美麗。』

託爾斯泰之道德的危機

在過去之「美麗的面影」消滅的時候，與之同時消滅的不僅是藝術的創造之直接的對象，而且託爾斯泰之道德的宿命論之基礎以及他的美學的汎神論之基礎也都開始動搖了：託爾斯泰的靈魂中的聖「加拉達葉夫主義」也就倒塌了。凡此時以前構成了一個不可分開的完全的整體之各微點都變成了一個孤立的片斷，因此也都成了問題。理性成了妄誕。而且照例，在生活失掉了牠的舊意義的時候，託爾斯泰便對於大體的生活之意義生出疑問了。他的道德的大危機之開始，正是在那時候（七十年代之後半期）即不在青年託爾斯泰的生活中而在五十歲的老人託爾斯泰的生活中。他又回到上帝之前，承認基督的教訓，反對分工，反對文明，反對國家，而稱揚農業工作，頌揚淡泊質樸，讚美「勿抗惡」之原理。

他的內部的危機更深，（我們根據他的自白，而知道這個五十歲的詩人蓄有自殺之念甚久！）而且更可驚的乃是託爾斯泰最後又走回到他的出發點上。農業工作不就是戰爭與和平之史詩所展現於其上的基礎麼？回復到淡泊質樸，回復到與人民心靈的內部的融合之原理，這不就是構成加拉達葉夫的全力量之點麼？勿抗惡之原理不就是立在加拉達葉夫的宿命的服從之基礎上面麼？然而既是這樣，那麼託爾

斯泰的危機又是什麼東西構成的呢？事實是這樣：至今還是秘密而且隱藏着的東西忽然暴露出來，而走入良心之領域中。這就構成了託爾斯泰的危機。天賦的靈性與牠所合體於其中的「自然」消滅之後，精神現在便努力來獲取「本性」了。這種自動的和諧，生活本身之自動力就在反抗牠，而託爾斯泰要防衛牠，保守牠，便不得不求助於觀念之自覺力。在這種爲他自己之道德的與美學的保守之戰爭中，藝術家便不得不求救於道德家了。

二

這兩個託爾斯泰（詩人與道德家）中究竟那一個在歐洲受着更大的歡迎呢？這個問題是不容易解決的。不過所可確定者，就是無論如何，那一般資產階級對於這位老人的淡泊質樸之溫良寬容的微笑中，正隱藏着一種特別的道德的滿足之感情。你看，這一個著名詩人，一個百萬富翁，一個「我們中人，」而且還是一個貴族，他爲着道德命令之動機，竟身穿粗布工衣，足穿草鞋，親手鋸着木頭！他的這種行爲使人多少覺得好像這個詩人把一個全階級，一個全文化的罪過放在自己的身上，而代牠受罪。自然這也不會阻止一般俗人來蔑視託爾斯泰之偉大，甚至表示對於他的智慧力的完備之一點疑惑。例如一個知名之士諾爾陶（Max Nordau）靠着衣袋裏的龍布洛索（意大利犯罪學家）之幫助，完成了驚人的發現，說託爾斯泰身上帶着退化之一切迹印。諾爾陶是那一羣把多少帶得有一點大儒主義的老西米里（Smile）之哲學，穿上一件用報紙星期副刊東一塊西一塊補綴而成的衣服的先生們中之一個閒人。對於這一般乞丐，凡無利可圖之行動皆是瘋狂，託爾斯泰自然也免不掉被他們認爲狂人了。

託爾斯泰的社會哲學

然而不管資產階級中讚美託爾斯太的人用何種方法來判斷託爾斯泰，猜疑也好，譏笑也好，慈悲也好，實則對於他們，託爾斯泰依然是一個心理的謎。如果我們把他的少數的信徒除外，我們便應該承認道德家的託爾斯泰在他最近的三十年間永遠是完全孤立的。這眞是一個在沙漠上孤獨地傳道的先知之悲劇了……託爾斯泰完全受着他對於保守的鄉村的同情之支配，所以他不屈不撓地，勝利地保衛着他的道德的世界，來抗拒那些從四面八方襲來威嚇牠的危險。只有一次他劃出來他與資產階級的各種自由主義間的很深的區別，他第一排斥我們時代中所普遍的對於進步之信仰。他叫道：「誠然電燈，電話，展覽會，音樂會，戲院，一筒一盒的雪茄煙與火柴，發動機等等都是很可讚美的！然而如果爲了製造這些東西就必須使得人類中百分之九十九生活在奴隸制度之中，而且成千成萬地死在工廠裏，那麼這些東西都該永遠被詛咒的，不僅這些東西就是全世界的鐵路和棉布也該如此被詛咒的！」

分工增加了我們的財富，裝飾了我們的生活！然而牠戕害了人的活

潑的心靈。打倒分工！

藝術呢？然而眞正的藝術是應該把所有的人團聚在上帝之愛裏，而不應該來把人們分隔開的。反之你們的藝術卻只適於那極少數獨得祕傳的人來享受。牠分隔開了人們，所以牠裏面就含得有虛僞。託爾斯泰很勇敢地排斥這種「虛僞」的藝術；沙士比亞歌德，他自己，華葛耐爾，博克林(Boecklin)等都在排斥之列。

託爾斯泰完全拋掉了對於財富之一切的關心，他也從不曾想來裝飾他自己，他穿着農民的衣服：這在他就是他拋棄文化之象徵。然而他在這個象徵的後面究竟藏着什麼東西呢？他拿什麼來反對「虛僞」即是說反對歷史的進程呢？

我們可以把託爾斯泰的社會哲學節約爲下面的幾個原理：

(1)決定人類奴隸制的，並不是必然的社會學的法則，而是由人們專斷地建立起來的法律的條規；

(2)近代奴隸制乃是關於土地，租稅，財產三個法規之結果；

(3)不僅俄國政府，即全世界上的政府，不管牠是什麼樣的形式，牠的目的總是在依靠國家的權力毫無顧忌地來犯那些最可怕的大罪惡；

(4)眞正的社會改良只能由個人之道德的與宗教的完滿而得來；

(5)要去掉政府，不必在表面上攻擊牠們，只要不參加到牠們中去，不去支持牠們便夠了。尤其不應該：

(a)服務去做兵士，將軍，閣員，縣長，議員；

(b)甘願直接或間接納稅給政府；

(c)利用政府的各種機關，或請求政府之任何經濟的援助；

(d)多少靠着國家權力來保護私人財產。

如果我們把關於個人道德的與宗教的完滿之必需這一點從這個圖案中取掉，(實則這一點據牠的面目看來，在託氏社會哲學中只佔着一個間接的位置)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勉強完全的無政府主義綱領了。第一，我們有了對於現社會之一個純粹機械的概念，以爲這是壞的法規之產物。其次，便是對於政府，以及一般的政治之明白的否認；最後，戰鬬的方法就是總同盟罷工，同盟抵制，拱起手消極的反抗。

然而如果我們把道德的與宗教的問題除去了，那麼事實上我們又除去了那個把這唯理論派的建築和牠的創造者(即託爾斯泰之靈魂)連繫在一起的唯一的線索了。對於託爾斯泰，依着他自己的發展，以及他自己的地位之一切的條件來說，他的義務不是在以「共產」的無政府來代替資本制度，而是在「保護」村落共同社會來抵抗一切擾亂的「外來」勢力。存他的「民粹派學說」中和在他的「無政府主義」中一樣，託爾斯泰所代表的是保守的鄉村原理。原始的規矩會制度上張用觀念學的方法來重建而且鞏固那些在經濟的發產之打擊下而崩壞的舊的互助之道德的團體，同樣託爾斯泰也想用道德的與宗教的觀念之力，來把那基礎在自然經濟之條件上面的原始生

活樣式復活起來。由是他就成了一個保守的無政府主義者，他所最關心的就是不要那個帶有軍備主義之笞刑與收稅吏之皮鞭的政府來加害於加拉達葉夫之救濟的共同社會。因為在託爾斯泰，那兩大敵對的世界（資產階級的與社會主義的）之普遍的鬭爭是完全不存在的，實則人類自身的命運還靠着這個大鬭爭之結局呢！社會主義很難引起託爾斯泰之興味，在他看來社會主義永遠是自由主義之一種變化而已。在他的眼裏馬克思與巴斯狄亞（Bastiat）乃是同樣唯一的「虛偽原理」（即資本主義文化，沒有土地的勞工，以及國家的強制等等之原理）之代表人。人類既一旦走入了錯誤的路，那麼在那條路上走了多遠或多近，都是無大關係的。因為非完全退回原路，是不能得救的。

科學宣言如果我還繼續違反歷史的，社會學的，以及其他的進步之法則而生活，那麼我們的生活將以大大的改良而終結的，託爾斯泰找不出夠輕蔑的話來侮辱科學了。

他說：『惡應該立刻滅絕，為了這個緣故，把牠認為惡就夠了。』事實上把人與人結合在一起的一切道德感情以及由此種結合生出來的宗教的與道德的假定，在託爾斯泰就變成了愛忘我與勿抗惡之最抽象的命令；他先把此等命令之歷史的內容全部去掉了，從而又去掉了牠們的全部內容，因此在他看來牠們便是一切時代一切民族所固有的。

託爾斯泰不承認歷史。這就是他的全部思想之基礎。他的否定之玄學的自由，以及他的說教之實際的無效力也就是在這上面。他所承認的唯一的生活就是在烏拉省一帶大草原上哥薩克耕作者之所有的生活樣式，這正是在歷史之範圍以外的。這種生活樣式不斷地重復下去，多年來並無一點改變，好像蜂與蟻之羣集的生活一樣。然而人所稱做歷史的東西，在託爾斯太看來乃是瘋狂，錯誤，殘酷之產物，這一者[illegible]毀了人類之眞實的靈魂。託爾斯泰以一個殘刻無情的論理，在排斥了歷史的時候，同時也把一切的有關係的東西同等地排斥了：他憎恨報紙，因為他以為報紙是現代的史料。他以他的老胸對着世界的大洋中的波濤，他想來力挽那滔滔的狂瀾。

託爾斯泰對於歷史之此種不了解便可以解釋出來在社會問題之領域中他是孩子似的無力。他的哲學是一幅眞正的中國圖畫。便是最不同的時代之觀念也不曾被他依照歷史的遠景而分類的，在他看來好像都是與觀者立在一個相同的距離上，分不出遠近來。他作文反對戰爭，他的論據都得自純粹的論理中，而且為了使得他的論據更為有力起見，他同時引證了伊畢克德（Epictète）與莫利拿里（Molinari），老子與弗利德利齊二世，先知以賽亞與報紙副刊記者哈爾杜安（Hardoum）。在他的眼裏，著作家，哲學家與先知並不是代表決定的時代，而是代表道德之永久的範疇。他把孔子與哈爾拉克（Harnack）同列；叔本華也和耶穌基督甚至和摩西相結合。

在這種反對歷史的辯證法之孤立的苦鬬中託爾斯泰無一刻不陷於最難解的矛盾之中。他由此而得結論道：『在人們的地位與他們的道德活動之間的基本的矛盾乃是眞理之最確實的記號，』這結論是全然合於他的天才之倔強的！

歷史之報復

然而這個唯心派的驕傲本身也就帶着責罰的。事實上像託爾斯泰那樣違反了自己的意志被歷史殘酷地利用過的人在著作家中很難舉出第二個來。

他，神秘的道德家，政治之敵，同時又是革命之敵，然而他多年來就培養着民間分派主義（即不從國教者）的許多團體之潛伏的革命意識。他，他排斥資本主義文化，卻又得着歐美資產階級之親切的歡迎，他們在他的說教中找出了空泛的人道主義與抵抗革命的哲學之防衛二者來。

他，保守的無政府主義者，自由主義之死敵，而在他的八十壽辰之期，卻看見自己變成了俄國自由主義的政治運動之工具與旗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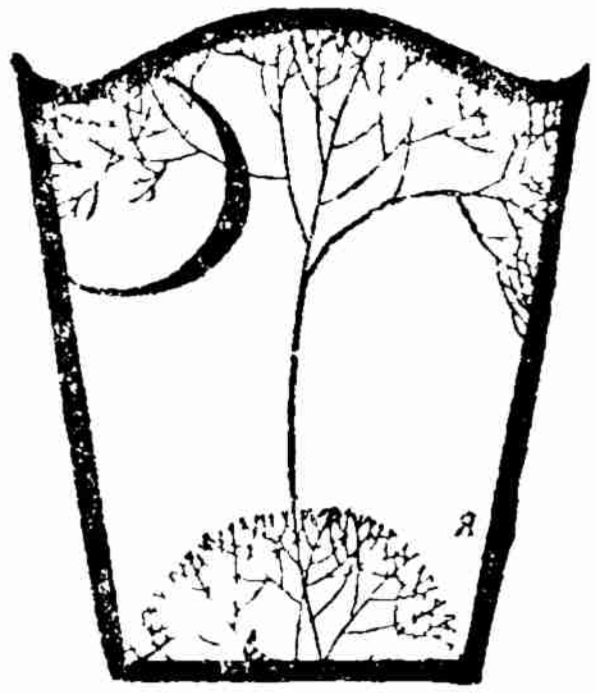


歷史戰勝了他，然而不曾損壞了他。現今便到了他的生命之界限，他還保持他的道德的憤怒非常新鮮，非常活潑。

反動的勢力想把俄國的太陽永埋在絞繩的密網之下，在那最悲慘最猛烈的反動之夜裏，在那正式輿論的一極卑鄙的膽小之悶得死人的空氣中，這個基督教慈善之最後的聖徒好像舊約中的憤怒之先知再現一樣，發出他的頑強的呼聲：『我不能閉口！』這一句話像一個詛咒吐在那般在絞刑前俯首或閉口的人的臉上。

如果託氏不同情於我們的革命的目的，我們知道這是因爲歷史不要他了解牠的道路之故。

我們決不因此便來攻擊他。我們要永遠讚美他，不僅讚美他偉大的天才，實則只要藝術本身一日不滅，這偉大的天才也是一日不死的，而且還要讚美他的不可制服的道德的勇氣，這勇氣不許他留在「他的」虛僞的教會裏，「他的」社會中，「他的」國家內，這勇氣又判定他使在他的無數的讚頌者中間，他依然是一個孤立而不得人了解的人。



託爾斯泰的兩封信

味荔譯

給辜鴻銘

親愛的先生：

中國人的生活常引起我的興趣到最高點；我曾竭力要知道我所懂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國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寶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關於他們的評註。我也曾調查中國的佛教狀況，并且我讀過歐洲人關於中國的著作。

但是，晚近以來，在歐洲——尤其是俄國——對於中國施行種種的橫暴的舉動之後，於是中國人民的思想的普遍的趨向，特別引起我的注意，——它永遠引起我的注意。

中國人民曾受了歐洲民族的貪婪的殘暴，蠻橫，和不道德的許多痛苦，直到現在，他們總拿着一種莊嚴的，有見識的"Stoïcisme"——寧願忍受暴力，不願反抗它——對付這一切的暴力。

這個偉大的，衆庶的中華民族的鎮靜和忍耐反使歐洲民族的傲慢增加了，這在那班過純獸性生活的自私的人們隊裏可以看得到的，——這個竟發現於中國人要對付的歐洲人身上。

中國人民過去以及將來還要遭受的磨折確是重大，但是，正在這個時候，中國人民不應當把忍耐心失了，不應當把對於壓迫者的態度改變了，俾不致自己使這個對於暴力的退讓——不以惡報惡——所造成的偉大的結果瀕於危險。

基督教徒說：『那個能夠忍受到底的人是唯一的幸福者。』我覺得這是已經樹定的眞理，雖則人們很難使自己相信它。不以惡報惡，不與惡合作，這就是自贖和戰勝那些作惡的人們的最妥當的方法。

自從俄羅斯租借旅順之後，中國人當曾看見這個法則很驚奇地被證實了。如果中國人想保守旅順，拚命拿武力抵抗日本人及俄國人，俄國也許在物質及精神方面不致有這樣損害的結果。德國租借膠州灣，

英國租借威海衞，將來一定也是同樣的結果。

強盜們走好運往往引起別的強盜的妒意，贓物成爲爭奪的目的物，結果會弄得兩敗俱傷。

我現在從你的書裏知道好戰的思想——想用武力把歐洲民族的橫暴的舉動打退——在中國醒覺了，我自己非常焦慮，就是這個緣故。如果是這樣，如果中國人民眞不能忍耐了，并且學着歐洲的模樣把自己武裝起來，如果他們想拿武力把歐洲的強盜們全趕走了——這是容易做到的，因爲他們的智力，他們的堅忍，他們的勤勞的特性，尤其是他們的廣大的羣衆——這是很可怕的。可怕，——並不是像德皇，西歐一位最野蠻的，最無知識的代表，所說的話，並不是說中國將來成爲歐洲的禍患，這是因爲到那個時候，中國就不能再作這個眞正的，合於實用的，想過安靜的農民生活的民衆的智慧，凡是有理性的人們的共同的智慧——那些把這種生活捨棄了的民族早晚要回到那裏去的——的屏藩了。

我相信在我們這個時代，人類的生活要起一種重大的變化，我并且相信在這個變化中，中國將領導着東方民族扮演重要的角色。

照我看起來，東方民族：中國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印度人，俄羅斯人，也許日本人，——如果他們還不曾完全被歐洲的腐爛的文明的羅網捕住了——他們的職責是要把自由的新路徑指示給世界，這條新路，在中國的語言裏面，祇有一個「道」字代表它，「道」就是說和人類的永久的法則相符合的生活。……

可是從你的信裏及從別方面得來的消息，我知道一般輕率從事的人們——卽所謂「改良派」者是也——相信中國應當模仿西洋國家做過的事情，換言之，拿憲法代替軍人專制，創設和西方一樣的軍隊，以及振興實業。從表面上看起來，這個結論似乎是十分簡單，而且自然的，但是，實際上它不但是很輕率的，并且是愚蠢的，——就我對於中國的認識說起來——對於有見識的中國人是不適宜的。如果學着歐洲民族的模樣，草創一部憲法，設置軍隊，也許甚至厲行強迫的徵兵制度，並創辦實業，這就是否認中國人生活的一切的基礎，否認他們的過去，他們的淡泊的，寧靜的農民生活，把眞生命唯一的路徑——「道」——捨棄了，不但對於中國，而且對於全人類。

中國人不應當模仿西方民族，這個模樣寧可給他們當一種警告，使他們不致陷入同樣的絕境。

西方民族所做的事情應當給東方人作榜樣，並不是應做的事情，却是無論如何要避免的事情的榜樣。

歐洲人的一切吞併和盜竊所以能成功，就是因爲有一個政府存在，對於這個政府，你們承認做它的臣民。如果一旦中國沒有政府，外國人就不能施行他們的掠奪政策，借國際的關係爲口實。如果你們不聽命於你們的政府，如果你們不幫着列強壓迫你們，如果你們拒絕替他們的機關——私人的，國家的，或軍隊的——服務，你們現在所受的痛苦

就會消滅了。

這樣看起來，所以東方民族——他們面前擺着西方民族可憐的樣子——應當合理的放棄這個嘗試，想拿這種搖揉的方法——選舉議員來限制權力西方有關係的人物夢想着拿它來解放自己——把自己從人類的暴力的苦痛裏面解放出來的嘗試。東方民族却應略用別種更澈底的，更簡單的方法來解決這個權力問題——照着這條路做去，這條路自己在那些不會失去這個最高的，帶命令式的法則：造物或上帝的法則的信仰的人們面前展開了——這就是「道。」這個方法，不是別的，就是服從這個法則——禁止我們聽命於人們的武力的法則。

如果——縱使僅做到最低限度——中國人像直到現在似的繼續過他們的寧靜的，勤勞的農民生活，并且使自己的行爲不違背孔，道，佛三教的道義——它們的基本原則是相符合的：不受人們的武力的束縛（孔教；）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道教；）犧牲，退讓，對人類和一切生物的愛（佛教）如果中國人這樣做，他們現在所受的痛苦自會消滅，將來世界上沒有一個強國能夠把他們屈服。

中國人以及一切東方的民族現在所擔負的工作，依我看起來，不僅把他們自己從他們的政府及外國人加於他們身上的痛苦裏面解放出來，并且還要把這個過渡時代——他們都在那裏，沒有例外——的出路指示給一切的民族。

但是，除了不受人力的束縛，及對於上帝的勢力的屈服，沒有——并且不能有別的出路。

託爾斯泰。

一九〇六年十月。

（譯自世界週刊第十三期）

給甘地

南非洲透斯凡爾省約翰士堡地方甘地君：

你的印度輿論報我已經收到了，我很愉快地知道它的關於絕對無抵抗主義者的報告。我現在想告訴你我看報所得到的感想。

我入世愈深，——尤其是現在我很明白地覺到死的降臨——我對於使我感動最利害的事情，我視爲唯一重要的事情表示意見的需要愈切；這就是說，所謂「無抵抗主義，」歸根說一句，祇是「愛的法則」一的教訓——當它還不會被虛僞的解釋改變了原形。愛——換句話說，靈魂對於人類的共同信仰和互相扶助的熱望——代表生命的唯一的最高的法則。……這個大家全知道，并且在自己的心坎深處感覺到的。（我們在兒童身上看得最清楚。）在他還未被纏在世俗的思想的謊騙的網羅裏面他總是知道的。

這個法則曾被一切人類的哲人——印度，中國，希伯來，希臘，和羅馬的哲人們——公佈過了。我以爲它曾經最顯明地被基督指示出來：他

很明白地說，這個法則包含一切的「法則」和「預言者。」但是，還不止這樣，他預先看到這個法則有被人竄改之虞，於是他特別把這個危險——它被為物質利益而生存的人們改變了形式的危險指示出來。這個危險就是他們自以為有權拿暴力擁護他們的利益，以一擊還人一擊，拿武力把被人奪去的東西搶回來，……等等，……他曾知道（凡是有理性的人全知道）使用暴力反愛——它是生命的最高的法則——是扞格不相入的。他知道暴力一被人承認——甚至祇有一次——愛的法則立刻被推翻了。整個基督教文明，表面看起來很燦爛似的，曾經在這個誤會和這個明顯的，離奇的，間或有意的，但平常是無意的矛盾上面茁生出來的。

真的，自從有人承認暴力的抵抗之後，愛的法則就沒有價值了，而且不能有價值的。如果愛的法則沒有一點價值，那麼除却強權就沒有別的法則了。十九世紀基督教國家就是這樣生活的。此外，在一切的時代，人們已經把武力視為社會組織的主要原則。基督教民族和別的民族不同的地方就是這一點：在基督教國家裏面，愛的法則曾經明明白白地寫在那裏，這是別的任何宗教所沒有的；基督教徒曾經正式接受這個法則，雖則他們把使用暴力視為法律所允許的，雖則他們把他們的生活建築在暴力的基礎上面。所以基督教民族的生活是完全矛盾的：一方面是他們所承認的信仰，別一方面是他們的生活的基礎；一方面是愛——它應當是行動的法則，別一方面是暴力——它有各種不同的形式，例如被人家認為是必須的并且得到人家贊許的政府，法院，和軍隊。這個矛盾因為內心生活的發展更加利害了，近來它已經達到最高度（paroxysme）。

現在的問題是這樣「然」或「否。」我們必須選擇一個，或則承認我們不認識任何宗教的道德的教訓，讓強權作我們的生活的領導；或則使勁地幹結果把一切強迫人民繳納的租稅，我們的一切司法和警察制度，尤其是軍隊，完全取消了。

去年春天，莫斯科一個女子學校舉行宗教試驗，起初教會的教師，後來大主教自己——他也曾到場——把十誡質問學生，尤其是第五誡：『汝毋殺戮。』當學生答得對的時候，大主教再加上這個問題：『上帝的法則永遠并且在無論何種情形之下禁止殺戮麼？』這些可憐的女孩子們已經被她們的老師教壞了，不得不這樣答覆——而且她們就這樣答覆：『否，不是永遠的。因為在戰爭裏面，以及典刑的時候，殺人是可以允許的。』但是，有一個可憐的女學生（這是一位當場見證的人告訴我的）碰到下面這個照例的問題：『謀害永遠算是犯罪麼？』她臉上緋紅起來，很受感動，而且很堅決地答覆道：『永遠算是犯罪！』對於大主教的一切的詭辯，她毅然反駁：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永遠禁止殺戮，在舊約裏面就已經有這個禁令了：至於耶穌基督，他不但禁止殺戮，并且禁止傷害同儕，不管他的全副莊嚴態度，和他的精巧的雄辯術，大主教畢竟嘿然無言，他被這個女孩子打敗了。

是的，在我們的報紙上面，我們可以高談闊論飛行術的進步，外交的詭祕，俱樂部，科學的發現，以及所謂藝術的作品，而對於這個女孩子所說的話半個字也不提。但是我們不能把這種思想完全抹煞了：因爲凡是基督教徒都像她一樣覺到，雖則程度的深淺不同，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救世軍，遞增的犯罪率，歇工，繼續增加的有錢的人們的駭人的奢侈，窮人們的顚連無告的境況，自殺的可怕的進步——這一切現象顯出內部的矛盾，這個矛盾，必須而且將要解決的。承認愛的法則，反對用暴力照這條路做去，多半可以把它解決了。職是之故，你在透斯凡爾地方（在南非洲）——照我們看起來，它好像是地球的極角——的活動，占住我們的興趣的中心；這是現在世界上一切的活動中最重要的，不僅基督教徒，世界上一切的民族都要來參預這個活動。

你自然很高興知道在我們國裏——在俄羅斯境內——同樣的騷動發展得很快，不肯當兵的人年年增加。你那裏「無抵抗主義者」以及我們這裏反叛者，人數雖則還不多，可是我們可以對自己說：『上帝和我們站在一起。而上帝比人們更強。』

對於基督徒發生信仰——甚至於這個人家教訓我們的腐壞的基督教——同時相信軍隊和軍備對於戰爭的大屠殺是必需的，這裏面就含着一種矛盾，——它是那麼樣顯而易見，所以早晚——也許很早——它就要整個裸露出來的。那時候祇有兩種辦法：或則把基督教完全毀滅了，——然而如果沒有它，所有國家的權力就無法再維持下去；或則把軍隊取消了，把一切武力——這對於政府也是很需要的——擯棄不用。這的矛盾，一切政府都覺到了，你們的不列顛政府，和我們的俄羅斯政府一樣覺到了；他們帶着保守的精神，懲罰這些把這個矛盾的眞面目揭開了的人們，比對於別種反對政府的行動更利害。我們已經在俄羅斯看見過，現在我們在你們的報上又看見了。這一班政府很知道恫嚇他們的危險在那裏；這並不僅是爲小心保護他們的利益。他們知道他們正在那裏爲自己的存亡而奮鬥。

雷翁、託爾斯泰。

一九一〇年九月七日寄於可奕乞的。

（譯自歐羅巴月刊一九二八年七月號。）

商務印書館出版

新時代民衆叢書

二十册一元　分售每册六分

（一）史略類

孫中山先生傳略
中國革命史略
中國國民黨史略
中國國恥史略

（二）學說類

孫中山先生學說的研究
民族主義淺說
民權主義淺說
民生主義淺說
建國大綱研究
民權初步摘要

實業計畫摘要
行易知難學說摘要
土地問題淺說

（三）國民運動類

婦女運動
關稅自主問題
法權恢復運動

（四）要覽類

中國國民黨要覽
不平等條約要覽
職業團體組織法要覽
黨化教育要覽

鎮(386)

商務印書館

發售

自來水筆 「派克」「華德門」「希爾福」自來水筆活動鉛筆百數十種粗細長短筆桿各式齊備定價每枝自二元至十九元不等

照相器具 德國伊卡公司近與他三名廠合併而名聯合出品為「蔡司伊康」厥原有伊卡出品堪相媲美現委本館為中國副經理

各式風琴 本館自製「孔雀牌」「樂府牌」各式風琴質料堅實木料乾燥漆色歷久如新每座自二十五元至二百六十元

體育用品 美國透生公司高等運動用品馳名寰球我國學校及運動家爭相採用現由本館獨家經理

鎮(3:4)



實驗

保腎固精丸

行銷最久功效最大之唯一補品

一　腰酸骨痛乃腎虧之徵服此丸二三日酸痛即止
二　夢遺滑精為虛損之因服此丸五六日自可不洩
三　心腎不交夜不安眠服此丸三盒即可酣卧恬適
四　精關不固見色即洩服此丸七日即覺健強有力
五　無病之人常服此丸則腦腎俱充百病不侵子息蕃盛壽臻耄耋
六　骨蒸腦漏健忘者服此丸後自然蒸退漏止記憶增強苦惱免除
七　虛勞病瘵之人連服此丸一月則胃納增進氣力復元聲音宏亮筋肉強壯身心康健諸功效必次第實現

價目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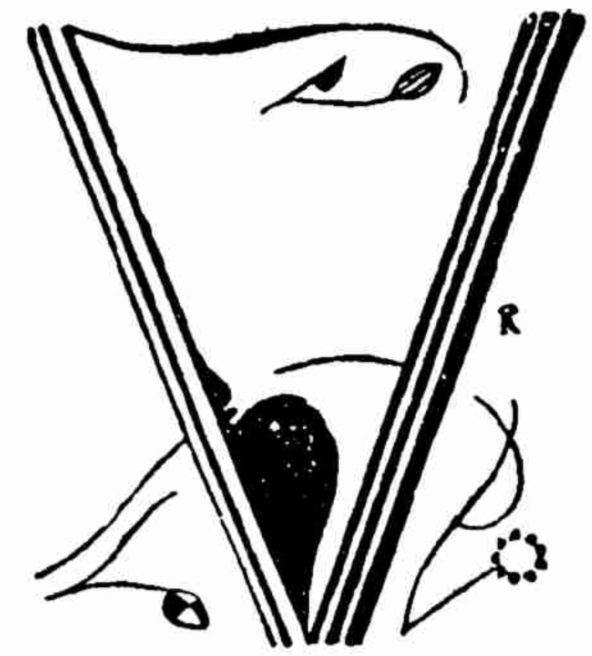
上海望平街愛華製藥社總發行
本外埠各大藥房及百貨商店均有經售

本社經理　餘姚唯一特產廠出品

唯一乾菜筍

其質清潔　其味鮮美　四時常食　健脾開胃　家居旅行　不可不備　持齋茹素　唯一素菜

上海及各埠南貨號罐頭食品公司糖色店等均有經售



高爾斯華綏論託爾斯泰

哲生譯

今年九月，是託爾斯泰 (Count Lyov Nikolaivich Tolstoi) 的百年生誕。英倫牛津大學出版部，特發行託氏著作的新編。編者為專譯託氏著作的莫德氏。高爾斯華綏特為婀娜小傳 (Amsa Karenina) 作一序言，以論託氏作品的藝術。

* * * *

託爾斯泰是一個動人趣味的難題。這樣一個特異的藝術家而兼改革家的實例，是別處找不到的。在託氏心中，具有那支配了他晚年的生活的說教者的性格，當託氏寫婀娜小傳時，已投了一個暗影。在那裏，且可看出他的名作戰爭與和平一書的最後部分中的道德家的形迹。託氏的著作圍繞有一種精神的二元性之感。牠是一片戰場，在這戰場上，我們看那不終止的衝突之流，浪波起伏；——那巨大的不調和之弛張。解釋這神秘的兩元性，必須讓醫生們去做。因為我們的人格，是為我們身體中的腺質所控制，那嗎我們如有盛多的黏液質，我們便是藝術家，如有甚少的腎上腺質，那便是道德家了。

要檢出一本小說來，而加以那些字樣，如寫作中之最偉大的，則我要選戰爭與和平一書。在這本書中，託氏駕馭了兩個論題，好像一個馬師，駕馭了兩匹花斑馬，他以一個奇迹，到達了馬廐門前，還是騎在馬上，還是整個不動。他的勝利的祕訣，全在那淡定的興趣，以此興趣，他的創造的能力，投入於每一段落。這本書，較之通常小說，有六倍之多，但並不使讀者厭倦。牠所涵概的範圍，——關於人類的興趣歷史的事實，以及社會生活與國民生活，——是宏大的。這篇宏著以後，就來婀娜小傳。這也是一篇極長的長篇小說，此書中的老王爵，他的女兒吉德，還有亞卡第佛須，夫龍斯基，列文和婀娜自己，這是六個託氏所特殊描寫的人物。他描寫亞卡第佛須的神情，最好也沒有了。——是世界之完全的俄羅斯人。此書開始這幾章，描寫他正在命運中惡劣的時候，這幾章是最卓越難儗的。關於婀娜的丈夫亞力山特羅佛須的描寫，直興起了我們一些

情感。這些情感，他必曾在婀娜心中引起過。此書起始部分最好因為讀者從這所寫的環境中決不會想到婀娜是會自殺的，似乎託氏開始寫婀娜時用了這樣的色彩與凝定性，使讀者不能相信於書的終局時，抹殺婀娜的乃是她自己。事實上，婀娜是一個有溫熱的脈搏的人，她有甚多的活力。此書的終局，使人震驚，似乎造物者轉了身來反對他自己的創生物了。讀者由此而形成的見解，則以為託氏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是用了自由的，具着無限的同情與了解的手寫的。不過於此書開始，迄此書終結，所經過的幾個年頭，託氏却改變了對於人生的觀點；於是託氏寫此書以藝術家的人格始，而以說教者的人格終。不過錯判定了作者自己作品人物的活力，這原是作者間通有的罅隙。像有婀娜這種過去生活的女子，以其過盛的活力，決不會終止了自己的生命，除非在小說裏才如此。總之，婀娜小傳，是俄國人性格的大研究，而俄國社會的大描繪。——這繪像直到歐洲大戰時還是那樣。

託爾斯泰於此書所用的方法，是積聚的(Cumulative)。——事實之無盡，與細節之描繪的方法。他的方法與杜格涅夫的正相反對。杜氏全仗選擇與集中，全文的空氣，與詩意的平衡。託氏充實了所有空間，很少留想像的餘地。但寫得有力而鮮活。所以讀者感到興趣，從狹義講他的作風，是並不特著的。所有他的作品，都留有一個作者頭腦的印象，這頭腦，較關切於要說的事物，而不大管如何去說的方法。如果有人說：『作風是作者內具的一種力量，這力量移却了他與讀者間的障礙。——作風之勝利，全在作者與讀者間親暱之感的形式。』但這定義，仍是使託爾斯泰為有作風的作家。因為沒有一個作者，於講述他的故事之中，能引起對實際的人生的更親密的感情。託氏能擺脫那損害了修整的作家之作品的文字上的自我意識。他只憑着衝動寫去，不管是創造的衝動，或再造的衝動。他從不立在流水的岸邊，先伸入一足，然後來第二隻足。——這是現代藝術中的壞處。要使藝術有生命，有意義，則這藝術，必須從為論題所佔有的人的胸中流湧而出。藝術的餘事，便作技巧的練習。技巧能助藝術者給與更大的衝動。好像一畫家他費了半生，擾擾於決擇要成那一派。——後期印象派，立體派，未來派，表現主義派，達達主義派，保羅後達達主義派，或其他等派。——他發展了新奇的技巧，變動了美學的眼界，而他的作品是自我意識的，是嘗試的。這情形，對於文學作家，也是如此。只有論題抓住了作者時，然後關於一切表出的疑問都解決，然後一個名作會產生。

小說家的託爾斯泰的基礎性格，就在他的一往的感覺；他常常認為眞理的東西之堅決的疏釋。我們只要記取他如何的迴旋於藝術家與道德家的兩端之間，便得到了他的強點和弱點的所在。他以坦白的忠誠，他於寫作時所具性氣和憧憬的眞實，他就有一種力，這力是在學的反省所不具的。他的固有的力，可以一個簡單的事實證明：卽讀了他小說以後，隔過數年再去拿起來重讀，讀者能記得每段的文字。在這點上，能與他比較的，只有狄更斯與大仲馬了。

婀娜一書中所描寫的列文的性格，可說是託氏自己天性中一方面的研究。此書描寫在鄉中的列文的幾章，分明是託氏自己的努力和感情的授與。因爲此時，他的方寸中，正擾擾於人生之意義，而有形成他的農民的生存哲學。又在這幾章中，讀者可於描像的背面，覺到一種熱誠的使命的感情。此書寫成以後，託爾斯泰的寫作生活的整個，總是一種努力，要來證明他自己所感所見的，即是一般人可感可見的。於這個長期的嘗試努力之中，我們意識到一種牽強心理。當一個藝術家或思想家，要想把自己放在普通人的軀殼之內，或要把普通人放在自己的軀殼之內時往往有此牽強。這種牽強，在康拉德早年作品"The Return"中，也是有的。此書中有好幾頁，作者以斯拉夫人的感情基調，描寫一個英國的專務實際的丈夫，傷心煩苦於他的妻子的別去。就歷史所宣洩的微光看來，我們不免要懷疑託氏是否眞實了解了俄國的農民，他竟把農民抬舉起來，認爲是藝術與生命的調解。也許他了解他們，已盡了貴族階級中人的力所能及，但他決不能如柴霍夫之切近於俄國之靈魂和肉體。柴霍夫是來自民間，從內面去了解他們的。不過無論如何，託爾斯泰兩大小說，——戰爭與和平及婀娜小傳——中的俄國，是一個過去的俄國，或過去的俄國的硬殼層，牠現在已破碎得不可修理的了，幸而我們現在有這消失了的組織的兩幅圖畫。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 以九月份收到者爲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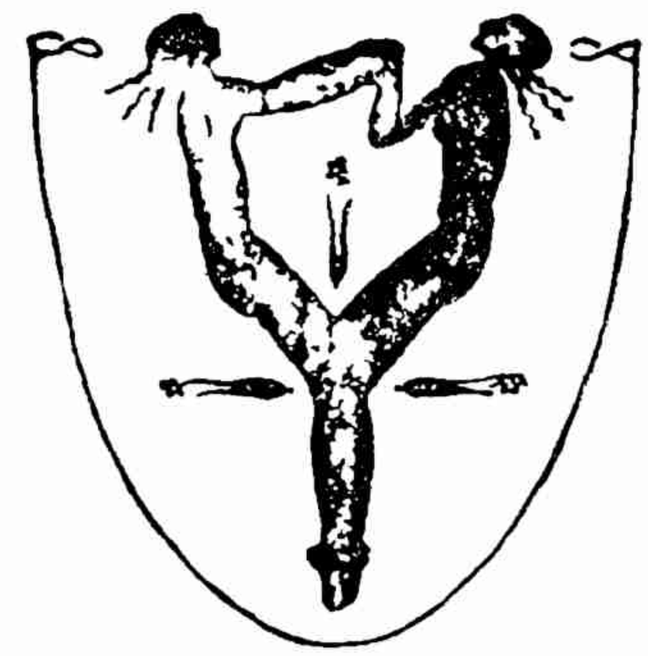
上海通信圖書館月報一九二八年五月號　上海福生路
青年友八卷七八九期合刊　上海圓明園路二十三號青年友報社
學藝九卷一號　上海北四川路麥拿里三十五號中華學藝社
語絲四卷三五至三八期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
貢獻四卷二期　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六三二號嚶嚶書屋
現代評論八卷一九五至一九八期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北新二卷二〇號
中華教育界一七卷五期　上海中華書局
海潮九年七期　泰縣南門內回子牌坊泰縣佛教居士林
新女性三卷九號　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
道路月刊二四卷三號　上海霞飛路二一九九號
良友二八期　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一般五卷三號　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
眞美善二卷九號　上海棋盤街眞美善書店
醫學原著索引五卷八至九號　奉天八幡町三番地實驗治療社今天支社
科學一三卷二期　上海亞爾培路三〇九號中國科學社
知難七七期　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一三〇號世界學會
建國二〇期　上海呂班路崇德里十六號
社會評論一三至一四期　侯官福州中學陳黨昭轉
革命評論一八期　上海馬浪路復旦書店轉


白金龍
裝璜華美
品質超群
烟中領袖
國貨明星
南洋兄弟烟
艸公司出品
GOLDEN DRAGON
CIGARETTES
50 CIGARETTES
no B139

惡魔

日本谷崎潤一郎作

章克標譯



通過了黯黑的箱根山之後，從夜車的窗裏一忽兒見了山北的富士紡織公司的燈火，佐伯却又昏昏地入睡了。到再睜眼醒來的時候，已經是過了短的黑夜，爽朗的日光從品川的青碧海面直照到車室裏像白晝一般地煌亮，乘客都站了起來，在搬下擱在棚架上的物件而端整着。借了酒力才得入睡而渡過了這可怕的夜的世界，一時忽被這煌耀的光亮所照，他心裏非凡地感得愉悅，不覺有想站起來對着太陽虔心合掌的心氣。

「啊啊，這樣我也能是活着而到東京了。」

這樣想透了一口氣，心地爽爽的。從名古屋到東京的中間，他在半途中的車站下車，過夜，不知已多少回數了。只是這一回的旅行，不知為什麼只要在火車中坐到了一點鐘，就覺是耐不住的可怕。那車輪行動的轟轟的響聲，正像威脅他的衰弱的靈魂樣子，這聲音的悽愴啊！那機關車發出的狂吼的怪聲，走上鐵橋走進隧道時，就感得頭碎腦裂的樣子，在胸裏感着恰正像立時要昏倒的惡心。他在這夏天見祖母的因腦溢血突然死去，突然覺得生平多飲貪杯的自身很可慮，始終被不知何時也許惹禍遺晦的恐怖所追襲。一時在火車中想到了這事情，身中的血一齊衝上腦天，臉上像火一般發紅光。

「喲！糟了，受不住。死了，要死了。」

這樣喊着，靠定了奔山越野而去的車室的窗口時也有。無論怎樣努力想使得心地平靜，脅迫觀念總是像海嘯一般在腦中奮奔，總是無緣無故地五體戰慄動悸高亢，有卽時悶絕的危險一樣。於是到了次一個的車站，現着青白的臉孔，蹌踉匆促地逃下火車，從越台一溜煙逃下到了門外才得霍地安心了。

「眞是逃了命哩。再趁五分鐘的火車，我一定要死了。」

心裏這樣想在車站近邊的旅館中靜養了一小時，二小時，有時過了一夜之後，等神經十分鎮靜了，再怯怯地乘上火車。豐橋過夜，濱松過夜，昨天的晚刻，一時在靜岡下了車，天漸漸夜去，那不安與恐怖却又陣陣攻到旅館的樓上來了，又在那裏住不牢了，這回反是逃一般地跳進了夜車，就拼命地呷着酒而得睡去。

『眞難得到也安全地到了。』

這樣想他在新橋車站裏走着，回頭恨恨地瞧着卽刻釋放了他的列車的姿像。從靜岡用飛快的速力在黑暗裏跑過分地嚇人任性放肆地叫號，通過了數百里河山的怪物，疲勞了倦怠了橫倒那不可收拾的長杳杳的身子，像在說要一杯水喝的樣子，從鼻孔拂拂地噴出響聲振盪四圍的喘息。髣髴是漫畫上所有的，機關車伸着呵欠，瞪出了大眼珠，對着了悄悄地逃走的他的後影，在做惡意的嘲笑。

出了大衆擠擁往來的車站，從正門口坐上車子時，他一面把旅行皮包放在兩股中間，就喊

『喂，把車蓋拉起了。』

受不了車站前面廣大的熱地面上從正面射來的閃閃的陽光的刺戟，掩住發眩的兩眼。

剛是九月初的天氣，在東京餘署還很利害的樣子。在夏天的大都會中所泛溢的自然與人間的旺盛的活力——比之快車的活力更加有威勢的形態之前，佐伯是不能夠有和牠面對面的力氣。行在飢一般的鐵軌上的電車的聲響，滿目都充滿熱氣的天空的輝耀，從人家屋背後層層推擁上來的銀光奕奕的雲塊，在赭色乾燥的地面上，背着強烈的日光像撒散火花一般地來去的羣衆，——向上看也是，向下望也是，那強烈的色彩與光線，壓迫那虛弱的心，在車上的他一刻也不從雙眼放開他的雙手。

以前專一被夜的黑暗的魔手所困苦的我的神經，却連白日的威力也擋不住了，這樣一想他覺得是生趣索然了。從今到大學卒業止，四年之間，晝夜要起臥在強烈的喧嘩騷鬧不絕的地方，把不安的頭腦去對付那些惹厭的法律書册和講義，這是成功的麽？和在岡山的六高不同，寄寓在本鄉姑母的家中，便不能像以前一樣過自墮落的生活，要醫治由長久的放蕩所得而滲透到腦中身中的惡疾，也非偸偸地去看醫生，暗暗裏服藥不可。或者我將要從此頭腦壞了，變成廢人或者化犬不久總可以有決定吧。

『喂，好人，反正是活不長的，你還不如留在此地，陪他留二三級，讓我好好地愛你。特地到東京去做路倒屍又何必呢？』

想起了，在岡山相好的妓女蔦子臨別時滿面正經那勸告的說話，胸中充滿了枯燥乾涸的悲哀，感着無可解懷的煩惱。那個顏色蒼白的，感覺銳敏的，妖婦型的蔦子時時眼端端地凝視那像狂人一樣興奮的佐伯的面孔，說那看透了將來的話，他也像實際看見了被都會的殘酷的刺戟，咬了肉，碎了骨，那七損八傷的自身的悽慘的屍身。他從十根指頭

中間怯怯地偸窺着市街的樣子。

車子不久已走在本鄉赤門前了。和二三年前來時的樣子大不同了，在新開拓的左側的步道上，五六個工人在倒出煮得膩膩的黑漆一般的東西，做那混凝土的新築道路。擱在大道傍的大鐵桶中那赤熱了的骨炭，像炎天捲起的陽炎一般燃着。在帶了新做的方帽子意氣揚揚地走過的青年學生們的風采上，再也看不出些少有像佐伯樣的悲慘的影子。

「他們都是我的競爭者。看吓，顏色好看的雙頰總是充滿希望的樣子，在道上昂首闊步的！他們雖則都是馬鹿，但有牲口一般強壯的體格。我到底敵他們不過。」

在這樣想念的時候，已經到了臺町的街上，看得見姑母家門前粗筆寫着「林」一字的電燈了。車輪在大門內庭中佈着的砂礫上轉，在屋前門口停下來，他才放下了雙手，像跑一般走進裏面。

「說二三天前已經動身了，這幾天在什麼地方呢？」

用很元氣的聲音說着，姑母領佐伯沿廊下先到八疊的客室裏，問起故鄉種種情形。她是近五十歲，小胖胖的，看去總很有後生娘娘的氣概。

「哈，是啊。……不是說你父親今年也很賺了錢嗎？賺了錢要造造房子才好，你也該這樣勸勸他。眞個像你家那樣的空洞古舊的壞房子是少有的。我每到名古屋去，總這樣說，却總說要預備做了那些悠長的話。這回博覽會時寄信來邀我去住二三日，我是這樣回答了。是啊，不過，心裏原很想去的……以前勸過造房子的事情，還沒有造起，因爲地震很可怕，實在不敢驚擾府上。這眞不是笑話。稍微有些強地震看那房子一忽兒就倒了，你父親是脫了頭髮的老老頭，所以不妨，姑母雖也這樣老了性命却還是很寶貴哩。」

佐伯聽着傻氣的話，裝着嘻嘻地優柔不斷的笑臉，注視姑母不住拂動團扇的像嬰兒一般那露出的手腕，他也就取了給他備着的團扇來扇拂。

在室內定了心之後，更加覺得炎熱。軒朗寬暢的廊外的庭中，二三枝茂盛的楓樹與梧桐遮了日光，地上簇生着南天與躑躅，金剛拳的大葉子微微地動着。因濃綠色的反射之故，室內光線薄暗，姑母的飽滿的圓臉的半面發着青光。由光亮的戶外突然進了像地窖樣的室內，俯着頭，映動眼皮，厭氣地看着他瘦弱的雙腕，被汗水浸透了久留米提花布的藍色染汚得像病人一般的樣子。神經稍得一息鎮靜之後，髣髴在車上背負來的炎熱現在一時要發散完的樣子，滿身的皮膚發燒，好氣色的臉上覺得眼暈般的發熱，靜靜的汗脂在頸邊滑滑地滲出。

獨個人嘵嘵地饒舌着的姑母，忽時聽得有人紙窗外邊通過的足音，傾了頭，

「是照姑兒麽？」

的喊過去，沒有回答，想一回又說：

「若是照姑兒，到這裏來一下。謙哥兒此刻從名古屋來，才到哩。」

這樣說了，門開表妹照子進來。

佐伯抬起鈍重的頭向窸窣窸窣衣響的昏暗的裏面看。是剛從外面回來的樣子吧，留着東京式的漂亮的前劉海，茶格子的單衣上加罩着華美的縮緬的外套，那個似乎嫌客堂狹小的魁偉的身體，像羞怯般美妙地躬下去，都會的少女對於鄉野出來男人酬應時往往有的樣子，用安心與矜誇的態度，照子向佐伯行禮。

『怎麼樣？亦阪那邊。你已辦好了麼？』

『是，他們既然是這樣來講，那個是用不到什麼，這是已經很明白，請您放心吧，這樣的說……』

『是嗎。原該是這樣的，若是鈴木不做那件失策本來是不會這樣的。』

『這雖則是這樣，那對面的人也太過分了。』

『眞的，兩邊都是……』

母女暫作這樣的問答。說是獃子的這家的書生鈴木，大概又鬧了什麼失策了。又不是有這裏談論必要的事情，大概姑母想在姪子面前，把自己女兒的聰敏的態度與談風，顯露一番，買弄才情的意思吧。

『母親也當初就不要交給鈴木去辦才好，等到後來受氣，懊悔也是無用的。』

照子裝老樣說像老練的話。有點厚臉皮的樣子。正面受着庭中來的光，不沾油光的標緻的長臉，幽微隱約可以窺見上回會見的時候，覺得那無邪氣的少女的心性與這闊大的骨架，有些不調和的樣子，現在就

不了。那個大體軀的豐豔的肉肌，生得很好！長長的手腕，項頸，與小腿邊，形式柔軟的曲線，那寬大的衣服，也像是歡喜美豔的肥碩的她的四肢而柔順地纏盤着。有斤量的眼瞼底下澄澈的大眼，活溜溜地轉着，從並排着的睫毛裏顯出男子愛好相的眼珠，細小而陰險地放光着。在悶熱的室中昏暗裏，那隆起的高鼻，像蛞蝓一般潤濕的嘴唇，臉面與頭髮的佳妙的形態，楚楚地漂起興奮了佐伯的病態的官能。

二三十分鐘之後，他走到配給自己的樓上六疊的房間，候等替他搬行李皮包上來的書生鈴木下去之後，伸挺四肢橫着，促蹙了眉頭，茫然地看着軒外的炎天。

時近正午，日光瀰漫了青天，欄干外所展開的本鄉小石川的高地的林木屋子，都隱在濛濛地從大地蒸發起來的熱氣之中，電車人聲和別的種種噪音，滾作一團，從遠處的底下，滔滔地殺來。不論逃到什麼地方，像醜女人一般追纏來的夏天的可怕和討厭，還要忍耐半個月，這樣想一面又在心裏描出像嫩白羊肉一樣的那照子的脚的樣子。似乎他所住的屋像是在十二階的高塔的頂上那樣。

東京已來過二三次，學校也不曾開始，也不想出去看什麼東西，他每天在樓上貪睡，抽着劣等的香煙。吸了一枝敷島就不愉快的乾燥，立刻就作惡心像要嘔吐似的。這也不管，還是歪着嘴流着眼淚硬了頭皮強蠻吸煙。

『啊，了不起的煙頭，表哥，您發狂地吸哪。』

說這樣的話，照子時時走上樓來，看着烟草盆兒傍晚浴罷時節，穿了翠藍欲滴的姣俏俏的單衣走來。

『頭去散步時是用得香烟的手杖囉。』

佐伯裝着假正經的面孔，說沒有意思的話。

『可是母親躭心呢。誠哥這樣地吸烟，要不把頭腦吸壞才好。』

『反正頭腦本來已壞的了。』

『但是你並不喝酒哪。』

『嚇……可知道哩……對姑母是瞞着的，你看這些吧。』

這樣說了，他從鎖着的書箱的抽屜中，取出威士忌的罎來給她看。

『這是我的麻醉劑啊。』

『若是不眠症，還是服安眠藥比酒更有効。我也私下很服用過的。』

照子照這一個樣子，往往有談了二三小時之後，才回下去的。

炎暑是一天天減弱了，而他的頭腦一向不見爽快。後腦漸漸痛，頭頂像有一塊燒石般的發熱，每朝洗臉時，脫下的頭髮，厭氣地粘着抹濕的面上。討厭起來把頭髮擰擰，却不論多少就隨手拔下來，腦溢血，心臟麻痹，發狂，……種種恐怖叢集在心口，激甚的動悸響徹全身，兩手的指頭始終巍顫顫地發抖着。

但到第七日的朝上還是穿着了新做的制服制帽，鼓起了無彈力的心，有氣無力地到學校去，却繼續了三天就覺得討厭討厭，一點也沒有什麼興味了。

世間的學生們，眞不知爲什麼緣故，這樣地搶着到教室裏去，拼命地筆錄那些無意義的講義。教師所口述的一語半句也不被脫落地奮走着筆，像機器般的默默地工作，看他們的面容，從朝到晚悲慘而蒼白的樣子，簡直不堪入眼的。可是他們還是悠悠自得，分毫也不知道他們的如何可憐可憫，在不幸的境遇之中。講師站在講壇上，咳一咳，

『……唵，接續前番的……』

說下去，堂裏充滿的頭顱，一時齊向了案桌，執着筆的幾百隻手，同時在筆記簿上劃動了。講義跳過了人的心，從手立時到紙面。成爲難見的，非常粗笨的，奇怪的，荒誕的符號一般的文字，而留在紙面上。只有手是活着而動的。那個寬大的教室之中，像墳墓一般靜寂，一切的腦髓都死了去而只剩得手活着。那手用非常迅奮的勢頭，盲目地一味接續颯颯地寫字，鏗鏗地探到墨水壺中蘸水的聲音和拂的翻轉紙張的聲音，可以聽得。

『喂，快些發狂啊！不論什麼人先發狂的得勝。眞可憐！諸君倘若發狂之後，便可以不受這種苦惱了。』

似乎什麼地方有說這些話的人。別個人不知道，在佐伯的耳邊的確有發這樣囁嚅私語的人，膽小的他實在是恐怖得不堪。

終歸因爲是在姑母的面前，不得已只好到圖書館裏，或者走在池塘的周圍，消磨半日工夫。回到屋裏之後，仍舊走到樓上橫着大字，心裏不想也自然浮起了岡山的妓女啊，照子哩，死啊，性慾哩，種種愚笨不堪的

問題。往往在橫着的枕頭邊，擺了鏡子，仔細看察那粗糙而瘦的面孔，做模着判斷自己運命的面相。於是覺得可怕起來的時候，馬上拿出抽屜中的威士忌來喝。

和酒精協同惡性的病毒像漸次侵犯到腦裏身中了。本想到了東京之後請名家的醫生診察一次的，到此刻却已沒有受注射飲服藥品的心思了。他已經失了勞心去恢復康健的力氣了。

『謙哥兒，一同看歌舞伎去麼？』

在星期日姑母時常這樣邀佐伯出去的。

『承您顧及，不過我討厭熱鬧，走到人多的地方覺得可怕，——實在頭腦有些不對。』

這樣說了，他懊惱的樣子把着頭。

『什麼，眞不成樣子，因爲當做你也要去的，所以特地等到星期日的。不妨同同去吧。不妨，去吧。』

『說不高興，強勸他也沒用的。媽媽只自己管自己的快樂，別人的心氣一點也不顧算。』

傍邊的照子像體貼人做地說。

『不過那個人的樣子，有些怪。』

姑母目送抱頭鼠竄逃上樓去的佐伯的背影。

『又不是耗子和貓，說人可怕，眞好笑。』

又對照子說。

『這是一個人的心情，不能講道理的。』

『說他在岡山曾經大大放蕩過的，應當懂得些人間交際了。自然因爲只是書生們的遊逛，也是有限的，還不是完全不知世事麼？』

『謙哥也是我也是，在學生時代總是小孩。』

照子這樣說，作嘲弄陰險的眼色。結局母女二人叫下女阿雪作了同去，托書生鈴木管家。

鈴木每朝與佐伯同時刻掛下飯盒，到神田方面某私立大學去通學。在家的時候，守在門口邊的四疊半房間裏，不時在讀些什麼書，像用功的樣子。濃眉而陰慘的面色，什麼時候都不快活的樣子，朝晚燒水，掃庭心，很老實地做他的工作。頭腦有些低能，不絕在想什麼事情，却不得要領，被姑母或阿雪喊了一聲叱責，便漲起了表情不靈敏的面皮，活的一轉他多疑的白眼珠，發怒是必然的，始終在口裏獨個人呶呶地吐着不平。

『看了鈴木，好像家裏住有妖魔的樣子。』

姑母這樣說，也不是無理的。雖則是鈍根，却非常陰險有些韌纏絆的態度。可是那人在小時也是一等的聰明人，姑夫在生前看中了帶他到家裏，將來要是能出身立世，就給照子做女婿的，一時不小心露了這樣的口風，就深深地認作眞事，拚命用起功來就變成鈍根了。現在還是照子所說的什麼話，都不怒而聽從。一定是他吞想着照子，沒頭於Onan-ism的結果，所以變了鈍貨，佐伯這樣想。豈但是鈴木呢，就是自己從按

近照子以後，就過度地煩惹神經，像要變成鈍才的樣子。實際和她對話之後，就覺得五體疲倦。她像有攪亂男人頭腦的能力。……佐伯這樣想。

勃窣勃窣地樓梯上響着鈍重的脚音，某晚鈴木走上樓來。已經九月末的秋天的晚上，蟋蟀的聲音唧唧的叫着姑母以下女人們都出去了，靜寂的樓下的掛鐘上，微微地透出秒針走動的聲息。

『你在用功，』

這樣說着在對面對坐下了。眼睛溜溜在室內環視一周。

『唔，沒有什麼。』

這一聲之後，佐伯正一正坐相，奇訝地看着鈴木的面色。從不大和自己招呼的那個沈默的人，有什麼事情而特地到樓上來呢？……

『這幾天夜長起來了哪』

用暗昧的聽不清楚的聲音，吶吶地講着話，鈴木又沈倒了頭。狠狠地塗着油的頭髮，在電燈底下發光。粗大黃黑像生薑一般的手指，不列不列地動着。默默地在膝頭上按着什麼拍子。像有什麼要相談的話，乘家族不在的機會進來，却又不敢輕易開口。像奇怪地重重感受壓迫，佐伯是心神焦燥起來了。到底是想說什麼呢？囁囁囁囁地只顧尋思着。要有話趕快地說出就是了。……心中想這樣喝喊。

可是鈴木很不容易講出來。只差不說『你照老樣用功好了，我自由坐在這裏。』一味看着疊的縫隙，上半身緩緩地搖着。……四圍是很靜寂。街上咯噠咯噠的木屐聲音很清楚，遠遠地本鄉街上的電車的軋音，像鐘的餘韻一般般般作響。

『很對不起。實在有一點，那個稍微要向你請教請教的事情。』

到底漸漸說出來了。仍舊注視着疊縫，緩緩搖着身子。

『並非別的事情，實在關於照子小姐的事。』

『啊，什麼呢？說出來看。』

佐伯竭力裝出輕快的樣子，稍爲高聲地說，是因爲喉頭積了唾吐的緣故吧，聲音有些枯碎糊塗的樣子。

『還有一件要問你的。你到此家來是用怎樣的一種關係？』

『說怎樣關係？我同此地本來是親戚，因學校相近，爲便利的緣故，就寄住此地。』

『只有這一點麼？你和照子小姐中間沒有什麼別的關係麼？譬如說長輩之間已訂結了婚約之類。』

『也沒有這種事情。』

『眞的麼？請不要瞞騙我。』

『不，不，那是眞的。』

鈴木做出猜疑樣的眼色，露出不整的齒列，獰獰地發慘然的笑容。

『就使是這樣子，不過將來若是你說要，那麼要結婚總也做得到吧。……』

『說要，姑母也許肯給，但本人却不知道怎樣，而且我也不想就結婚。』

佐伯在談話之中漸漸生了氣，像那鈍根的鈍氣傳透了過來一樣。想

要發大聲叱罵他一頓，心裏憤憤的竭力忍耐着。又是對於那對手的一無遺憾地發揮他那愚鈍的腦髓，多少覺得些痛快。

『但是結婚姑且不管，總之你定是歡喜照子小姐的吧。決不會不喜歡的。總之我覺得這樣。」

『原沒有什麼特別厭惡。」

『不，是喜歡的吧。或者竟是戀愛着她的吧？這一點是我要問的。」

這樣說了，鈴木做出本性很狡猾的兇相，忽的䀹一䀹眼睛，像說要你說的事情不都說出來是不答應的，凝目地監視着佐伯的一舉手一投足。

『說戀愛這些事情。那決不。」

佐伯這樣吃吃地辯解中，不知爲什麼突然覺得惱怒起來。

『到底你截樹尋根地盤詰這些事情幹麼？戀愛不戀愛不是我的自由麼？不用你的管。」

說話的中間，心臟突搏突搏地跳動起來，像一時血都昇到了頭上，這樣地自覺到。狗血噴頭的怒罵突然從正面倒下來，鈴木的漲鼓的腮頰上，慚慚消退了險惡的形相，就變到了重苦的陰慘慘的不好看的笑臉。

『請你不要這樣發怒。我不過想對你忠告一下。照子小姐是很了不得的女人。平常是裝做着，在她心中却全不把男子當一回事。實在是很祕密的話……」

鈴木更加放底了聲音，躬過頭來，很像求同感的口調說：

『大概你也知道的吧，她已經不是處女了。像和許多男學生有過關係的樣子。第一，因爲以前和我也有過關係的……」

這樣說了，暫時等待對手的回答，因佐伯不說什麼，他又接下去講：

『可是她真是美人。我若是爲了她之故，捨生赴死也是願意的。照子小姐的父親活着的時候，的確說過配給我，到了近來，好像她母親是變了心的樣子，所以我即刻要來問你這些事情。——總之是母親的不好。父親所約定的事情現在再想反悔，那真是太無法無天了，她倘使存這個心思，我也有方法對付，什麼照子的心氣，我比她母親了解些，她是非常冷酷的，雖則也會有玩弄男人的心情，却不會去戀愛他的，所以專一厭煩地纏住她，到末了她討厭不過，和什麼人結婚都答應的。」

這樣的話斷斷續續地說，吶吶地反覆談着，永無停止的樣子，忽然門口的格子門格拉地開了，聽得了三個人的脚步聲。

『對不起，今夜的話請守祕密。」

這樣說着，鈴木飛快地跑下去了。

總是十一點光景吧。再隔了一點鐘大家睡靜了的時候，

『謙哥兒，還沒睡麼？」

這樣說，姑母在法蘭絨的寢衣之上，加披了外套走上來。

『先刻鈴木到樓上來了麼？」

她在佐伯所憑靠的几角上撐了臂肘，托着頷，一面單手從懷裏取出烟草匣來。多少帶些不安心的面色。

「是，來過的。」

「是吧。原來在回來的時候，從樓上走下來的勃達勃達的聲音有些異樣，照子說來問問你看。不是平常一句話也不大和你交談麼？很可笑的。他說些什麼話呢？」

「那些最笨不過的話，一個人滔滔地說着，那東西眞是大傻瓜。」

難得佐伯是用爽朗的音聲流暢地說。

「不是又說我的壞話麼？到處走開去宣揚莫須有的事，眞討厭。雖則那人是蠢才却會用手段，——大概是說你和照子什麼樣了。」

「正是這樣。」

「那麼你不說大概也知道的。年青的男子稍微和照子有些認識了，他便要去問的。那是他的性癖，請你不要怪怨。」

「我也不覺得什麼。不過這樣姑母不是很討厭麼？」

「討厭討厭。還有什麼話呢。……」

皺皺眉頭的當兒，把烟管的烟斗撲的敲了一下，姑母又接下去講：

「爲了他的緣故我時時躭心着。你姑夫死去後，曾經一次回絕他出去，那時候是恨我們母女，每天每天懷中隱藏了刀子，在我家的周圍徘徊，鬧那一種把戲的。外邊不明白的說起來不知我們待他怎樣壞了，而且不再把他收進來便要來放火也難說，沒有法子只得再留了他。照子却說沒有什麼，鈴木是膽小的人，只會掉小槍花嚇人，我卻並不這樣想那東西說不定是要殺人的。……」

立刻佐伯想像到那被法蘭絨包裹着的姑母，那小胖胖的身體由拉着鬢毛或者什麼，慘酷地摜倒在地上，鮮血淋漓的，發出銳烈的悲鳴那種情景。在那懷中如同象的耳朵一般垂下的乳旁邊，一刀插刺進去，是怎樣的呀！那異樣不調和的肥胖的股肉抖顫着，像大蘿蔔·一般的手脚在空中擂鼓似的動，打醉八仙般地鬧了一回之後，那矜重的表情中央的眉間被斬開了，咻的像煮牛肉一樣那斷氣的那刻，是怎樣的。……

鐺的樓上的掛鐘，打了一個半時的報告。四圍更加靜寂，益加感得寒氣襲人。姑母熱心地講着話，不住用烟斗在烟草盆中撥灰。灰轉變成種種的山形，有時見有像螢尾般的火屑，却不容易過着煙草。

「……所以我很躭憂，照子也不能不就要有女壻，想到那傻瓜不知又要幹什麼，眞個……」

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吹着了烟草，姑母的鼻孔中與話說同時吐出朦朦的白烟，漂在二人之間，流散開去。

「而且每逢到照子有緣談話時，他總做出不好看的顏色，我眞討厭極了。謙哥兒也替我對她講講。雖則我也是很糊塗的，那小妮子却益加，已經二十四歲她還不知在計算着什麼的？」

姑母不像平常一樣地元氣，意氣銷沈地不住吐着怨懟，到鐘打了十二點，完結了話頭，

「因爲這個道理，鈴木無論說什麼話，你不要去理睬他。和那東西關涉了，到末來連你都要懷恨的——夜深了你也安置吧。」

這樣說了下樓去。

次日的早晨，佐伯在洗浴間洗臉，跣足在掃庭中的鈴木，從浴槽邊的側門口蹣跚地走了進來，

『你早呀。』

佐伯突然吃驚的樣子，做出故意要好的聲音，可是他好像非常惱怒的樣子，暫時也不回答，鼓起了面孔。

『昨夜的事情你完全告訴了哪。——你想假癡假呆也騙不過的。我那時後一眼也不閃地靜聽着呢。的確當家太太到樓上來講談到了十二點過鐘。我和你已經是仇寇了，以後斷然不同你開口，隨你對我說什麼都是無益的，你留心着。』

這樣說了拂地退出了浴房，又像若無其事的在掃庭中了。

佐伯心中這樣想別人的待他好，那人愈加對人結怨。也許我要被他殺了。無論怎樣爲他盡力，也不去接近照子，愈加是眞實爲他出力，他愈加怨恨我，到着末來被他殺死也難說。可是若使始終留心着避開被他殺死的危險，在東躲西逃之中，和照子墮入了戀愛，也就同樣陷入了要被殺死的運命。

鈴木還在掃庭中。那粗大而有力的手，執着箒屈了腰在掃庭中。被那個身軀所擋了，是逃也沒法逃走的。——種種雜多無根的恐怖，活活地湧起在佐伯的頭中攪亂着。

十月已過半了，學校中的講義已是很進步了，而他的筆記簿子一毫也不厚起來，却漸漸說『什麼，不是每天去也不妨的，』或『啊，今天精神不好』那些不怕羞的話，兩三天不上學校去。早晨非常地遲起，稍有空閑工夫就鑽進被中，睜開獸一般的渴望着什麼的眼睛，凝視着天花板，昏沈沈地想起種種，環流到腦中的血，沈沈地在頭中響，眼前好像看見許多泡粒亂散，耳鳴哩，接連着那種像身裏骨節酥散那樣的懶怠的日子。稍稍地小睡時也做着許多很官能的奇怪荒唐的夢，那些夢到醒了也還留着殘象在腦中，天氣好的日子，從南窗射進來非常晶瑩的青天，照着鈍濁的頭腦，也再起不了去放蕩的心思，髣髴這樣衰弱的身體，連接兩日嘗了刺戟強烈的糜爛的歡樂便要死去的樣子。

照子一天不知要上樓來幾回。那個大身女子的平闊的脚，走在眠睡的枕頭邊，佐伯感着自己身體是被凌踐的樣子。

『我每走上樓梯，鈴木每扮鬼臉，所以更故意多走走。』

這樣說，照子在佐伯的眼前坐下了。

『此兩三日來傷了風。』

從袖中拿出手帕來拭着鼻涕。

『這種女人傷了風是更覺 Attractive 哪。』

這樣想，佐伯挺着眼仰看照子的面目長長飽滿的臉孔，像吃殘的食物一般污穢，唇上像爛楊梅一樣紅亦溫暖的活氣和強而有力底吹息，降到頭上來，佐伯惱惱地覺到。

『唔唔。』

他回答着無關的話，懶洋洋地看着高繫在她胸口的丸帶的每呼吸顫動着的樣子。

『表哥！——你自從那一次鈴木來了之後，逢着我總不給好臉色看。』

這樣說了，照子着的低了腰伸直脚坐下。是不洗浴之故吧，膊上所露出兩手的指頭有些灰黑色。佐伯覺得那大手掌好像立時要來撫摩他的面孔那樣子。

『我總覺得像有要被他殺死的樣子。』

『爲什麼呢？有什麼要被殺，有緣故麼？沒有連你都懷恨的道理啊。』

『這自然是沒有的。』

佐伯連忙打消地說，總有些不好意思的樣子，不看照子的面孔，接續說下去。

『但是他縱使沒有什緣故，要恨還是要恨的，所以討厭。——只覺得要無緣無故被殺的樣子。』

『不打緊，他不是能做這些事的爽快的人。——不過若說殺，第一是母親吧，像我他到底不能起殺氣的樣子。』

『這是難說的。老古話說愛極生恨。』

『不，的確不會殺的。以前趕出了去時，只恐嚇着母親，我日夜大膽地出去，一毫也不敢來驚動。……』

照子輕輕地俯到前方來像要蓋掩他。

『至於說要殺你，表哥，那是斷然不會有的。况且卽使兩人之間有了什麼。……』

佐伯突然起了恐怕什麼的眼色。

『照姑兒，我頭痛，請你下次再來談吧。』

用急躁的調子狠狠地說了。

不久和照子替代的，走上了女中的雪姐來，在室內偸偸地尋什麼東西樣子。

『小姐說忘了手帕兒在這裏，你知道麼？說是拭了鼻涕的齷齪東西，叫我來拿。……』

『若是忘了總在這一邊吧。我可不曾顧到。』

佐伯回答了不負責的話，背轉身睡了。再等尋不到下去了一刻之後，又蠢蠢地起來，一面留心看樓梯邊的樣子，膽怯地縮了肩，從被褥底下拿出手帕，用食指姆指摘起在眼前。

四折疊的手帕，打溼而粘着了，像灰黑的板一樣，揭開中間來，發散出鼻傷風特有的鼻氣水涕浸透了滑滑的冷了的布片，他放在兩手中間滑擦哩，貼到臉孔上哩，末了蹙了額，像狗一般吐出舌頭去舐了。

……這是涕的味道哪，髣髴像舐悶沈沈臭氣一般只有淡淡的鹹味留在舌尖上。可是這不可思議的辛辣的非常有趣的事體，被我發現了。在人間歡樂世間中的裏面，却有這樣祕密奇妙的樂園潛在着。……他在口中積起來的唾水，一口氣吞了下去。一種亂橫的快感，如同烟草的

麻醉一般，浸潤了腦中，又有一時被推落了發狂的谷底一般的恐怖所追脅着，耽溺在裏面拼命地鼓舌的舐着。

過了二三分鐘之後，他再把手巾輕輕放到被褥底下，抱着眼眩般亂惑的頭腦，耽溺在憂鬱暗淡的思路。我是這樣地漸漸被照子所踐踏倒了。由那女人的像蜥蜴一般的細長苗條的身體，和鈴木同樣也像黑雲一般地蓋到我的運命上來。……

翌朝佐伯起床之後，馬上把手帕放入洋服的暗袋裏，悄悄地像逃一般走過鈴木之前而到學校。於是緊緊地關上了便所的門，在裏面把牠展開來，或者在池塘邊的亂草叢中像野獸嚼吃人肉一般地咭啵咭啵。不久又覺得被不可名狀的嫌惡的不快意所呪着，變了可怕的青黑色面皮，飄然地回到家裏。那時手帕上的水涕已經不殘留什麼渣精而黃色地乾得硬挺挺了。



「趕快降伏吧，」只不說出口，照子仍不住走上樓來，來了就刺激佐伯的神經。那銀絲一般的眼中泛起似媚似嘲的微笑，步步地肉薄過來，佐伯像怕被看破手巾的一件，迴避着而仍被十分翻弄惱亂。在那個柔軟而肥潤的四肢發達的肉體之下，他的魂被壓碎，掙扎着焦煩着而無法逃避的一種重苦之中，做那像哀求的眼色，却又想

「照子這淫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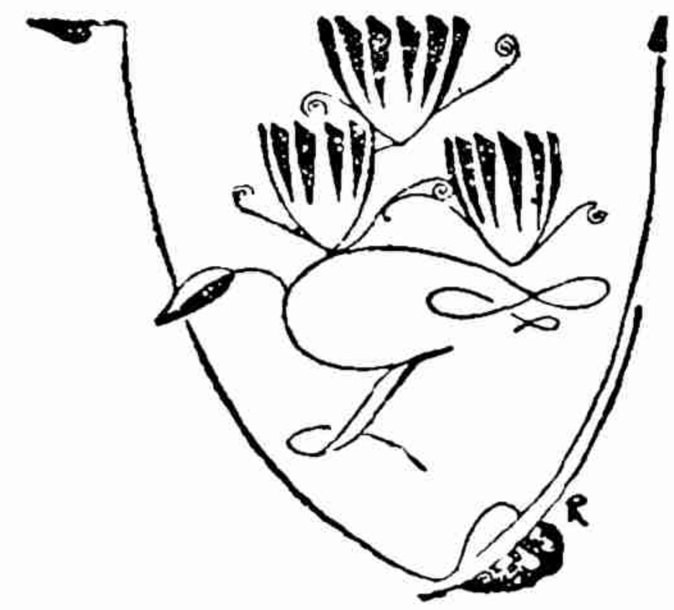
這樣呻吟般地怒號一聲，却又暗中說：

「無論怎樣地誘惑，豈是就能降伏的！在我有她也不知鈴木也不知的祕密的樂園呀。」

那些不服輸的話而生嗤笑的心情。

蟋蟀（四幕劇）（續）

熊佛西



第三幕

和平山的和平寺前。松柏成林，飛鳥成羣，潺潺的泉聲，頗有非此塵世之情況；然而遠遠的送來一陣陣的吼號聲，鼙戰聲，不覺又呈一種恐怖的景象。

開幕時，一年逾百歲之老僧，靜坐於古松下的大磐石上。寺內鐘聲嬝嬝。一小兵帶着盜賊的神色，斜披着一件軍衣，汗流滿面的上。

兵甲　謝天謝地！這裏居然有這樣一個好地方，讓我們歇歇脚！嘿！那位大師父，這是什麼廟呀？（老僧沒回應。兵甲則高聲往山下深林呼道。）大哥！大哥！請趕快把大人攙上來罷，這裏有好地方歇息呢！

兵乙　（在後台。）這裏可以上來麼？

兵甲　一直可以上來，沒有什麼危險！

兵乙　（仍在後台。）大人一步也走不動了，還是你下來幫忙攙攙罷！

兵甲　好罷，你們等等，我就下來了。

（兵甲下。小僧因聞人聲由廟內出來巡哨一番，但無所見卽退。片刻，甲乙二兵扶着丁圖將軍狼狽倉惶的上。）

丁圖　倒沒想到在這麼一座野獸橫行的山中，還有這麼一塊像人躭的地方！這是什麼地方，你們知道麼？

兵甲　大人，這是一個和尙廟。

丁圖　這是什麼廟？

兵甲　我不知道。

兵乙　誰認識字？那上面不是寫得有字嗎？

兵甲　那上面寫的是——

丁圖　寫的是什麼？

兵甲　我不認識！

丁圖　糊塗東西！怎麼那三個字亦不認識？（轉問乙。）你認識麼？

兵乙　小的從來沒進過學堂門！

丁圖　你們看！我們國家怎麼會強，養着這麼些不識字的兵？

兵甲　請大人教我們那是三個什麼字？

（丁圖將軍躊躇片刻，忽然看見松下的老僧。）

丁圖　你們這兩個傻東西！那邊坐的不是這

廟裏的和尙麼?還不趕快去問問他——看看這究竟是什麼廟,叫他先拿點東西給咱們吃吃!

兵甲　那個和尙不見得是活的。我剛纔已經問過他。

兵乙　讓咱來問問他!嘿!老和尙!你是這廟裏的和尙麼?

兵甲　糟羔!你問話也不會!應該這樣問:嘿!大師父,您是這廟裏的師父麼?

兵乙　怎麼他不回答?

兵甲　他準是一個死和尙!

兵乙　讓我來摩摩他的腦袋,看看他還有氣沒?(摩)呀?死和尙的確是死和尙!腦袋上一點熱氣也沒!

兵甲　我說大哥,你眞傻!他的腦袋沒熱氣亦不見得就死了,讓我來把把他的脈,看看他到底死了沒?(把脈)噯呀?糟了!眞是死了!

丁圖　你們都是些飯桶!連瞧一個和尙死的活的亦瞧不出來,還要摩頭把脈,眞是廢物!你們瞧我的:(此時丁圖將軍掏出手鎗來比準丁老僧。)你究竟是死的還是活的?倘若我數了『一二三』你再不開口,我就霹靂一聲,請你一命見閻王!一!二!(三尙未說,小僧已站在寺門口止住。)

小僧　嘿!你們是些什麼人,敢在這兒胡鬧?

丁圖　好極了!那裏出來了一個小和尙,你們趕快把他綑起來罷!

兵甲　着!

(兩個兵士胡裏胡塗將小僧綑綁起來。)

小僧　你們究竟爲了什麼要在這兒橫行霸道?

丁圖　老實告訴你罷,我就是丁圖將軍!

小僧　什麼丁圖將軍?

兵甲　你連我們的大人都不知道嗎?

小僧　不管你們是什麼東西!你們究竟到這兒來幹嗎的?

丁圖　我們是來尋找和平石的!

小僧　和平石?

丁圖　對,和平石!你知道在什麼地方麼?

小僧　那兒有這麼一個東西?

丁圖　這不是和平山嗎?

小僧　對,和平山!但是——

丁圖　和平山上不是有一個和平石嗎?

小僧　那——我可不知道!

兵甲　大人,咱們都餓得很,先到廟裏去尋點東西吃罷!

小僧　要東西吃,亦得先問過我的師父!

丁圖　誰是你的師父?

小僧　就是剛纔你要打死的那位老人!

丁圖　原來這個怪物就是你的師父?他究竟是死的還是活的?

小僧　他不但不是死的,而且永遠不死的!

丁圖　如此說來他倒是一個長生不老的怪物?

兵甲　他每天吃些什麼?

丁圖　當然不是米飯!

小僧　是飯。他每天只要吃三粒米飯!

丁圖　這眞是怪事!他今年有多少歲了?

小僧　一百二十八!

丁圖　他的兩隻眼睛爲什麼總是閉着?

小僧　他整天的都是如此。
兵乙　我們現在說話他能聽見麽？
小僧　他可以聽見，亦可以不聽見！
丁圖　我不懂你這話的意思！
小僧　倘他要聽，他就可以聽見，倘他不要聽，他就可以不聽見！
丁圖　他有這麽大的能力？
小僧　這是修練而成的，凡人是萬萬辦不到的！
丁圖　現在我想和他談談，能夠麽？
小僧　這任乎他高興不高興，他若高興，他就先會開口，他若不高興，他就永遠是這樣的默坐着！

（老僧此時突然睜開了眼睛。）

老僧　你們要想找到和平石，除非先和平了你們自己的心！你們同來的共有五十四位，對不對？昨晚經過獅子洞的時候，都被獅子吃了，對嗎？
丁圖　活神仙！活神仙！眞是活神仙！咱們趕快跪下來罷！他居然知道我們昨晚的災難！眞是活神仙！跪下！跪下！趕快跪下來磕三個響頭！

（丁圖將軍與兵甲乙跪下，對着老僧恭恭敬敬的磕了三個響頭。）

老僧　你們不要尊敬我，先尊敬你們自己罷！我勸你們趕快下山去，不然你們三人的性命亦難保！
丁圖　務求活神仙打救！
老僧　徒弟，獻給他們山菓，讓他們今晚在廟內寄宿一夜，明早送他們經過獅子洞下山！
小僧　是！
丁圖　謝謝活神仙的恩典！

（老僧又閉目靜坐。小僧引着丁圖將軍等入廟內。片刻周仁周義同上。）

周仁　咱們倆現在也居然到了這和平寺！不壞，這地方倒不壞！今晚就到這兒寄宿一晚，順便亦可向這廟裏的和尚打聽一點消息。咱們進去罷？
周義　這兒不是有一個老和尚打坐嗎？常聽人說這和平寺裏有一個老和尚，在這兒修了一百多年，聽說他很有一點道法，恐怕就是他？也許他知道這和平石究竟在什麽地方，我們不妨先問問他！
周仁　讓我來問他。請問大師！
老僧　檀樾有何見教？
周仁　久聞此山有一和平石，但不知此石究在此山的何方？
老僧　要到和平石去確非易事。第一要你們心內和平，第二要熟習本山的路徑。否則難保性命！不知兩位心內是否和平？是否熟習路徑？
周仁　我們心內非常和平！
老僧　的確和平？
周仁　確是非常和平！
老僧　你們兩位是什麽關係？
周仁　同胞弟兄！
老僧　我看你們倆不像同胞弟兄！
周仁　確是同胞弟兄！
老僧　你們是否熟習此山的路徑？

周仁　完全不熟習！

老僧　你們既不熟習路徑，最好今晚在此安息一夜，明早下山爲妙。因爲不熟習路途，定有性命之憂！

周義　（低聲。）大哥，不要相信他這話，我想絕對沒有他說的這麼厲害。你問他，你問他和平石究竟在什麼地方就得了！

周仁　我們亦知道不熟習路徑是非常危險的，可是我們很希望大師能具體的告訴我們和平石到底在什麼地方？

老僧　此事恕不能奉告。從前曾有人因不熟習此山的路徑，他們不聽我的勸告冒險去了，結果十八竟無一人回，你看這是多麼危險呀！

周義　我們并不是完全不熟習路徑，不過不十分熟習罷了！

老僧　非十分熟習不可！

周義　可是我們有很詳細的地圖！

周仁　（低聲。）我們那兒有地圖？

周義　（低聲。）暫時騙他的！

老僧　既有地圖則可！

周仁　那麼請問和平石在什麼地方？

老僧　在虎豹窩。

周仁　虎豹窩離此有多遠？

老僧　據說八十里。

周仁　大師曾到過虎豹窩麼？

老僧　沒。

周仁　大師既未親自去過，怎麼知道和平石一定在虎豹窩？

老僧　說起和平石的故事來倒非常有趣：遠遠近近的人都知道這和平山上有一塊和平石，但大家都不知道這塊石頭究竟在什麼地方。所以只聽見人人傳說：『和平石和平石，』但從來沒人找到和平石！不過，只要你注意觀察，每在夜深，不管天晴下雨，在虎豹窩你可以看見一球很大很大的白光！夜夜都是如此！在我們這兒看得最清楚！因爲這兒是全山最高的地方！——所以我纔敢斷定：如其這山上有一塊和平石，必在虎豹窩！

周仁　從來有人見過這和平石麼？

老僧　據我所知只有地國探險家阿美德君。據他自己說他見過此石，不知是眞是假。同他去的有十三人，到後來僅僅剩得他一個人回來！

周義　其餘的十二人都死了嗎？

老僧　可不是嗎？

周義　眞是危險！

老僧　所以我纔奉勸兩位要小心！

周仁　謝謝大師的指教。我們今晚暫在貴廟借宿一夜，明早再定方針。

（小僧上。）

老僧　小心爲宜。徒弟！

小僧　着！

老僧　將這兩位貴客先獻山菓，然後帶到大殿歇息一宿！

小僧　着！

（小僧引着周仁周義入廟。老僧仍是繼續靜坐片刻。幽古公主與周禮同上。時已近黃昏。）

周禮　這就是咱們圖上的和平寺。那樹下坐

着的就是我咋天和你講的那位老和尚。

公主　看他的神色，的確很有點修養？

周禮　是的，他在這山上已經修錬了七十多年，前幾次我來這兒都承他指示一切。所以我纔知道和平石確在虎豹窩。

公主　你可以介紹我和他談談麼？

周禮　現在不成！是他靜坐的時候。停一會兒就可以。咱們就在這兒先歇一會罷！

公主　這山雖是危險，可是風景眞美！

周禮　今天你覺得勞苦麼？

公主　一點不！并且覺得非常有趣！假使今天沒有這張地圖，也許要遇到危險？

周禮　這張地圖重要的功用不在今天，而在明天！

公主　爲什麼？

此時周仁周義突由廟內上，乍見公主及周禮在廟前閒談，卽躱於樹後竊聽。

周禮　因爲從和平寺到虎豹窩是全山最危險的一條道。倘無詳細地圖，定有性命之憂。因爲從這兒到虎豹窩，必先經過長蟲穴墨風洞。這黑風洞是最難過的一關。據說這洞裏有一種熱風，凡人碰着必死！不過熟習此洞情形的人，可以設法避去！你瞧，你瞧我這圖上畫的這些紅線，就是指明熱風最厲害的地方！

公主　那麼假如你的兩位令兄來了，豈不非常危險？

周禮　是的，很危險，可是他們一定不會來！

公主　據我揣度他們是想來的，可是他們沒有地圖！

周禮　我曾將地圖讓給他們，但是他們又不肯要！

公主　他們爲什麼不同我們一塊兒來呢？

老僧　突然開了眼。周先生！你不是今晚又要在這兒寄宿麼？

周禮　不但我又要叨擾大師，并且我還帶了一位幽古公主同來叨擾！

老僧　請你們自己進去就得了。倘若需要什麼，竟管告訴我的徒弟！這位女施主倘若不便同你們住在正殿，就請她住到後殿亦可。

周禮　謝謝大師！

老僧　你們都是來探險的麼？

周禮　她亦是來尋找和平石的！因爲她想促進世界和平！

老僧　哈哈！世界和平？除非人們各人先平了自己的心。

說罷又閉上眼了。

公主　除非人們先平了自己的心？

此時晚鐘漸急，夜色已濃，周禮攜公主入廟時，閉幕。

第四幕

和平寺的正殿。中立大佛，兩旁有種種面目可憎手執鎗刀之偶像。正殿的左右可通前後殿。由天井透下來的朦朧月色，正照在那些魑魅的偶像上。佛前，只剩一枝殘香。

開幕時丁圖將軍與兵甲乙睡在地下鼾聲大作，與斷續急緩的「木魚」聲息息相印。周仁周義亦在預備就寢。

周義　由外上。咱們快點睡下罷！他們已經向

這邊來了！

周仁　怎麼一點也瞧不見！幸虧今晚還有月亮！

周義　這種不明不暗的光景，正適合我們今晚的工作！

周仁　你決計實行最後的手段麼？

周義　這是沒法的事！我們本不應該如此待他，更不願如此待他，不過他既不弟於前，我們何必兄於後呢？

周仁　不過這事假如成功了，——

周義　有了地圖，一定成功！

周仁　將來是你得公主呢，還是我得公主？

周義　大哥！

周仁　二弟！

周義　難道你還疑心我麼？

周仁　不！

周義　事情假若成功了，公主當然歸大哥！

周仁　好罷！

周義　咱們快點睡下！他們快來了！最好將我們的臉用手巾罩住，只露兩隻眼睛在外面。

兩人將手巾裹好了臉，急急忙忙睡下。

周仁　這是誰的鼾聲，嚇壞人的，二弟？

周義　不知是那裏來的三個大漢睡在路口！

周仁　二弟！我的心這會兒有點跳！

周義　我的心亦有點跳！

周仁　這是怎麼一回事？

周義　不要緊，我有法子！

周義起來，將皮包打開取出半瓶汾酒。

周義　咱們心跳完全是由於咱們沒有喝足酒！咱們再把這半瓶喝完！

周仁　好罷！接過瓶來喝了幾口。

周義　再喝幾口！

周仁　夠了！夠了！其餘的你喝罷！

周義將瓶酒一飲而盡。

周義　咱們快點睡下罷！你聽？有人說話！

二人急忙睡下。小僧提着一個小油燈引着周禮與古公主上。

小僧　這就是正殿。周先生，請你把皮包先放在這兒。

周禮　是！今晚還有別人在這兒睡麼？

小僧　也是幾個遊客。

公主　我睡到什麼地方去？

小僧　後殿還有空房。走這邊過去。

周禮將行李等物留下，即同小僧公主往後殿。

周義　大哥！大哥！

周仁　二弟！

周義　也許在他這小皮包裏！讓咱們檢查檢查罷！

周仁　也好。

二人將周禮的皮包打開。

周義　怎麼瞧不見？把你帶來的洋火插一根！

周仁　成！

二人一面插着洋火，一面搜查，但終無所得。

周義　怪事！怎麼沒有？

周仁　這麼重要的東西自然他會帶在身邊！趕快把東西歸原罷！有人來了！那是什麼？

周義　沒有什麼？

周仁　我明明看見你放了一張東西到口袋裏去了！

周義　是一張相片！

周仁　讓我看看是誰的相片？

（又插了一根洋火看相片。）

周仁　越看越好看！難怪天下多少青年英俊都爲你昏迷顛倒！二弟，這張相片就放在我身邊罷？

周義　她的身體尚且要屬大哥，何况她的相片！

周仁　唉！倘若三弟能像二弟這樣的慷慨，何至……

周義　快睡……睡罷！他……他來了！

（小僧與周禮上。）

小僧　你也請睡罷，已經夜深了。

周禮　我今天實在倦極了，不到三分鐘我就可以睡着！

小僧　這裏晚上很涼，你沒帶被褥來麼？

周禮　沒有。但是我可以穿着衣服睡。

小僧　那麼明天見！

周禮　明天見，謝謝你。

（小僧退。周禮睡下。室內只是一片鼾聲和遠遠的木魚聲與風吹樹葉聲。片刻，周義又起來搜查周禮的皮包。周禮咳嗽，周義復睡下。再片刻，周義又起來到周仁跟前。）

周義　大哥！他已睡着了，咱們下手罷！

周仁　我還有點心跳！

周義　你鼓起勇氣來罷！你把那把小刀給我！

周仁　好罷！

（周仁將一柄雪亮的小刀遞給周義。此時周禮囈唔呀唔的說夢話。）

周禮　（夢話。）對於我的兩位哥哥，我眞放心不下。

周仁　他還沒睡着！

周義　這是夢話。

周仁　你再聽！

周禮　公主！只要你能嫁我，我願爲你犧牲一切！

周義　這還是夢話！大哥，不要猶豫了！事已至此，已顧不得別的，只有先下手爲妙！

周仁　我終不忍！

周義　這是迂夫子的廢話！現在的世界是一個人吃人的世界！倘若你今天不吃別人，明天別人就要吃你！請你鼓起勁來罷，大哥！

周仁　他是我們的同胞！

周義　我們亦是他的同胞！

周仁　所以我們應該彼此愛護，不應該互相殘殺，如蟋蟀一般！

周義　但是——現在就是這樣的一個世界！倘若我們不如此，我們就不時髦！

周仁　我的心越跳越厲害了！

周義　這由於你缺乏勇敢！

周仁　這正是我富於勇敢！

周義　我要單獨進行！

周仁　不可！

（兩人彼此呆望着半晌，最後周義拿着雪亮的尖刀到周禮面前，正舉刀欲下，周仁急欲從周義手中將刀奪下，未果，周禮即被驚醒。）

周禮　誰呀！（周仁周義往後退兩步。）誰呀！（又退兩步。）是人還是鬼？你……你說不說？你不說我就是一鎗！

周義持刀欲前，周禮卽開鎗未中，周義卽將周禮連刺數刀，丁圖將軍等均被驚醒，於是亦在黑暗中開鎗亂擊，全場大亂，周禮受傷倒地，周仁周義不支，往外逃，丁圖將軍等開鎗追下。片刻小僧提着一個小燈與幽古公主同上。

小僧　這倒怪事！我明明聽到鎗聲是由這兒來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將燈逼近一照，見周禮橫倒在地，不覺大驚。嗳喲！不好了！不……不好……好了！

公主　嗳呀！這是怎麼一回事？

周禮　公主！公……公主！請別……別驚……驚駭！我……我……我還沒……沒死呢！

公主　你是三先生麼？

周禮　是……是！公主！公主！

公主　這……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周禮　我亦不知道！我……我睡着了的時候，彷彿有人在我身上摸索，將我驚醒了，我睜開眼睛一看，看見兩個人正拿着雪白的尖刀想殺我，我爲自衛計，不得不掏出手鎗來射擊。我們正在互相抵抗的時候，不知從那裏來的第三者又向我們射擊，所以至終我還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想謀殺我的究竟是誰？

公主　你受了傷麼？

周禮　我不知道。我好像做夢似的。不過我覺得我的身體不能移動！

公主　讓我來替你瞧瞧！請把你指小僧。的燈借我用一用！

幽古公主將周禮的身體細細檢查一番。

公主　嗳呀！

周禮　什麼？

公主　嗳呀！

周禮　什麼？

公主　這還了得——這麼些刀口：一刀，兩刀，三刀，四刀，五刀，六刀，嗳呀，一共六刀！好在未中要害！你……你覺……覺得痛……痛麼？

周禮　我不知道！

公主　向小僧。你們這兒有什麼藥麼？

小僧　要去問問我的師父！

公主　勞駕！

小僧　你還要燈麼？

公主　不要了，天已快要亮了！

小僧下。

周禮　公主，這種結果是我當時沒想到的！我現在要急於知道殺我的究竟是些什麼人？

公主　我想一定是這兒的遊客！

周禮　這是毫無疑義的！

公主　不過我還有點懷疑！

周禮　懷疑？懷疑什麼？

公主　不過我又不敢這樣的懷疑！

周禮　請你照直告訴我，你究竟懷疑什麼？

公主　我懷疑？——

周禮　什麼——

公主　傷害你的恐怕就是你的兩位令兄！

周禮　什麼！什麼！是他們麼？

周禮欲坐起來，公主扶之。

公主　我的確有點這樣懷疑！

周禮　公主！

公主 ……

周禮 你眞是這樣的懷疑麼？

公主 請你不要認眞，我的懷疑不見得靠得住！

周禮 你的懷疑是絕對靠不住的！這是絕對沒有的事！我的兩位哥哥是模範哥哥！是最慈愛的哥哥！他們就是我的手足！我們是一體的！整個的！手足相依的！我敢擔保，公主，你的懷疑是錯了！你的懷疑是靠不住的！

公主 惟願我的懷疑靠不住！

周禮 對！絕對靠不住的！我的兩位哥哥是向來疼我的！

公主 不過——

周禮 不過什麼？

公主 不過這次也許爲了我，你們兄弟間的情感傷失不少！

周禮 傷失情感亦不至骨肉互相殘殺？

（小僧上。）

公主 你們師父知道這回事麼？

小僧 他早就知道了！

公主 他不覺得奇怪麼？

小僧 不！

公主 他有藥麼？

小僧 他即刻就帶來！

公主 兇手跑了麼？

小僧 已經捉來了！

周禮 兇手捉住了？

小僧 捉住了！

周禮 勞你駕！請趕快把他們帶上來，我急於要知道傷害我的究竟是誰！

小僧 他們已經來了！

（此時丁圖將軍與兵甲乙督着周仁周義上。周仁周義的面目仍用手巾緊緊的纏住，但以背面向着周禮。）

公主 哦！原來又是丁圖將軍在這兒作怪！

丁圖 這是那裏話，公主？這事的發生不但與我丁圖將軍不相干，連我丁圖將軍也莫明其妙！

公主 那麼你爲什麼跑到這兒來？

丁圖 （帶着詼諧的笑。）奉了公主的命令，到這兒來找和平石的！

公主 你既是爲和平而來，爲什麼反到這兒來殺人？

丁圖 我這次實在是出來打抱不平的。我們昨晚正睡得起勁的時候，忽然聽到有人喊救命，於是我們纔起來參加這件亂子，結果把這兩個殺人的兇犯捉住了，

周禮 是的，完全是這麼一回事，現在請你們將這兩個兇犯的面巾去掉，我要看看想謀害我的究竟是誰！請趕快揭開，我急於要看！（鼓着最後的氣力。）揭開！請快揭開！

丁圖 （向甲乙兵。）把他們的鬼臉揭開！

（兵甲乙將周仁周義的罩臉巾去掉周禮一見，不覺昏倒。周仁周義祇是低頭不語，衆默然，老僧上。）

老僧 誰要藥？

小僧 這位倒在地下的先生。

周禮 不要了！不要了！這地球上絕對沒有能醫好我的傷痕的藥！我這傷痕！我這傷痕是永遠不能醫治的。

老僧 （不住的點頭。）

周禮　請過來！我的親愛的大哥二哥請過來，請過來看看你的三弟的傷痕！我這傷痕只有你倆能看見！

周仁周義大爲所動，不覺放聲啼哭。

周禮　你們不必哭！我的那張地圖還在這兒，你們拿走罷！暑停。怎麼你們不來拿！好公主，費你的心，請你代爲保管着罷！

公主將地圖接在手中，撕得粉碎，擲於空中。

公主　這眞是一場大夢！如今我這夢纔算做醒！然而我已經害了你們，害得你們弟兄三互相殘殺這亦是我當時沒有想到的！我以爲你們是仁兄仁弟，骨肉相愛的，誰知你們也是普通的兄弟唉！我這場大夢如今總算做醒了！到今日我纔知道這世界處處都是一樣！唉！

丁圖　就是你們這些假冒爲善的東西胡鬧，將這麼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弄得生氣了！公主，請你不要生氣罷，只要你肯嫁我，我還可以同你去尋找和平石！

公主　轉向周禮。你現在覺得怎樣？

周禮　我現在只等最後的時候臨到！

公主　唉！這都是爲我所誤！我很覺得對不住你！

周禮　這與公主不相干！這完全是人類心裏的鬼胎作怪！

公主　是的，人類心裏的鬼胎作怪！

默晕凝視着周禮，見他憔悴不堪，於是由袋內取出手帕一幅，撕成數條，代他裹傷，幕閉。

（全劇完）

一九二七，九月於北京。



附錄

現行中央及地方政府組織法

訓政綱領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三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公布

中國國民黨實施總理三民主義，依照建國大綱，在訓政時期訓練國民使用政權，至憲政開始，完成全民政治，制定左之綱領：

(一)中華民國於訓政期間由中國國民黨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

(二)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以政權付託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之。

(三)依照總理建國大綱所定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政權，應訓練國民逐漸推行，以立憲政之基礎。

(四)治權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項，付託於國民政府總攬而執行之，以立憲政時期民選政府之基礎。

(五)指導監督國民政府重大國務之施行，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行之。

(六)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之修正及解釋，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議決行之。



中央政治會議暫行條例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政治會議為全國實行訓政之最高指導機關，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負其全責。

第二條　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為政治會議當然委員。

第三條　中央執行委員會得推定其他政治會議委員，其人數不得超過前條當然委員名額之半數。

前項委員，須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

(一)為黨服務十年以上富有政治經驗者；

(二)負黨國之重任，其地位在特任官以上者。

第四條　國民政府委員亦為政治會議當然委員。

第五條　政治會議討論及決議之事項，以左列者為限：

(甲)建國綱領；

(乙)立法原則；

(丙)施政方針；

(丁)軍事大計；

(戊)國民政府委員，各院長副院長，及委員，各部長，各委員會委員長，各省政府委員，主席及廳長，各特別市長，駐外大使，特使，公使及特任特派官吏之人選。

第六條　政治會議不直接發布命令及處理政務。

第七條　政治會議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第八條　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得列席政治會議。

第九條　政治會議委員除特別緊急重要事件，經本會議之

許可，得派人代表列席報告外，平時不得派代表出席。

第十條　政治會議之決議，直接交由國民政府執行。

第十一條　政治會議之決議，有提交國民政府及各院，各軍事最高機關討論決定執行者，由各該長官負責辦理。

第十二條　政治會議設祕書長一人，祕書三人，辦事員若干人，由主席任命並指揮之。

第十三條　政治會議議事規則另定之。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三日中央政治會議通過

中國國民黨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設中華民國，既用兵力掃除障礙，由軍政時期入於訓政時期，允宜建立五權之規模，訓練人民行使政權之能力，以期促進憲政，奉政權於國民。茲謹本歷史上所授予本黨指導監督政府之職責，制定國民政府組織法，頒布之如左：

第一章　國民政府

第一條　國民政府總攬中華民國之治權。

第二條　國民政府統率陸海空軍。

第三條　國民政府行使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之權。

第四條　國民政府行大赦，特赦及減刑，復權。

第五條　國民政府以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五院組織之。

第六條　國民政府設主席委員一人，委員十二人至十六人。

第七條　國民政府五院院長副院長由國民政府委員任之。

第八條　國民政府主席代表國民政府接見外使，並舉行或參與國際典禮。

第九條　國民政府主席兼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

第十條　國民政府主席因事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行政院院長代理之。

第十一條　國民政府以國務會議處理國務。國務會議由國民政府委員組織之，國民政府主席為國務會議之主席。

第十二條　院與院間不能解決之事項，由國務會議議決之。

第十三條　公布法律，發布命令，經國務會議議決，由國民政府主席及五院院長署名行之。

第十四條　各院得依據法律發布命令。

第二章　行政院

第十五條　行政院為國民政府最高行政機關。

第十六條　行政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

院長因事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院長代理之。

第十七條　行政院設各部，分掌行政之職權。

關於特定之行政事宜，得設委員會掌理之。

第十八條　行政院各部設部長一人，政務次長，常任次長各一人。各委員會設委員長副委員長各一人，均由行政院院長提請國民政府分別任免之。

第十九條　行政院各部部長各委員會委員長，於必要時得列席國務會議及立法院會議。

第二十條　行政院關於主管事項得提出議案於立法院。

第二十一條　行政院會議，由行政院院長，副院長及各部部長各委員會委員長組織之，以行政院院長為主席。

第二十二條　左列事項，應經行政院會議議決：

（一）提出於立法院之法律案；

（二）提出於立法院之預算案；

（三）提出於立法院之大赦案；

（四）提出於立法院之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其他重要國際事項；

（五）薦任以上行政官吏之任免；

（六）行政院各部及各委員會間不能解決之事項；

（七）其他依法律或行政院院長認為應付行政院會議議決之事項。

第二十三條　行政院各部及各委員會得依據法律發布命令。

第二十四條　行政院及各部，各委員會之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三章　立法院

第二十五條　立法院為國民政府最高立法機關。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其他重要國際事項之職權。

第二十六條　立法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院長因事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院長代理之。

第二十七條　立法院設委員四十九人至九十九人，由立法院院長提請國民政府任免之。

第二十八條　立法院委員任期二年。

第二十九條　立法院委員不得兼任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機關之事務官。

第三十條　立法院會議以院長爲主席。

第三十一條　立法院之決議由國務會議議決公布之。

第三十二條　立法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四章　司法院

第三十三條　司法院爲國民政府最高司法機關，掌理司法審判，司法行政，官吏懲戒及行政審判之職權。關於特赦，減刑及復權事項，由司法院院長提請國民政府核准施行。

第三十四條　司法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院長因事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院長代理之。

第三十五條　司法院關於主管事項，得提出議案於立法院。

第三十六條　司法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五章　考試院

第三十七條　考試院爲國民政府最高考試機關，掌理考選，銓敍事宜。所有公務員，均須依法律經考試院考選銓敍，方得任用。

第三十八條　考試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院長因事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院長代理之。

第三十九條　考試院關於主管事項，得提出議案於立法院。

第四十條　考試院之組織，依法律定之。

第六章　監察院

第四十一條　監察院爲國民政府最高監察機關，依法律行使左列職權：

(一)彈劾；

(二)審計。

第四十二條　監察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院長因事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院長代理之。

第四十三條　監察院設監察委員十九人至二十九人，由監察院院長提請國民政府任命之。

監察院監察委員之保障，以法律定之。

第四十四條　監察院會議以監察委員組織之，監察院院長爲監察院會議之主席。

第四十五條　監察院監察委員不得兼任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各機關之職務。

第四十六條　監察院關於主管事項，得提出議案於立法院。

第四十七條　監察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七章　附則

第四十八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行政院組織法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二十日國民政府公布

第一條　行政院以左列各部，各委員會組織之：

(一)內政部，

(二)外交部，

(三)軍政部，

(四)財政部，

(五)農礦部，

(六)工商部，

(七)教育部，

(八)交通部，

(九)鐵道部，

(十)衛生部，

(十一)建設委員會，

(十二)蒙藏委員會，

(十三)僑務委員會，

(十四)勞工委員會，

(十五)禁煙委員會。

第二條　行政院經國務會議及立法院之議決，得增置裁併各部各委員會及其他機關。

第三條　院長指揮院內院務及其所屬機關。

第四條　行政院內置左列各處：

(一)祕書處，

(二)政務處。

第五條　祕書處置左列各職員：

(一)祕書長一人簡任；

(二)祕書六人至十人，其中四人簡任，餘薦任；

(三)科員十人至二十人，委任。

第六條　祕書處掌左列事項：

(一)關於文書收發編製及保管事項；

(二)關於文書分配事項；

(三)關於文件之撰擬翻譯事項；

(四)關於本院委任職員之任免事項；

(五)關於典守印信事項；

(六)關於會計，庶務事項；

(七)其他不屬於政務處主管事項。

第七條　政務處置左列各職員：

(一)政務處長一人，簡任；

(二)參事四人至六人，其中四人簡任，餘薦任；

(三)科員八人至十六人，委任。

第八條　政務處掌左列事項：

(一)關於本院會議事項；

(二)關於應提出於國務會議或國務會議發交本院之議決事項；

(三)關於應提出於立法院或立法院咨送本院事項；

(四)撰擬命令事項；但屬於祕書處主管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　祕書長及政務處長均得列席本院會議。

第十條　行政院會議規則及處務規程另定之。

第十一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立法院組織法　同上

第一條　立法院設左列各委員會：

(一)法制委員會，

(二)外交委員會，

(三)財政委員會，

(四)經濟委員會。

第二條　立法院得增置裁併各委員會。

第三條　各委員會委員，由本院委員分任之。

第四條　各委員會設委員長一人，由院長指定之。

第五條　各委員會之組織另定之。

第六條　立法院內置左列各處：

(一)祕書處，

(二)統計處，

(三)編譯處。

第七條　祕書處置左列各職員：

(一)祕書長一人，簡任，餘薦任；

(二)祕書長六人至十人，其中四人簡任。餘薦任；

(三)科員十人至二十人，委任。

第八條　祕書處掌左列事項：

(一)關於文書之收發及保管事項；

(二)關於文件之分配，撰擬，編製事項；

(三)關於會議紀錄事項；

(四)關於本院委任職員之任免事項；

(五)關於典守印信事項；

(六)關於會計，庶務事項；

(七)其他不屬於統計處編譯處主管事項。

第九條　統計處置左列各職員：

(一)處長一人，簡任；

(二)科長四人至六人，薦任；

(三)科員十人至二十人，委任。

第十條　統計處掌左列事項：

(一)關於調查編輯全國之法律，政治，經濟，社會之統計事項；

(二)關於編輯刊行統計年鑑及單行本報告表册事項。

第十一條　編譯處置左列各職員：

(一)處長一人，簡任；

(二)編修四人至六人，簡任；

(三)科員十人至二十人，委任。

第十二條　編譯處掌左列事項：

(一)關於本國法規之編輯，刊行事項；

(二)關於各國法制[illegible]編之譯事項；

(三)關於立法參考資料之檢討事項；

(四)關於特別編譯事項。

第十三條　院長指揮全院院務及其所屬機關。

第十四條　立法院得任用專門人員，其人數人選俸給由立法院決定之。

第十五條　各院提出之議案，未經議決以前，得隨時提出修正或撤回原案。

第十六條　立法院關於本院議決案之執行，得向各院及行政院各部，各委員會提出質詢。

第十七條　立法院及各委員會會議得請各院院長，行政院各部部長，各委員會委員長列席。

第十八條　立法院會議非有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出席，不得開議。

第十九條　立法院之議事，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決之；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第二十條　委員對於本人缺席時議決之議案，不得爲反對

之動議。

第二十一條　委員對於議案有關係本身者，不得參與表決。

第二十二條　委員提出法律案，須有五人以上之連署。

司法院組織法　同上

第一條　司法院以左列各署及委員會組織之：

(一)司法行政署，

(二)司法審判署；

(三)行政審判署；

(四)官吏懲戒委員會。

第二條　司法院院長綜理全院事務。

第三條　司法院院長經司法審判署署長及該署各庭庭長會議議決後，行使統一解釋法令及變更判例之權。前項會議以院長爲主席。

第四條　司法行政署承院長之命，綜理司法行政事宜。

第五條　司法審判署對於民刑訴訟事件依法律行使最高審判權。

考試院組織法　仝上

第一條　考試院以左列機關組織之：

(一)考選委員會，

(二)銓敍部。

第二條　考選委員會掌左列事項：

(一)關於考選文官，法官，外交官及其他公務員事項；

(二)關於考選專門技術人員事項；

(三)關於辦理組織典試委員會事項；

第二十三條　立法院會議須公開之；但經委員七人以上或各院院長，行政院各部部長，各委員會委員長之請求，得開祕密會議。

第六條　行政審判署依法律掌理行政訴訟審判事宜。

第七條　官吏懲戒委員會依法律掌理文官，法官懲戒事宜。

第八條　司法院內置左列各處

(一)祕書處，

(二)參事處。

第九條　祕書處置左列各職員：

(一)祕書長一人，簡任；

(二)祕書六人至十人，其中四人簡任，餘薦任；

(三)科員十人至二十人，委任。

第十條　祕書處掌左列事項：

(一)關於文書收發，編製及保管事項；

(二)關於文書分配事項；

(四)關於考選人員之册報事項；

(五)關於舉行考試其他應辦事項。

第三條　銓敍部掌左列事項

(一)關於公務員之登記事項；

(二)關於考取人員分類登記事項；

(三)關於成績考核登記事項；

(四)關於公務員任免之登記事項；

第二十四條　院長維持院內秩序，整理議事程序。

第二十五條　立法院議事規則及處務規程另定之。

第二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三)關於文件之撰擬及翻譯事項，

(四)關於典守印信事項；

(五)關於會計庶務事項；

(六)其他不屬於參事處主管事項。

第十一條　參事處置參事四人至六人，簡任。

第十二條　參事處掌撰擬審核關於司法之法律命令事項。

第十三條　司法院各署及委員會之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十四條　司法院經國務會議及立法院之議決，得增設委員會及其他機關或裁併之。

第十五條　司法院處務規程另定之。

第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五)關於公務員升降轉調之審查事項；

(六)關於公務員資格審查事項；

(七)關於俸給及獎卹之審查事項。

第四條　考選委員會設委員長一人，委員若干人；銓敍部設部長一人，副部長一人，均由院長提請國民政府分別任免之。

第五條　考選委員會及銓敍部之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六條 考試院內置左列各處

(一)祕書處,

(二)參事處。

第七條 祕書處置左列各職員:

(一)祕書處一人,簡任;

(二)祕書六人至十人,其中四人簡任,餘薦任;

(三)科員十人至二十人,委任。

第八條 祕書處掌左列事項.

(一)關於文書收發編製及保管事項;

(二)關於文書分配事項;

(三)關於文件之撰擬及繙譯事項;

(四)關於典守印信事項;

(五)關於會計庶務事項;

(六)其他不屬於參事處主管事項。

第九條 參事處置參事四人至十人,簡任。

第十條 參事處掌撰擬審核關於考選及銓敍之法律命令事項。

第十一條 考試院院長綜理全院院務。

第十二條 考試院得依法律於各省組織典試委員會。

第十三條 考試法另定之。

第十四條 關於舉行考試事項,考試院得依考試法之規定,調用各機關人員。

第十五條 考試院對於各公務員之任用,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如查有不合法定資格時,得不經懲戒程序,逕請降免。

第十六條 考試院處務規程另定之。

第十七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監察院組織法 同上

第一條 監察院以監察委員行使彈劾職權。

第二條 監察院關於審計事項,設審計部掌理之。

第三條 監察院院長得提請國民政府特派監察使,分赴各監察區,行使彈劾職權。

監察使得由監察委員兼任。

監察區由監察院定之。

第四條 監察院得隨時派員分赴各公署及其他公立機關調查檔案册籍,遇有疑問,該主管人員應負責爲詳實之答覆。

第五條 監察委員得單獨提出彈劾案。

第六條 彈劾案由院長另指定監察委員三人審查,經多數認爲應付懲戒時,監察院應即將被彈劾人移付懲戒。

前項彈劾案經官吏懲戒委員會議決不應受處分時,原彈劾人不負責任。

第七條 前條彈劾案經審查認爲不應交付懲戒而提案人仍復提出時,監察院應即將被彈劾人移付懲戒。

前項彈劾案,經官吏懲戒委員會議決不應受處分時,原彈劾人應受監察委員保障法規定之處分。

第八條 彈劾案提出後,原彈劾人不得撤回。

第九條 官吏懲戒法另定之。

第十條 監察委員對於其他監察委員得彈劾之。

前項彈劾案,准用第五條至第八條之規定。

第十一條 監察委員不盡職時,立法院得向監察院提出質問。

第十二條 審計部設部長一人,副部長一人,由院長提請國民政府分別任命之。

第十三條 審計部掌左列事項:

(一)關於國民政府及各省各特別市政府歲出歲入之決算事項;

(二)關於國民政府所屬各機關每月之收支計算事項;

(三)關於特別會計之收支計算事項。

第十四條 審計部之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十五條 審計法另定之。

第十六條 監察院內置左列各處;

(一)祕書處,

(二)參事處。

第十七條 祕書處置左列各職員:

(一)祕書長一人,簡任;

(二)祕書六人至十人,其中四人簡任,餘薦任;

(三)科員十人至二十人,委任。

第十八條 祕書處掌左列事項

(一)關於文書收發編製及保管事項;

(二)關於文書分配事項;

(三)關於文件之撰擬及繙譯事項;

(四)關於典守印信事項;

(五)關於會計庶務事項；
(六)其他不屬於參事處主管事項。
第十九條　參事處置參事四人至六人，簡任。
第二十條　參事處掌撰擬審核關於監察之法律，命令事項。
第二十一條　監察院院長綜理全院院務。
第二十二條　監察院會議規則及處務規程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修正省政府組織法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國民政府公布

第一條　省置省政府，依中國國民黨黨義及中央法令綜理全省政務。

第二條　省政府於不牴觸中央法令範圍內，對於省行政事項得發省令。

第三條　省政府各廳對於主管事務，除中央法令別有規定或省政府委員會別者決議者外，以廳令行之。

第四條　省政府對於所屬各機關之命令或處分認爲有違背法令逾越權限或其他不當情形時，得停止或撤銷之。

第五條　省政府由國民政府任命委員九人至十三人，組織省政府委員會，行使其職權。
省政府委員會集會時，省政府委員不得派代表出席。
省政府委員不得兼任他省行政職務。
省政府委員爲簡任職。

第六條　省政府下設左列各廳處：
祕書處，
民政廳，
財政廳，
建設廳，
除試行大學區制之省區外，省政府之下設教育廳。
省政府於必要時，得增設農礦廳，工商廳。

第七條　在試行大學區制之省區，本法第十二條所列教育廳事務，由各該區大學依大學區組織條例掌理之；在未設農礦廳或工商廳之省區，本法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所列各該廳事務，由建設廳掌理之。

第八條　祕書處掌理事務如左：
(一)關於一切機要及省政府委員會會議事項；
(二)關於撰擬，保存，收發文件事項；
(三)關於省政府委員會會計事項；
(四)關於編製統計及報告事項；
(五)關於記錄省政府各廳處職員之進退事項；
(六)關於典守印信事項；
(七)其他不屬於各廳事項。

第九條　民政廳掌理事務如左：
(一)關於縣市行政官吏之任免及監督事項；
(二)關於地方自治事項；
(三)關於地方行政區劃之確定及變更事項；
(四)關於警政及公共衛生事項；
(五)關於保衛團事項；
(六)關於選舉事項；
(七)關於賑災及其他社會救濟事項；
(八)關於禮俗宗教事項；
(九)關於禁煙事項；
(十)關於各種土地登記，收用及其他土地行政事項。

第十條　財政廳掌理事務如左：
(一)關於省稅及各省公債事項，
(二)關於省政府預算決算事項；
(三)關於省庫收支事項；
(四)關於公產事項；
(五)其他省財政事項。

第十一條　建設廳掌理事務如左：
(一)關於公路，鐵道之建設事項；
(二)關於河工及其他水利工程事項；
(三)關於建築新市新村事項；
(四)關於各種土地之測量及其他土地建築事項，
(五)其他建設事項。

第十二條　教育廳掌理事務如左：
(一)關於各級學校事項；
(二)關於教育及學術團體事項，
(三)關於圖書館，博物館事項；
(四)其他教育行政事項。

第十三條　農礦廳掌理事務如左：
(一)關於農業，漁業，牧畜，森林之一般保護監督及獎進事項；

(二)關於農業漁業各團體之組織指導事項；
(三)關於農村改良事項；
(四)關於佃夫地主間之爭議事項；
(五)關於礦業之一般保護監督事項；
(六)關於礦務警察及礦工待遇事項。

第十四條 工商廳掌理事務如左：
(一)關於工商業之一般保護監督及獎進事項；
(二)關於工廠事項；
(三)關於商埠事項；
(四)關於商品之陳列及檢查事項；
(五)關於度量衡之檢查及推行事項；
(六)關於勞工團體事項；
(七)關於商會及其他商人團體事項，
(八)關於勞資爭議事項。

第十五條 省政府各廳長之任免，得由各主管部院及委員會呈請國民政府核准行之。

第十六條 省政府各廳處間關於職權發生爭議時，由省政府呈請國民政府裁決之。

第十七條 省政府設主席一人，由國民政府就省政府委員中指定之。

第十八條 省政府主席之職權如左：
(一)執行省政府委員會之決議案；
(二)處理省政府日常事務；
(三)召集省政府委員會之例會。
有委員三人以上之提議或主席認爲有必要時，應由主席召集特別會。

第十九條 省政府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得由省政府委員互選一人，暫行代理主席職務。
前項代理，除經國民政府明令特許者外，其期間以一月爲限。

第二十條 省政府祕書處設祕書長一人，由國民政府任命之，承省政府主席之命，綜理祕書處事務。

第二十一條 省政府各廳設廳長一人，綜理各該廳事務，監督所屬職員及所轄官署。
廳長爲簡任職。

第二十二條 省政府各廳處各設祕書一人至三人，承各該長官之命，辦理祕書事務。
省政府各廳處視事務之繁簡，酌量分科辦事，各科設科長一人，科員若干人，承各該長官之命，分掌各科事務。
省政府各廳處祕書及科長爲薦任職或委任職，科員爲委任職。
省政府各廳因職務上之必要，得酌設技正技士及視察員，其員額應由各該廳廳長提出省政府委員會議定之。

第二十三條 省政府各廳處因繕寫文件及其他事務，得酌用僱員。

第二十四條 省政府各廳處辦事細則，由省政府委員會議定之。
前項細則，應呈報國民政府備案。

第二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特別市組織法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三日國民政府公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特別市直轄於國民政府，不入省、縣行政範圍。

第二條 特別市冠以所在地地名，稱某特別市。

第三條 左列都市得依國民政府之特許，建爲特別市：
(一)中華民國首都；
(二)人口百萬以上之都市；
(三)其他有特殊情形之都市。

第四條 特別市區域之劃定，變更及擴大，由特別市政府呈請國民政府核定。
已劃入特別市之地域，不得脫離本市以建立他市。

第二章 特別市職務

第五條 特別市於不抵觸中央法令範圍以內，辦理左列事項：
(一)市財政事項；
(二)市公產之管理及處分事項；
(三)市土地事項；
(四)市農工商業之調查、統計、獎勵、取締事項；
(五)市勞動行政事項；
(六)市公益、慈善事項；
(七)市街道、溝渠、堤岸、橋樑、建築及其他土木工程事項；
(八)市內公私建築之取締事項；

(九)市河道、港務及船政管理事項；

(十)市交通、電氣、電話、自來水、煤氣及其他公用事業之經營、取締事項；

(十一)市公安、消防及戶口統計等事項；

(十二)市公共衛生及醫院、菜市、屠宰場、公共娛樂場所之設置、取締等事項，

(十三)市教育、文化、風紀事項。

在第三條第一款之特別市，關於市內公安事項，得由國民政府另以法令定其管轄。

第六條　特別市區域內之國家行政事務，中央不直接辦理時，得委託特別市政府辦理之。

第三章　特別市政府組織及權限

第七條　特別市設置特別市政府，依中國國民黨黨義及中央法令，綜理全市行政事務。

第八條　特別市政府於不牴觸中央法令範圍內，對於全市行政事項得發布命令及單行規則。

第九條　特別市政府設市長一人，由國民政府任命之，指揮並監督特別市政府所屬職員。

特別市市長為簡任職。

第十條　特別市政府設左列各局，分掌市行政事務：

(一)財政局　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所包含之一切財政事項屬之；

(二)土地局　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一切土地事項屬之；

(三)社會局　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所包含之一切農、工、商、公益等事項屬之；

(四)工務局　第五條第一項第七款至第十款之一切工程及其他公共事業屬之；

(五)公安局　第五條第一項第十一款之一切公安事項屬之；

(六)衛生局　第五條第一項第十二款之一切衛生事項屬之；

(七)教育局　第五條第一項第十三款之一切教育、文化、風紀事項屬之。

特別市政府因特殊情勢得設港務局，專理第五條第一項第九款事宜；得設公用局，專理第五條第一項第十款事宜。

第十一條　特別市政府各局各設局長一人，由特別市市長呈請國民政府任命之。

國民政府為前項任命前，得將特別市市長所擬人選發交主管各部院及建設委員會審議。

局長為薦任職或簡任職。

第十二條　特別市政府設祕書處，掌理文牘、庶務及其他不屬於各局專管事項。

祕書處設祕書長一人，由特別市市長呈請國民政府任命之。

祕書長為薦任職或簡任職。

第十三條　特別市政府得設置參事二人至四人，由特別市市長呈請國民政府任命之，輔佐市長掌理關於法令起草，審議及市政設計之事項。

參事為薦任職或簡任職。

第十四條，特別市政府依事務之需要得聘用專門技術人員。

第十五條　特別市政府關於特殊事項之調查或研究，得由市長聘任專家組織臨時委員會。

第十六條　特別市政府設市政會議，由市長、祕書長、參事、各局長組織之。

第十七條　左列事項應經市政會議議決：

(一)關於祕書處與各局之組織細則事項；

(二)關於市單行規則事項，

(三)關於市預算決算事項，

(四)關於新課稅捐，募集市債及公共事業之經營事項；

(五)關於市政府各局處間權限爭議事項；

市長認為有必要時，得將其他事項提交市政會議審議。

第十八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所指之細則，應由市長呈請國民政府核准備案。

第十九條　市政會議開會時，以市長為主席。

第二十條　凡設有第四章規定之參議會之特別市，由參議會選舉代表四人，加入市政會議，任期二年，每年改選半數。

前項代表之被選者，不以參議會議員為限。

第二十一條　市政會議隨時由市長召集，但至少每月開會一次。

市政會議之議事細則由該會議另定之。

第四章　特別市參議會

第二十二條　特別市得設立以市民代表組成之參議會，任期二年，每年改選半數。

前項參議會得於特別市成立一年後，由國民政府斟酌市政設施情形核准設立。

第二十三條　特別市參議會之選舉法另定之。

第二十四條　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事項，於經市政會議議決前，應交特別市參議會審議。

第二十五條　特別市參議會關於市政興革事項得提出建議案於市長。

第二十六條　特別市參議會推舉議長副議長各一人，任期一年。

第二十七條　特別市參議會每年開常會兩次，每次會期以一月爲限。

前項常會，經參議會議員過半數之同意或市長認爲有必要時，得延長之；但不得過十五日。

市長於必要時得招集參議會特別會議。

第二十八條　特別市參議會之議事細則由該會另定之。

第二十九條　特別市參議會得依全體議員半數以上之同意，將該會通過之議案請求市長交付市民複決。此項請求如被市長拒絕，參議會得請求國民政府裁決之。關於前項複決之程序另定之。

第三十條　特別市參議會認爲市長違法失職時，得依全體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向國民政府請求罷免。

市組織法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三日國民政府公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市直隸於省政府，不入縣行政範圍。

第二條　市冠以所在地地名，稱某市。

第三條　凡人口滿二十萬之都市，得依所屬省政府之呈請暨國民政府之特許建爲市。

第四條　市區域之劃定，變更及擴大，由市政府呈請省政府核定之。

第五條　本法不適用於特別市。已劃入市之地域，不得脫離本市以建立他市。

第二章　市之職務

第六條　市於不抵觸中央及省政府法令範圍之內，辦理左列事項：

第五章　特別市財政

第三十一條　左列各款定爲特別市收入，由特別市政府征收之，

(一)土地稅，

(二)土地增價稅，

(三)房捐，

(四)營業稅，

(五)牌照稅，

(六)碼頭稅，

(七)廣告稅，

(八)市公產收入，

(九)市營業收入，

(十)其他法令特許征收之稅捐。

第三十二條　特別市政府於前條各項稅捐外新課稅捐，須經國民政府核准。

第三十三條　特別市於必要時得募集市債，但須經國民政府核准。

第三十四條　特別市之會計，依審計法受審計分院之監督；但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指之特別市，應受審計院之監督。

第六章　特別市監督

第三十五條　國民政府各行政部院及建設委員會於其主管事務對於特別市之命令或處分認爲違背法令或踰越權限者，得呈請國民政府停止，撤銷或變更之。

第三十六條　特別市政府怠於履行其法定職務時，國民政府各行政部院及建設委員會得呈請國民政府糾正之。

第三十七條　國民政府主管各行政部院及建設委員會認爲特別市各局局長有溺職情形時，得呈請國民政府罷免之。

第三十八條　特別市政府與省政府發生爭議時，由國民政府裁決之。

第七章　附則

第三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各特別市在本法公布前成立者，應於本法公布後兩個月內遵照本法改組。

(一)市政事項；

(二)市公產之管理及處分事項；

(三)市土地事項；

(四)市農工商業之調查、統計、獎勵、取締事項；

(五)市勞動行政事項；

(六)市公益慈善事項；

(七)市街道、溝渠、堤岸、橋梁、建築及其他土木工程事項；

(八)市河道、港務及船政管理事項；

(九)市交通、電氣、電話、自來水、煤氣及其他公用事業之經營、取締事項；

(十)市內公私建築之取締事項；

(十一)市公安、消防及戶口統計等事項；

(十二)市公共衞生及醫院、菜市、屠宰場、公共娛樂場所之設置、取締等事項；

(十三)市教育、文化、風紀事項。

第七條　市區域內之國家行政事務，中央不直接辦理時，得委託省政府辦理之。

市區域內之省行政事務，省政府不直接辦理時，得委託市政府辦理之。

第三章　市政府組織及權限

第八條　市設市政府，依中國國民黨黨義及中央與省法令綜理全市行政事務。

第九條　市政府於不抵觸中央及省法令範圍內，對於全市行政事項得發布命令及單行規則。

第十條　市設市長一人，由省政府呈請國民政府任命之，指揮並監督所屬職員。

市長爲薦任職。

第十一條　市政府設財政局，土地局，社會局，工務局，公安局，於必要時，市政府得增設衞生局，教育局，港務局。

第十二條　市政府各局分掌左列事務：

(一)財政局　第六條第一款第二款所包含之一切財政事項屬之；

(二)社會局　第六條第四款至第六款所包含之一切土地、工、商、公益等事項屬之；

(三)工務局　第六條第七款至第十款之一切工程及其他公共事業屬之；

(四)公安局　第六條第十一款之一切公安事項屬之；

(五)土地局　第六條第三款之一切土地事項屬之；

(六)衞生局　第六條第十二款之一切衞生事項屬之；

(七)教育局　第六條第十三款之一切教育、文化、風紀事項屬之；

(八)港務局　第六條第八款之一切河道、港務及船政事項屬之。

第十三條　在未設衞生局之市，第六條第十二款之事項由公安局掌理之；

在未設教育局之市，第六條第十三款之事項由社會局掌理之；

在未設港務局之市，第六條第十款之事項由工務局掌理之。

第十四條　市政府各局設局長一人，由市長呈請省政府任命之。

局長准受薦任職待遇。

第十五條　市政府設祕書處，掌理文牘、庶務及其他不屬於各局專管事項。

祕書處設祕書長一人，由市長呈請省政府任命之。

祕書長准受薦任職待遇。

第十六條　市政府得設置參事二人，由市長呈請省政府任命之，輔助市長掌理關於法令起草審議及市政設計之事項。

參事准受薦任職待遇。

第十七條　市政府依事務上之需要，得聘用專門技術人員。

第十八條　市政府關於特殊事項之調查或研究，得由市長聘任專家組織臨時委員會。

第十九條　市政府設市政會議，由市長、祕書長、參事、各局局長組織之。

第二十條　左列事項應經市政會議議決：

(一)關於祕書處與各局之組織細則事項，

(二)關於市單行規則事項；

(三)關於市預算決算事項；

(四)關於新課稅捐，募集市債及公共事業之經營事項，

(五)關於市政府各局處間權限爭議事項。

市長認爲必要時，得將其他事項提交市政會議審議。

第二十一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所指之細則，應由市長呈請省政府核准備案。

第二十二條　市政會議開會時以市長爲主席。

第二十三條　凡設有第四章規定之參議會之市，由參議會選舉代表四人加入市政會議，任期二年，每年改選半數。前項代表被選者，不以參議會議員爲限。

第二十四條　市政會議隨時由市長召集，但至少每月開會一次。市政會議之議事細則由該會另定之。

第四章　市參議會

第二十五條　市得設立以市民代表組成之參議會，任期二年，每年改選半數。

前項參議會得於市成立一年後，由省政府斟酌市政設施

情形，呈請國民政府核准設立之。

第二十六條　市參議會之選舉法另定之。

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事項，於經市政會議議決前應交市參議會審議。

第二十八條　市參議會關於市政興革事項，得提出建議案於市長。

第二十九條　市參議會推舉議長副議長一人，任期一年。

第三十條　市參議會每年開常會兩次，每次會期以一月為限。

前項常會經參議會議員過半數之同意或市長認為有必要時，得延長之；但不得過十五日。

市長於必要時得召集參議會特別會議。

第三十一條　市參議會之議事細則由該會另定之。

第三十二條　市參議會得於全體議員過半數以上之同意，將該會通過之議案請求市長交付市民複決此項請求如被市長拒絕，參議會得請求省政府裁決之。

關於前項複決之程序另定之。

第三十三條　市參議會認為市長違法失職時，得依全體議員三分二以上之同意，向省政府國民政府請求罷免。

第五章　市財政

第三十四條　左列各款定為市收入，由市政府徵收之：

（一）土地稅，

（二）土地增價稅，

（三）房捐，

（四）營業稅，

（五）牌照稅，

（六）碼頭稅，

（七）廣告稅，

（八）市公產收入，

（九）市營業收入，

（十）其他法令特許徵收之稅捐。

第三十五條　市政府於前條各項稅捐之外新課稅捐，須經省政府核准。

第三十六條　市政府於必要時得募集市債，但須經省政府之核准。

第三十七條　市政府之會計，依審計法受審計分院之監督。

第六章　市之監督

第三十八條　省政府各廳廳長及大學區校長於其主管事務，對於市政府之命令或處分認為違背法令或逾越權限者，得呈請省政府停止撤銷或變更之。

第三十九條　市政府怠於履行其法定職務時，省政府各廳廳長及大學校區長得呈請省政府糾正之。

第四十條　市政府與縣政府發生爭議時，由省政府裁決之。

第七章　附則

第四十一條　本法於各特別區置市時準用之。

第四十二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在本法公布以前成立之市，應於本法公布後兩個月內遵照本法改組。

縣組織法

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國民政府公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縣之區域，依其現時固有之區域。

第二條　縣之新設及縣區域之變更，由省政府會同內政部核准行之。

第三條　縣設縣政府，於省政府指揮監督之下，處理全縣行政，監督地方自治事務。

第四條　各縣縣政府按區域大小，事務繁簡，分為三等，由民政廳編定，呈經省政府會同內政部核准行之。

第五條　縣政府於不牴觸中央及省之法令範圍內得發布縣令，並得制定縣單行規則。

第六條　各縣按其戶口及地形分劃為若干區。除因地方習慣或地勢限制及有其他特殊情形者外，每區至少應以二十村里組成之。

第七條　凡縣內百戶以上之鄉村地方為村，其不滿百戶者得聯合數村編為一村。百戶以上之市鎮地方為里，其不滿百戶者編入村區域。但因地方習慣或受地勢限制及有其他特殊情形之地方，雖不滿百戶，亦得成為村里。

第八條　區及村里區域之劃定及變更，由縣政府呈請民政廳核准行之，並由民政廳分呈省政府內政部備案。

第九條　區村里得於不牴觸中央及省縣法令規則之範圍內，制定自治公約。

第十條　村里居民以二十五戶為閭，五戶為鄰；但一地方因地勢或其他情形而戶數不足時，仍得依縣政府之劃定成為閭鄰。

第二章　縣政府

第十一條　縣政府設縣長一人，由省政府任用之，綜理縣政，監督所屬職員。

第十二條　一等縣政府設置四科，二等三科，三等二科，各科置科長一人，科員若干人，科員額數由民政廳定之。科長由縣長呈請民政廳委任，科員由縣長委任，並呈報民政廳備案。

第十三條　縣政府得雇用事務員及書記。

第十四條　關於縣長及科長、科員等佐治人員之任用及待遇，由內政部制定條例，呈請國民政府核准行之。

第十五條　縣政府得設置政務警，辦理催征、送達、偵緝、調查等事項，其名額由民政廳核定之，兼理司法之縣政府，得以政務警察兼辦承發吏、法警事務。

第十六條　縣政府設左列各局：

(一)公安局，掌警衞、消防、防疫、衞生、森林、保護等事項。

(二)財務局，掌征稅、募債、管理公產及其他地方財政事項。

(三)建設局，掌關於土地、森林、水利、道路、橋梁、工程及其他公共事業之事項。

(四)教育局，掌關於學校、圖書館、博物館及其他文化事業之事項。

縣政府除前項各局外，於必要時得呈請省政府設置衞生局，土地局，專理衞生及土地事項。

第十七條　縣政府各局各設局長一人，由省政府主管各廳考選委任之。

第十八條　縣公安事項，得於各區設立公安分局處理之，公安分局設分局長一人，由民政廳考選委任之。

第十九條　各縣政府所屬各局之組織及權限，除法令別有規定外，由各省政府定之，並函內政部備案。

第二十條　縣政府設縣政會議，以左列人員組織之：

(一)縣長；

(二)縣政府各科科長；

(三)縣政府各局局長。

縣政會議開會時，以縣長為主席。

第二十一條　左列事項應經縣政會議審議：

(一)縣預算決算案事項；

(二)縣公債事項；

(三)縣公產處分事項；

(四)縣公共事業之經營管理事項。

縣長認為有必要時，得以其他事項提交縣政會議審議。

第二十二條　縣政會議會議規則，由該會議議定之。

第二十三條　縣政府辦事通則，由內政部定之。

第三章　縣參議會

第二十四條　縣設參議會，以縣民選舉之議員組織之，任期三年，每年改選三分之一。

第二十五條　縣參議會之職權如左：

(一)議決縣預算、決算及募債事項；

(二)議決縣單行規則；

(三)建議縣政興廢事項；

(四)審議縣長交議事項。

第二十六條　縣長違法失職時，縣參議會得請求省政府查核處分之。

第二十七條　縣參議會選舉法另定之。

第二十八條　縣參議會之設立，應於本組織法施行一年後由省政府按縣政進行情形，酌定時期，呈請國民政府核准行之。

第四章　區公所

第二十九條　區置區公所，設區長一人，管理區自治事務。

第三十條　區長由區民選任，並由縣政府呈報民政廳備案。

第三十一條　區民對於區公約及自治事項有創制及複決之權。區長違法失職時，區民得罷免改選之。

第三十二條　前條之創制，複決及罷免程序另以法律定之。

第三十三條　各區區民於選舉區長時，並選舉監察委員五人或七人，組織該區監察委員會，其職務如左：

(一)監察區財政；

(二)向區民糾舉區長違法失職等事。

第三十四條　區長之民選，於本法施行二年後，由省政府就各縣地方情形，酌定時期，會同內政部核准行之。

第三十五條　在區長民選實行以前，區長由縣長遴選區民，呈請民政廳委任之。

第三十六條　依前條委任之區長違法失職時，由縣長罷免之，並呈報民政廳備案。

第三十七條　在區長民選實行以前，得於區民中由村、里監察委員會推選三人，由縣長委任二人，組織區監察委員會，監察區財政，並向縣長糾舉區長違法失職等事。

第三十八條　區公所得用助理員，輔助區長辦理區務。

前項助理員由區公所遴請縣長委任之。

第三十九條　區公所執行區務，得設置區丁，其額數由縣長定之。

第四十條　區公所設區務會議，以左列人員組成之：

（一）區長，

（二）區助理員，

（三）本區所屬村長及里長。

區務會議以區長為主席，至少每月開會一次，由區長召集。

第四十一條　左列各事項須經區務會議審議：

（一）區公所經費事項，

（二）區公產之處分事項，

（三）區公約及其他單行規則之制定及修正事項。

第四十二條　區自治施行條例由內政部另定之。

第五章　村里公所

第四十三條　村置村公所，設村長一人；里置里公所，設里長一人；管理各該村里自治事務。

村、里各設副村長、副里長一人，襄助村長、里長辦理事務；但村里戶口在百戶以上者，每增百戶設副村長或副里長一人。

第四十四條　村公所或里公所事務，得由村長、里長指定閭長襄助辦理。

第四十五條　村長、副村長、里長、副里長由村民大會或里民大會選任，並由區公所呈報縣政府備案。

第四十六條　村民大會或里民大會對於村里公約及自治事項，有創制及複決之權；村長、副村長、里長、副里長違法失職時，村民大會或里民大會得罷免改選之。

第四十七條　前條之創制、複決及罷免程序另以法律定之。

第四十八條　村民大會或里民大會於選舉村長里長時，並推選三人或五人組織監察委員會，其職務如左：

（一）監督各該村里財政，

（二）向村民里民糾舉村長、副村長或里長、副里長違法失職等事。

第四十九條　在區長民選實行以前，村民大會或里民大會選舉村長、副村長或里長、副里長時，應選出加倍之人數，報由區公所轉請縣長擇任，並由縣長彙報民政廳備案。

第五十條　依前條規定委任之村長、副村長、里長、副里長，違法失職時，村民大會或里民大會應報由區公所轉請縣長罷免，但縣長亦得自行罷免之。



第五十一條　村里自治施行條例，由內政部另定之。

第六章　閭長鄰長

第五十二條　閭設閭長一人，鄰設鄰長一人，分掌閭、鄰自治事務。

第五十三條　閭長、鄰長各由本閭、鄰居民會議推選之，選定後由村長、里長報區公所，轉報縣政府備案。

第五十四條　閭長、鄰長由本閭、鄰居民會議罷免改選。

村、里公所認為閭長、鄰長違法失職時，得通告閭、鄰居民會議改選之。

第五十五條　依前條規定，閭長、鄰長罷免改選時，應由主管村、里公所報由區公所轉報縣政府備案。

第五十六條　閭長、鄰長之選舉方法及任期，於村里自治施行條例中規定之。

第七章　附則

第五十七條　本法之修正，由內政部呈請國民政府核准行之。

第五十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另以命令定之。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七年八月一日

◎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五次全體會議開預備會，因未足法定人數，改開談話會。

◎馮玉祥被邀參與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偕李宗仁等抵南京，閻錫山本同行，因中途病發，在保定下車，回太原醫治。

◎西康代表格桑澤仁，西藏代表宮敦札西向中央請願將康藏改設三行省。

◎首都及各地同日舉行追悼陣亡將士大會。

◎孫科自紐約電五中全會陳述主張：（一）敦促現在海外之胡漢民汪精衛陳友仁及孫夫人剋日回國共負艱鉅；（二）速定政制施行五權；（三）切實裁減軍額，勵行統一財政；（四）請促外交部提前解決寧案，以便進行修約。

◎全國民用航空會議在南京開會，決定改名為中華航空協進會。

◎第一集團軍第一期整理完竣，改編各師次第成立，劉峙在徐州就第一師長職。蔣鼎文在兗州就第九師長職。

同　二日

◎衛葡牙答覆外交部七月十日通告條約失效之照會，不認中葡條約失效並拒絕臨時辦法之施行，惟聲明願以平等相互尊重土地主權為根據開議修改現有條約。

◎浙江共產黨謀在杭州諸暨起事，事洩失敗，杭州有黨務指導員兩人因此被捕，諸暨亦捕縣黨務指導員一人。

◎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在京報發表「以黨紀勸陳公博」文，謂陳不能出席五中全會，執行委員經亨頤等反對之，兩方發生重大爭論。

◎閻錫山回太原養病，對北平政務有放棄之意，北平軍界傳布第三集團軍分兩路回晉之消息。

◎西康代表格桑澤仁，西藏代表宮敦札西向五中全會建議改康藏為三個行省，以西康原有四十七州縣為西康省，前藏原有範圍為前藏省，後藏原有範圍為後藏省。

同　三日

◎國民政府會議派施肇基為赴國際聯盟代表駐歐辦事處主任，朱培德辭江西省政府主席，決議慰留。

◎外交次長朱兆莘抵京就職。

◎北平文物維持會發覺平東軍隊掘毀清陵盜取巨額珍寶運平津銷售之巨案，請衛戍司令部拘捕在平銷賣贓物之師長譚溫江，珠寶商黃百川。譚黃卽被捕，惟譚卽由何成濬徐源泉保釋。

◎白崇禧進行肅清關內軍事，派第二集團韓復榘第四集團李品仙兩軍由玉田向山海關，因外交關係，避免平奉路正面作戰。張學良表示可令張宗昌褚玉璞下野，以直隸軍交中央改編。熱河湯玉麟代表抵平，商易幟合作。

同　四日

◎中央執行委員第五次全體會議開第一次預備會，出席執委十九人，候補一人，監委五人，候補三人，推蔣中正主席，議決：（一）追認執委程潛停職，以候補執委繆斌遞補；（二）定七日再開預備會；（三）組織提案審查會，推譚延闓于右任丁惟汾戴季陶蔣中正任審查員；（四）以王陸一任大會祕書長；（五）接受一日談話會建議歡迎馮玉祥閻錫山楊樹莊三總司令列席；（六）邀請上海委員出席問題，蔡元培經亨頤對第四次全體會議關於陳公博之出席發生爭論，卒決定依力求團結之意義，電致上海何香凝王法勤王樂平陳樹人陳公博顧孟餘潘雲超七委員速來出席，蔣並親赴上海相邀。

◎德意志丹麥兩公使由北平抵上海，與國民政府外交部有所接洽。

◎外交部照會衛使，中衛開議新約，特派外交次長唐悅良為全權代表，於九月三日在南京開始談判。

◎西班牙答覆廢約照會由上海西班牙領事送至外交部

駐滬辦事處。

⊙天津附近收編軍張敬堯部叛變，被國軍擊潰。

⊙鹿鍾麟電告，勦除河南樊鍾秀部之劉汝友石明三劉驥三軍均勝利。

⊙楊森電中央表明心跡，請派公正大員赴川查明眞相。

同　五日

⊙蔣中正由上海回南京，發表勸黨員團結之文件。在上海之中央七委員除陳公博顧孟餘外，何香凝等五人準備赴南京出席五中全會。

⊙天津日兵在老站刺傷郵工，爲法兵拘捕，日兵一隊包圍車站，毆逐華人，各團體開緊急會議，議決對日嚴重抗議。

⊙張作霖葬儀，日本方面除田中代表林權助佐藤安之助及朝鮮總督關東長官代表外，個人參加者有赤塚正助等，駐奉各國領事亦參加。

⊙國民政府接收北平機關委員周震麟因東陵盜墓案，派劉人瑞等前往勘查接收，另派李聘三等接收西陵。

⊙漢口軍事當局派隊分三路赴襄樊清鄉，岳維峻電白崇禧報告所部已退出襄樊，請派隊接防。

同　六日

⊙四日預備會議所組織之提案審查委員會將提案六十餘件分三組審查（一）黨務與民衆訓練問題（二）黨與政府之關係及權責（三）政治與軍事。

⊙日本參謀次長抵青島，召安滿福田兩師團長開重要會議。

⊙統率第六軍殘部（程潛舊部）駐贛西之胡文斗軍長爲部下團長蔡雄，教導總隊長徐煥湘謀殺於新喻軍次。該軍有大部回湘請魯滌平收容改編。

⊙東征軍奉令在北塘停止待命。

⊙大學院通過學校系統新案。

同　七日

⊙中央執行委員第五次全體會議開第二次預備會，指定三組審查委員，決定明日開大會，並推譚延闓蔣中正于右任丁惟汾戴傳賢五人爲大會主席團。

⊙羅馬教王曾訓令在華教士一律服從中國合法政府，主教剛恆毅謂此係承認中國新政府與贊成修改不平等條約之表示。

⊙外交部上海辦事處轉送密封重要照會與美意法比葡丹西七國領事署轉北平各該使署。

同　八日

⊙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五次全體會議舉行開幕典禮，到執行委員二十四人，候補一人，監察委員八人，候補一人，即開第一次大會，議決（一）暫定十八年一月一日爲總理安葬日期；（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日期於全會閉會前根據中央組織部之黨務狀況報告決定之；（三）整理黨務辦法待審查會討論後再議；（四）追認預備會停止程潛中央執行委員職權以繆斌遞補之議案，（五）各種提案，建議，意見書分三組審查黨務及民衆組審查委員十四人，由譚延闓召集開會，黨部與政府之關係及權責組審查委員十三人，由于右任召集開會，政治及軍事組審查委員十二人，由戴季陶召集開會，（六）接受蔣中正對於陣亡將士及本黨先烈遺族撫卹及建立公墓專祠並優卹殘廢士兵之提議，以全權任蔣及中央常務委員處理。又通過獎勵北伐將士令文。

⊙葡使畢安琪在北平發表談話，謂已向立斯本政府建議任上海葡總領事爲修約代表，並有承認臨時辦法之意。丹使高爾曼亦在南京與外交部商酌修約地點及日期。

⊙中英甯案交涉由外交部司長徐謨在上海與英總領事巴頓談判完竣。

同　九日

⊙張學良對服從國民政府問題，因方本仁抵奉，決意積極進行，並通告日本政府。日方代表田中內閣在奉參與張作霖葬儀之林權助，因此訪張學良提出警告，勸張中止進行，對主張妥洽者以武力制止，否則田中已具決心，將自由行動，或發生重大事情。

⊙五中全會分組審查會進行甚速，惟政治分會存廢問題發生爭執，監察委員張人傑李煜瀛因此離南京。

⊙外交部長王正廷與英使藍浦生均簽字於解決甯案公文。

⊙王正廷談話：各國使館南遷，因南京無適當房屋，可先駐上海，條約滿期之日本比利時丹麥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六國均允修約。

⊙第三十二軍改編爲第三師，錢大鈞陳繼承就正副師長職。

⊙閩南共產黨爲陳國輝部及當地民團合攻，失敗潰竄。

同　十日

⊙本日上午，五中全會開第二次大會，議決（一）統一革命理論案，交常務會議指定中央執行委員若干人，組織理論審查委員會，將研究結果交下次全體會議公布；（二）民衆運動案，人民在法律範圍內有組織團體之自由，但必須受黨之指

等政府之監督，政府應從速制定各種法律以便實行；(三)革會青年之培植及救濟案，對於努力革命工作確有成績同志，考選其學有根據者派遣各國留學，其程度過低不能留學者，特別設法給以受教育之機會，以養成實際工作之能力，詳細辦法，由中央常會規定之；(四)厲行以黨治政以黨治軍案，取締軍政機關人員干涉民衆運動案，交常務會議，國民政府軍事最高機關，規定詳細辦法施行。下午開第三次大會，議決：(一)訓政時期頒布約法案，依照總理遺教頒布約法；(二)訓政時期設立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監察五院案，應逐漸完全設立；(三)各級黨部與同級政府關係案，各級黨部如對於同級政府之行動認為不妥時，應報告上級黨部轉咨政府依法糾正；(四)上海商民請願各項，除修訂約法一項外，餘交國民政府辦理。

◎東陵盜墓事件由劉人瑞前往查勘並實行接收，衛戍司令部派員同往。

◎交通部召集之全國交通會議在南京開幕。

◎張學良答訪林權助，林權助復以恐嚇態度勸張對統一問題持觀望態度，如不顧日本之志願而易幟，日本決以自由手段自由動作，並促張取締安洽派，必要時日本可扶助。佐藤安之助亦告張，謂奉方如不顧田中志願，定有嚴重後果。張答以余人願南北締和而使中國統一，並以民意為己意，勸日方勿輕舉與杞憂。張即召集保安會議，報告彼所遇之嚴重時局。

同　十一日

◎蔣中正赴上海勸張人傑李煜瀛回南京參與五中全會。

◎白崇禧電李宗仁，請將本人所兼之第十三軍軍長名義取銷，部下編為第一師，委張定璠為師長，編餘官兵實行兵工政策，或資遣回籍。

同　十二日

◎日本田中內閣赴奉代表林權助將於明日回國，張學良與之作最後之會晤，張表示服從國民政府之實行可以暫緩，東三省局勢因之轉寬。

◎王正廷在上海與日本總領事矢田接洽濟案及修約事件。

◎江西第五路軍決定分兩期裁編，先將七、八、及二十八等三師縮編一師，開赴贛東西剿匪，再將九、二十七、二十九等三師縮編一師。

◎哈爾濱發覺日人私運大宗軍火案。

◎大連之東三省政治分會為當局查出取締，三省軍政要人被牽連者頗多，均受監視及查辦。

同　十三日

◎美使馬慕瑞赴朝鮮，道經奉天，楊宇霆訪之於美領事館，此事已引起外交界之注意。日代表林權助決定緩一日回國。

◎英新聞記者辛博森赴奉參與張作霖葬儀後回抵北平，發表談話，證實張作霖確為日人所炸死。

◎北平總商會發起舉行全國參謁總理先塋大會，到二百餘人。

同　十四日

◎外交部對於中日修約問題二次照會日使，將原約第二十六條修約時效之意義詳加解釋，仍盼日方速派全權代表，於最近期間議訂新約。

◎本日上午五中全會第四次大會，(一)中央政治會議案，修改原有之暫行條例，規定中央政治會議委員應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推定，凡政治會議議決案應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交國民政府執行。並即推定汪精衛譚延闓蔣中正……等四十六人為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二)政治分會存廢案，議決限本年底一律取消，並修正暫行條例，規定不得以分會名義對外發表命令及任免該特定地域內之人員；(三)未議決各案，如請取銷全國教育會議中等教育男女分校案，訓政時期建設程序案，兵工政策方案，對於民生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應有最低限度之緊急設施建議案，應設指導婦女團體機關案……等十項議案，交常務會議負責整理，至多三月內完畢。下午開第五次大會，(一)定十八年一月一日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二)政治問題案，決議依建國大綱設立五院，行政院下設外交，內政，軍政，財政，教育，交通，工商，農礦八部，建設，設計，僑務，蒙藏及其他特種委員會，及參謀部，訓練總監部，軍事參議會，餘由中央常務會議決定；(三)軍事問題案，議決原則五項，要點在軍費至多不得超過總收入百分之五十；(四)統一財政確定預算，整理稅收並實行經濟政策，財政政策，以植財政基礎而利民生案，交國民政府查照施行；(五)設立預算委員會案，交國民政府即行組織；(六)集中全體中央委員於中央不得散居各地案，決定以集中為原則；(七)取消特別法庭，凡關於土豪劣紳及反動分子案件均歸普通法庭審判案，交常務會議；(八)各種建議案併交常務會議分別處理。

同　十五日

◎國民黨第二屆執行委員第五次全體會議閉幕，發表宣言，申述決議案之重要點為：(一)確定軍事整理之原則；(二)規定良好的行政系統與組織及[illegible]，政府與人民之權責，根據建國大綱設立考試，監察，立法，行政，司法五院，並決定迅速

起草約法，以植五權憲法之基礎。

◎第二十一軍向成傑部奉李宗仁令調赴鄂邊，過長沙時被李密令魯滌平何鍵派隊包圍繳械遣散。

◎何成濬由北平電國民政府，聲明：彼所保出之東陵掘墓犯譚溫江現押第六軍團（徐源泉）指揮部，本人絕不加以袒護或代辯。

◎比代辦紀佑穆抵上海，德使卜爾熙由上海赴南京，丹使高爾斐由南京繞道漢口回北平。

◎白崇禧認平東直魯軍殘部不難收拾，令第四集團軍之第七，第十九兩軍班師回武漢。適南京當局有調第一師第五師赴江西助剿毛澤東朱德之計劃，因此外報播傳長江中部將有軍事行動之謠傳。

外國之部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意大利北極探險諸員生還羅馬。

◎日本民政黨顧問床次竹二郎於本日突然脫黨，因之該黨之議員脫黨者有百人之多，恐將另立新黨。床次並標四大問題以為號召：(一)對華政策；(二)思想取締；(三)財政現局；(四)弛金禁。

◎日本答覆國民政府廢約照會之覆牒，正式交中國外交當局。牒文主旨在要求中政府撤回廢約之主張。

同　二日

◎美政府注意英法海軍約定。

◎馬可尼無線電公司聲稱一俟必要之法律手續完全辦理後，東方等電報公司與馬可尼無線電公司，即可合併成一個公司。

同　三日

◎法政府近向各國發出通告，請各國外相會集巴黎，參與非戰公約之簽字大會。

◎柏林電訊，被放土耳其斯坦之俄國反對派脫洛斯基，因喀里寗及賴訶夫之主張，有被召回莫斯科說。

同　四日

◎世界語第二十屆世界大會在盎凡爾開會。

◎埃及政府搜查埃及國民黨總部。

同　五日

◎日本民政黨拒絕參加田中所提之外交調查會。

◎勞工社會黨國際大會，在比京開會，參預者有十二國，代表凡六百人。

◎法國伊夫立有共產黨騷動。

同　七日

◎日本與波斯之通商條約交涉，日已承認波之關稅自主權，及撤廢治外法權。

◎意國反法西斯空氣激增，因法西斯政府更改意國憲法，意國由此成為自生產分配及各自治團體等之企業組合式 Syndicate 國家。

◎英外相張伯倫因病出游，舉顧興登爵士為代。

同　八日

◎日本海軍界傳說：英法海軍協定包括下之數點：(一)巡艦分為兩類，一裝有六吋口徑以上之砲，一裝六吋口徑以下之砲。(二)限制驅逐艦之噸數，並議定驅逐艦之大小，不得過一千八百噸。(三)限制六百噸以上潛艇毛噸數，並議定潛艇不得過一千八百噸。(四)六百噸以下小軍艦之建造不受限制。

◎南斯拉夫國會議員賴狄志係克羅希亞農黨領袖，前在國會激烈辯論中為反對黨槍傷，現因傷殞命。

同　九日

◎英國克萊登爵士與漢志王伊平沙特談判決裂，伊拉克形勢又緊。

◎英相張伯倫在國會中發表英法兩國間關於海軍協定進行交涉事宜。兩國對於海軍裁減原則上成立妥協之條項約有四端：(一)英法兩國應互相報告陸海軍計劃內容。(二)改訂華盛頓會議時所成立之限制主力艦協定，以期徹底實行裁軍。(三)關於巡洋艦及其他補助艦，更加限制。(四)美國於法國陸軍軍備，及法國於英國海軍軍備，應互取寬大態度。

◎世界新聞社傳：蘇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改訂租地期限之法規案，規定廢止長期租地制度。對於含有農村土地之一般土地貸與，禁止一耕作期間以上之貸與。

同　十日

◎英官場宣布曾在西歐戰線作戰之愛爾蘭兵，將在萊因河參加法國佔領軍之會操。

◎美國阿立芝總統對於非戰公約之效力，有重要聲明，謂渠不欲使美國海陸軍之力量，因此而縮減。

同　十一日

◎英法海軍協定成立後，英國方面將趁非戰公約簽字之機會，召集五國海軍縮減會議。

◎英首相鮑爾特溫赴法休養。

◎法國之敍利亞辦事大員班索，因要求除去敍利亞憲法

條文，停止敍利亞議會。

同　十二日

⦿莫斯科開第一屆全俄運輸大會。

同　十三日

⦿南斯拉夫國會通過對意納吐諾條約之批准案。

⦿日本海事勞動組合聯盟幹部議決合併於社會民衆黨。

同　十四日

⦿印度國民黨政客聶赫魯等擬定自主憲法，送達國會議長。其要求爲(一)自治殖民地地位，(二)政權由英倫移交印度人民。(三)議院兩院制而具最高威權，(四)印度總督與各知事之地位與利益，應與自治殖民地同。(五)設立印度國防委員接管軍旅事宜。

⦿德報傳英法海軍協定內幕中兩國相互交換條件：法國對英承認：(一)英國可建造大量之巡洋艦，(二)英國亦可有一種門羅主義，以保持其地位。法國則以下列二條件作爲代價：(一)德國於財政上如無充分讓步態度，萊因地方駐兵期限直可延至一九三五年。(二)英國對於法國波蘭及其他親法各小國之軍備，應默認其權利。

同　十五日

⦿菲列賓總督委人組織新內閣。

⦿日本批准一九二五年之國際鴉片公約。

紐約城的獨身男子

哲

以先曾在報章上看到說：蘇沙里尼要課獨身男子的稅，如果這辦法移用於美國的紐約城，則課稅所入，定有可觀呢！紐約不但是滿住着青年的都市，牠而且是個滿住着獨身男子的都市。紐約的男子也結婚，不過一結了婚，便遷居市外。紐約每年平均雖有六八○○○起結婚式，而熱鬧的都市的紐約，都滿是許多獨身男子。他們或者太忙而無暇結婚，或者太窮而無錢結婚，或者太有錢了，口說着：『我們並不一定要結婚』而竟不結婚。

無論任何時候，紐約城內不結婚的男子數，總在九○○○○○人左右。而獨身的女子，則爲數只有七○○○○○人。這班獨身男子於工作時間以外做些甚麼呢？他們當然不是那些逍遙求事，或游手好閒，或失業無聊，或饑來無食的人。

你如於晚上走進紐約影戲館的吸烟室，你會看到許多孤寂的男子們，坐在那裏吸烟，他們要在銀幕上幻出的世界中，來滿足他們對於事業和生活的憧憬。但在這些人們的中間，你不能發現紐約的獨身男子真的在做些什麼？

你如到大學或市立的夜學校中去，你乃看見紐約的獨身男子們的真活動。原來紐約也是一個知識的中心，哥倫比亞大學每年就要收受幾千個男子。這些男子便加入了紐約鰥男的總流。他們以研究學問來發洩他們男性的青春的力。工作與求學，佔領了他們整個的光陰，而跳舞場和小酒館，卻並不是他們常至的處所。

如把紐約所有的寄宿舍中容受的青年男子一起倒將出來，他們都是些用腦用力自信成功的青年。他們都在工廠中，在公司中，在商店中努力工作着。他們中也有藝術家，也有文學作家，也有汽車駕駛者，也有機器師，也有紀帳員，也有打字員，還有一大羣的青年科學家。——在工程上，在電機上，在無線電上。

在紐約這樣一個大城中，青年們可自由地生活着，不受任何干涉和牽制。不論你要在此中亡命，鼓習革命行動也成，或要潛心下來，致身於藝術學問之林也成。

原文献残缺